



[德] 瓦格纳 著
曹路 译



时代经典



拉克汉插图本
Arthur Rackham

尼伯龙根的指环

安徽人民出版社



拉克汉插图本
Arthur Rackham

尼伯龙根的指环



【德】瓦格纳 著
曹路 译

安徽人民出版社

人物表

《尼伯龙根的指环》是瓦格纳这位天才音乐家的不朽之作，他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北欧神话，串连了《沃尔松格传说》（*Völsunga Saga*）和中古高地德语著成的德国英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

（*Das.Nibelungenlied*），瓦格纳把这些故事相融，改编成了这部伟大的歌剧。我们将歌剧中的人物与北欧神话以及德国史诗中作一个相应的人物表（按出场顺序），以便读者能更清晰地解读这部伟大的歌剧。

Woglinde	沃格琳德	}	莱茵河女神，她们奉命守护莱茵河的黄金
Wellgunde	韦尔贡德		
Flosshilde	弗洛希尔德		

Alberich 阿尔伯里希 尼伯龙根族侏儒

在德国英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尼伯龙根这个词有“传说日尔曼侏儒种族中的一支”一说。

Wotan 沃坦 众神之王

沃坦即北欧神话中的众神之王奥丁（*Odin*），是世界的统治者，又有“天父”之称。为了增加聪明才智，预测未来，更好地进行统治，奥丁以一只眼睛作为代价，换取了睿智的巨人米密尔

（Mimir）守护的智慧泉中之水，从而博学多才。他发明了北欧古文字（罗纳），司命运的女神就是用这种文字把命运记载在盾上。

在游吟诗人和古冰岛传说中，奥丁的别名有二百多个，不同民族因其语言及口音的不同，为其赋有了不同的名字。“沃坦”是其名字之一。

Fricka 弗丽卡 沃坦之妻，婚约女神

北欧神话中的爱神，掌管婚姻和家庭，是主神的妻子，在天堂和冥府中都有统治权。她容貌美丽，金色的头发中间夹着白色的羽毛；身着束着金色腰带的白袍，腰带上总是挂一串钥匙。

Freiae 弗莱娅 弗丽卡的妹妹，青春和爱情女神。众神吃她种的金苹果而不致老去。

北欧神话中的繁育之神，掌管生育以及爱情，弗丽卡的妹妹。她十分慈祥，最为人所爱戴。

Fasolt 法索特 巨人

Fafner 法夫纳 巨人，法索特的弟弟

北欧神话是一个多神系统，大致上可分成四个体系：巨人，神，精灵以及侏儒。巨人是神话世界的创造者，北欧神话中最古老的种族，所有的神祇都流淌着巨人族的血脉，但巨人也是他们永恒的敌人。

Log 洛格 火神

北欧神话中，火神洛基（Loki，亦译为洛格）是巨人法尔勃蒂之子、奥丁同母兄弟，长相俊美但为人乖戾，貌似和善而性实诡谲，经常出言不逊，惹事生非。后来变成一个恶魔，甚至怂恿黑暗之神谋杀光明之神。他生下一些可怕的怪物，如芬里斯狼、米德加尔德蟒蛇等。洛基精通魔术，神通广大，能在一瞬间把自己变成无数的怪物，后因他犯罪，被铁链捆住。

Donner 当纳	雷神
Froh 弗洛	幸福之神 弗里娅的两个兄弟
Mime 米梅	侏儒，阿尔伯里希的孪生弟弟，精通工艺
Erda 埃达	智慧女神
Siegmund 齐格蒙德	沃坦遗留在人间的后代，瓦尔宗人后裔，勇士，
Sieglinde 齐格琳德	齐格蒙德失散多年的孪生妹妹
Hunding 洪丁	齐格琳德的丈夫，齐格蒙德的仇敌，武士
Brünnhilde 布伦希尔德	沃坦与智慧女神埃达的女儿，女武神之一

北欧神话中，女武神也叫瓦尔基里（Valkyrie或Walküre，原意为贪食尸体者），奉命奔波在战场上，收集战死的勇士的灵魂带往瓦尔哈拉，让其复活，以应付诸神与巨人族的“诸神的黄昏”的最终战。女武神们各个武技高超，是人类的保护神，她们在战场上能够决定战士的生死，女武神布伦希尔德是国王Budli的女儿，她在裁

决国王Hjalmgunnar与Agnar胜负的过程中，明知道奥丁对前者是青睐有加，却还是选择了让后者获胜，因此被奥丁责罚长眠于一座高山上，以火圈围之，直到有人进来救她、娶她方可苏醒。后经屠龙英雄齐格飞（Sigurd）吻醒，二人坠入爱河。

Gerhilde	格尔希尔德	}	女武神八姐妹，沃坦与智慧女神埃达的女儿们
Ortlinde	奥尔特琳德		
Waltraute	瓦尔特劳特		
Schwertleite	施韦尔特莱特		
Helmwige	赫尔母韦格		
Siegrune	齐格伦娜		
Grimgerde	格丽母格尔德		
Rossweisse	罗丝韦丝		

Siegfried 齐格弗里德 齐格蒙德和齐格琳德的儿子，一位从来不知何为畏惧的英雄

《沃尔松格传说》中，屠龙英雄名叫齐格飞（Sigurd），英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亦用“齐格飞”这个名字，他斩巨龙、通鸟语、浴龙血，却在沐浴时一片菩提叶飘落在肩胛上，使得这一龙血未及之处成为他身体唯一的致命处。瓦格纳改编剧本时，用名”齐格弗里德”，他因屠龙后无意舔舐了龙血而听懂了鸟语。

Waldvogel 森林鸟 提醒齐格蒙德提防米梅的阴谋及指引他找到布伦希尔德的鸟儿们

Die drei Nornen. 命运三女神诺恩

北欧神话里，这三位掌管万物命运的女神是原始巨人那威

（Norvi）的后代，她们分别是：最小的克罗托（Clotho），掌管未来和纺织生命之线；二姐拉切西斯（Lachésis），负责维护生命之线；最年长的阿特洛波斯（Atropos），掌管死亡，负责切断生命之线。

Gunther 贡特尔 吉比孔人的首领

《尼伯龙根之歌》描述，贡特尔为勃艮第王朝国王。

Hagen	哈根	贡特尔同母异父的弟弟，阿尔伯里希的儿子
Gutrune	贡特鲁妮	贡特尔的妹妹
Mannen	吉比孔的男人们	贡特尔的族人
Frauen	吉比孔的女人们	贡特尔的族人

目 录

第一部 莱茵的黄金

Scene I 第一幕

Scene II 第二幕

Scene III 第三幕

Scene IV 第四幕

第二部 女武神

Scene I 第一幕

Scene II 第二幕

Scene III 第三幕

第三部 齐格弗里德

Scene I 第一幕

Scene II 第二幕

Scene III 第三幕

第四部 诸神的黄昏

Scene I 第一幕

Scene II 第二幕

Scene III 第三幕

第一部 莱茵的黄金

前奏曲 第一幕

Vorspiel und Erste Scene I

莱茵河河床上

沃格琳德、韦尔贡德、弗洛希尔德、阿尔伯里希

沃格琳德：

摇啊摇，河水的波涛，

摇起你的波澜，做我们的摇篮！

摇啊摇，摇啊摇！

韦尔贡德：

沃格琳德，你一个人在值勤？

沃格琳德：

我同韦尔贡德在一起。

韦尔贡德：

让我看看你如何值勤。

沃格琳德：

我在保护你。

弗洛希尔德：

姐妹们真是野性未驯！

韦尔贡德：

弗洛希尔德，游过来！沃格琳德要逃去。

你帮我抓住那逃去的女子！

弗洛希尔德：

你们要好好看护沉睡的黄金；

要对安静的河床多加留意，
否则你们俩会后悔在嬉戏！

阿尔伯里希：

咳，你们这些瞌睡虫，
你们这低等的神种！

我来自尼伯龙根之地
你们不妨向我靠近。

沃格琳德：

是谁在那里？

韦尔贡德：

那里昏昏沉沉，那里有人呼吁！

弗洛希尔德：

看看是谁在向我们窥伺！

沃格琳德、韦尔贡德：

那家伙真令人恶心！

弗洛希尔德：

保护好黄金，

父亲警告我们提防这类敌人。

阿尔伯里希：

上面的人！

莱茵河三女神：

你在下面要做什么事？

阿尔伯里希：

我惊讶地伫立在这里，

是否打搅了你们的嬉戏？

你们潜水下来，

尼伯龙根人想跟你们一起嬉戏！

沃格琳德：

他想跟我们一起嬉戏？

韦尔贡德：

他是否在胡言乱语？

阿尔伯里希：

晨曦中，你们格外妖娆与美丽！

我真想用手臂拥着你们苗条的身子，

你们快来这里！

弗洛希尔德：

敌人陷入情网，这令我又喜又惧。

韦尔贡德：

这家伙真淫欲！

沃格琳德：

我们给他点教训？

阿尔伯里希：

你们潜水来这里。

沃格琳德：

你不妨来我这里！

阿尔伯里希：

她真是又滑又腻！

我手足并用，却总是滑去，

抓不住她们可爱的身子！

鼻子里灌满了河水，

不住地打喷嚏！

沃格琳德：

我的爱慕者一副尊容，他在打着响鼻！

阿尔伯里希：

你这小女子，来做我妻子！

沃格琳德：

你要娶我，就在这里把我娶！

阿尔伯里希：

你在逃避？快来这里！

要我做很难，要你做却很容易。

沃格琳德：

你不妨升上河床，在这里抓住我，肯定很容易！

阿尔伯里希：

最好还是在下面这里！

沃格琳德：

上来到我这里！

韦尔贡德、弗洛希尔德：

哈哈！

阿尔伯里希：

在波涛里，我如何能抓住难以接近的鱼？

等着吧，狡猾的你！

韦尔贡德：

可爱的人，你没听到我在喊你？

阿尔伯里希：

你可是在向我呼吁？

韦尔贡德：

我建议你，掉头到我这里，

沃格琳德在回避你！

阿尔伯里希：

你比那羞怯的人儿更加美丽，

她不那么容光焕发，也太滑腻。

只是你要潜得更深一些，如果你要中我的意！

韦尔贡德：

我不是一直在接近你？

阿尔伯里希：

还不够近！

你要拥着我，用苗条的手臂，

让我在你的颈项上轻戏，

你要柔情蜜意，

将我搂在丰满的胸怀里。

韦尔贡德：

你是否已陷入情网，渴望柔情蜜意？

让我们看看，你有多英俊。

你这多毛又驼背的丑小子！

又粗又黑的小个子！

你来挑个人做妻子！

阿尔伯里希：

我不中你的意，但我要抓住你！

韦尔贡德：

尽管来抓，否则我会从你面前逃去。

韦尔贡德、弗洛希尔德：

哈哈！

阿尔伯里希：

狡猾的孩子，冷漠的人儿，带刺儿的鱼！

你觉得我长相不如意，

矮小滑稽、粗俗淫欲，

讨厌我的身躯，那你就去找鳗鲡！

弗洛希尔德：

魔鬼，你胡说什么，为何如此灰心丧气？

你追求的是我们两人，要是你追求第三名女子，

就会得到甜蜜的慰藉！

阿尔伯里希：

动听的歌声传到我这里。

最好是你们在一起！

在众多的里，我或许中一人的意，

人少了就不会中任何人的意！

要让我相信你们，就潜水来这里！

弗洛希尔德：

愚蠢的姐妹们，你们愚蠢之极，

难道你们觉得他长相不如意？

阿尔伯里希：

我一看到可爱的你，
就觉得她们丑陋、愚蠢无比。

弗洛希尔德：
甜蜜而温柔地唱下去，
这听起来让我真惬意！

阿尔伯里希：
我的心在忧郁、在回味、在战栗，
如此可爱的赞美之辞，是对我发出的欢声笑语。

弗洛希尔德：
你的勇气令我欣喜，
你的微笑振奋了我的勇气！
你这人真令人惬意！

阿尔伯里希：
你这女子真甜蜜！

弗洛希尔德：

我觉得你很英俊！

阿尔伯里希：

愿我永远拥有你！

弗洛希尔德：

你那直勾勾的目光，你那蓬乱的胡子，

令我凝神，令我始终留意！

你那硬扎扎的卷发好像带刺，

让弗洛希尔德挥之不去！

你那蛤蟆般的身躯，你那乌鸦般的声音，

令我惊讶无语，

只能倾听与注视。

韦尔贡德、弗洛希尔德：

哈哈！

阿尔伯里希：

你们这些恶人，可是在拿我打趣？

弗洛希尔德：

歌声终止得多么无趣。

韦尔贡德、弗洛希尔德：

哈哈！

阿尔伯里希：

痛苦啊痛苦，可惜啊可惜！

看来第三个人也在将我欺！

你们这帮可耻而狡诈的女子！

难道你们只有谎言，你们这帮不忠的女子？

莱茵河三女神：

啦啦！ 啦啦！

哈哈！哈哈！

魔鬼，你该羞惭，不要再在下面污言秽语！

听听我们如何议论你！

相思的你，

为何不来抓住自己思念的女子？

对于抓住我们的人士，

我们没有谎言，只有忠实。

尽管来抓我们，不必畏惧，

在急流中，我们逃跑并不容易。

啦啦！啦啦！

哈哈！哈哈！

阿尔伯里希：

热情充沛着我的肢体，

将我燃烧与烤炙！

爱情与怒气，狂热而有力，

鼓舞了我的勇气！

无论你们如何讪笑、如何打趣，

我仍然对你们有爱意，

一定要征服一个女子！

我会抓住一个女子！

（透过河水，一道愈来愈亮的光线从上面照来，它在一块较高的礁石上逐渐汇集成一片光芒四射的金光，并由此向河水中迸射出一片神奇的金色光辉。）

沃格琳德：

姐妹们，瞧！

唤醒大地的太阳在欢笑。

韦尔贡德：

透过绿色的波涛，

太阳问候着那酣睡者。

弗洛希尔德：

太阳正亲吻着酣睡者睁开的眼睛。

韦尔贡德：

看，酣睡者在光辉中欢笑。

沃格琳德：

酣睡者的光芒映射着波涛。

莱茵河三女神：

哈哈，哈哈！

啦啦，啦啦！

莱茵的黄金，莱茵的黄金！

你的笑容爽朗而威严，焕发出欣喜！

映射出的灼人光彩，神圣无比！

哈哈，哈哈！

朋友，醒来，欢乐地醒来！

我们同你欢乐地嬉戏。

河水闪闪烁烁，波涛闪闪熠熠，

我们围绕着你，歌声阵阵，翩翩起舞，

在你身边欢乐地沐浴。

莱茵的黄金，莱茵的黄金！

哈哈，啦啦！

阿尔伯里希：

是什么在那里闪闪熠熠？

莱茵河三女神：

亏你还是强盗，

竟未听说过莱茵的黄金？

韦尔贡德：

这魔鬼竟不知道那黄金的眼睛，

那眼睛交替着睁睁闭闭？

沃格琳德：

他竟不知，河底有欢快的星星，

映射着波涛，威严无比？

莱茵河三女神：

看，我们多么欢乐地在光芒中沐浴！

要是你这胆小鬼也想在光芒中沐浴，

那就同我们畅游与陶醉在一起！

啦啦，啦啦！

阿尔伯里希：

那黄金竟值得你们来嬉戏？

我倒觉得它是不值得的！

沃格林德：

要是他知道黄金有多神奇，

他就不会拿它不当回事儿！

韦尔贡德：

谁用莱茵的黄金打造出指环，

获取它无限的魔力，

就可将世界的遗产获取。

弗洛希尔德：

父亲说过此事，他的命令是：

明智地保护着清澈的藏宝之地，

不让河水中的坏人将它骗取，

所以还是闭嘴，你们这些喋喋不休的女子！

韦尔贡德：

你这最聪明的姐妹，你可是在将我们训斥？

难道你不知，

黄金单单是给谁准备的？

沃格琳德：

谁失却了爱的魔力，

谁摒弃了爱的乐趣，

只有他才可获得魔力，

打造出指环，用黄金。

韦尔贡德：

所以我们既稳妥安全，又无忧无虑，

因为活着的人都有爱意，

没有人会将爱情回避。

沃格琳德：

而那好色的魔鬼，

最不缺乏爱欲！

弗洛希尔德：

他并不令我畏惧，

我觉得自己几乎感染上了他的情欲。

韦尔贡德：

仿佛火焰燃烧在波涛里，

他由爱而生起怒气。

莱茵河三女神：

啦啦，啦啦！

可爱的魔鬼，你不同我们一起欢笑？

在黄金的光芒里，你看上去真俊俏！

来吧，亲爱的，同我们一起欢笑！

哈哈，啦啦！

阿尔伯里希：

难道我能靠你，

将世界的遗产获取？

难道我得不到爱意，

却要强装有乐趣？

你们尽管打趣！

尼伯龙根人来加入你们的游戏！

莱茵河三女神：

哈哈，哈哈！

快救救你们自己，魔鬼发了脾气！

在水中可以感觉到，他游向哪里，

爱情令他疯狂之极！

阿尔伯里希：

你们还无惧意？

尽管在昏暗中调情，你们这些水中的精灵！

我要夺取你们的光明，

从礁石中夺取黄金，

打造复仇的指环，

河水听着：我诅咒爱情！

弗洛希尔德：

阻止那强盗！

韦尔贡德：

保护黄金！

沃格琳德、韦尔贡德：

救命！救命！

莱茵河三女神：

可惜！可惜！

第二幕

Scene II

山顶空地上

沃坦、弗丽卡、弗莱娅、法索特、法夫纳、当纳、弗洛、洛格

弗丽卡：

沃坦！夫君！醒来！

沃坦：

（仍在做梦）

重重大门在为我守望

欢乐而神圣的殿堂 ^[1]，

男人的荣誉、永恒的权力

为我带来无尽的声誉！

弗丽卡：

从睡梦中醒来，不要再洋洋自欺！

丈夫，醒来，好好考虑考虑！

沃坦：

我已完成了永恒的业绩，

在山峰上建立起诸神的庙宇，

那炫目的建筑庄严华丽！

正如我的梦呓，

正如我的意欲，

它看上去坚固巍峨、雄伟壮丽！

弗丽卡：

难道令我恐惧之事，只会令你欣喜？

城堡令你欣喜，而它令我为弗莱娅忧虑。

无忧无虑的人，你不妨想起

那作悬赏的酬金！

城堡已然建成，现在该付赏金，

你的许诺，难道你已忘记？

沃坦：

我是在考虑，付什么酬金，

给为我建造城堡的人；

我驯服那帮剽悍的家伙，靠的是约定，

让他们为我将巍峨的城堡建起；

亏得他们孔武有力，城堡已然建起，

酬金的事，你不必忧虑。

弗丽卡：

你说说笑笑，掉以轻心！

一副硬心肠，轻轻松松！

要是我了解你们的约定，

本该阻止那一欺骗的行径；

你们男人们无畏地远离自己的妻子，

麻木而平静地，

同巨人们待在一起。

你们这些无耻之徒毫无羞耻，

让弗莱娅，我可爱的妹子，

为这种强盗营生作牺牲。

你们男人只知攫取权力，

这副硬心肠有什么神圣与价值！

沃坦：

当弗丽卡请求我建造城堡之时，

难道她没有同样的私欲？

弗丽卡：

为了让夫君忠实，

我不得不悲哀地思虑，

当他心有旁骛之时，

如何将他留在我这里。

巍峨的住所，华丽的设施，
可作休憩之地来留下你。
但在营造时，你只考虑堡垒与障壁，
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与权力；
只是为了阻止不断的攻击，
你才将高耸的城堡建起。

沃坦：

你这夫人想把我留在城堡里，
但要允许我这神祇，
虽束缚在城堡里，
却要在外界将世界获取。
谁活着，都会喜爱变化与迁移，
因此我无法不去尽情嬉戏。

弗丽卡：

你这人最伤人，最无情意！

为了权力与统治这些无益之事，

你便渎神地轻视

爱情与女子的价值 [\[2\]](#) ？

沃坦：

为了娶你做妻子，

我曾献出一只眼睛来追求你，

而你如今的指责真是愚不可及！

说我喜欢其他女子，甚于欢喜你！

说弗莱娅这好女子，我不会放弃。

而我从未有过此意。

弗丽卡：

那么现在就将她保护起；

她跑到这里求助，充满无助的恐惧。

弗莱娅：

姐姐，救我！姐夫，救我！

在那边的岩石那里，
法索特威胁说要纳我做妻子。

沃坦：

让他尽管威胁去！你没有看到洛格在哪里？

弗丽卡：

你总是最信任狡诈之人，
他已对我们做了够多的坏事，
但总是一再迷惑你。

沃坦：

如果自由自在的勇气于事有益，
我不会向任何人征求主意；
但利用敌人嫉妒的心理，
只会教人聪明、有主意，
洛格就是狡诈地这样做的。
他建议我订一份约定，

许诺我解决弗莱娅的问题。

对他，我有信心。

弗丽卡：

而他抛弃了你！

巨人们已飞快地冲向这里，

你那聪明的助手在哪里？

弗莱娅：

救我的兄弟们在哪里？

我的姐夫已将我抛弃。

救命，当纳！我在这里！

救救弗莱娅，我的弗洛！

弗丽卡：

那些结恶盟的人背叛了你，

他们现在全都藏起。

法索特：

瞌睡令你轻轻合上眼皮，

我们不分昼夜地将城堡建起。

堆砌一块块巨石，

从来都没有这样力尽精疲。

我们将陡峭的塔楼与一道道大门堆砌，

将深宫里的大殿封锁与遮蔽。

我们所营造的，已然屹立，

在阳光下闪闪熠熠。

现在请住进去，并付我们酬金！

沃坦：

我们谈谈酬金，

你们想要什么酬金？

法索特：

我们要值得的酬金，

你的记性竟如此不济？

这就是那可爱的弗莱娅，

按约定，我们要将她带回家去。

沃坦：

你们满足于那约定？

还是想想其他的酬金，我不可拿弗莱娅做交易。

法索特：

你说什么？你想背信弃义？

将约定背弃？难道你用毛枪作证，

只是在做戏？难道约定只是空文一纸？

法夫纳：

忠实的兄弟！

你可发现这是一场骗局？

法索特：

你这走运的人，光明之子，
听着，注意要对约定保持忠实！
靠了约定，你才成为现在的样子，
你的力量既有限又值得顾虑。
你比我们更明智，
约束我们这些自由人将和平维系。
我诅咒你所有的明智，
让它们远离你的和平，
你见不到坦率、自由与诚实，
见不到恪守约定与忠实之事！
一名愚蠢的巨人将这话讲给你，
明智的人，这话你得自巨人嘴里！

沃坦：

我们开玩笑所定的事，
你狡猾地煞有介事！
可爱的女神玉洁冰清，

你们这些蠢人哪里配得上她的魅力？

法索特：

你在嘲弄我们？你真是不义！

你们靠美色来统治

威严种族的人士，

你们愚蠢地希望，塔楼由巨石砌起，

为着城堡与殿宇，

用作抵押的，是妩媚的女子！

我们这些蠢人辛劳疲敝，

双手长满老茧，挥汗如雨，

为的是得到妩媚而温柔的女子，

让她同我们这些可怜人住在一起。

而你反过来说我们做交易！

法夫纳：

不要再空话喋喋，

我们得不到赏金。

抓住弗莱娅也无济于事。

但从诸神手中将她夺去，

却是值得的。

金苹果生长在她的园圃里，

懂得种植金苹果的，只有她自己！

品尝那果实，对她的种族有益，

年轻人永远不会老死；

如果他们将弗莱娅失去，

就会变得苍老无力，

又老又弱地消亡下去。

因此，要将弗莱娅从他们中间夺去！

沃坦：

洛格为何还在迟疑？

法索特：

直截了当地说出你的意思！

沃坦：

考虑其他的酬金！

法索特：

只要弗莱娅，不要其他酬金！

法夫纳：

你，随我们离去！

弗莱娅：

救命！帮我将强人抵御！

弗洛：

弗莱娅，避开那些无耻之徒，来我这里！

弗洛来保护美丽的女子！

当纳：

法夫纳、法索特，

你们想尝尝我铁锤的沉重打击？

法夫纳：

你想威胁？

法索特：

你干吗这么着急？

我们不想打架，

只是要酬金。

当纳：

我常常付巨人们酬金；

来吧，酬金的分量，

我已掂量仔细！

沃坦：

慢，你这野人，不要动武力！

我用毛枪订了协定，

你暂且将铁锤收起！

弗莱娅：

可惜，可惜，沃坦已将我抛弃！

弗丽卡：

残忍的男人，你无可理喻！

沃坦：

（看到洛格走来）

洛格终于来到这里！

你奔赴约定的事，

可是来调停糟糕的交易？

洛格：

我要调停哪桩约定？

难道是你分期付款巨人酬金的事？

我天性喜欢游来荡去，

安乐窝不合我的意。

当纳与弗洛，

想的倒是此事！

他们想娶妻，

肯定会喜欢有所房子。

有巍峨的城堡，令人骄傲的殿宇，

此后才是沃坦的本意。

房所与庭院，宫廷与殿宇，

那神圣的城堡已然牢牢建起；

我审视过这建筑有多华丽，

检查一切是否牢实；

深感法索特与法夫纳可靠无比。

每块石头都不晃动一毫一丝。

我不像你们这样闲着无事，

撒谎的人才责怪我懒散图安逸！

沃坦：

你在回避我，心怀诡计，

欺骗我，却假装忠实！

我是你唯一的朋友，在诸神里，

众人不信任你时，我却信任你。

赶快开口，提出明智的建议！

以前建造城堡的人士，

要用弗莱娅作酬金，

你知道，我之所以同意，

是因为你曾发誓，

负责调停酬金的事情。

洛格：

我曾发誓，要深思熟虑，

如何调停此事。

但想出主意很不容易，

我也始终未想出主意，

那么誓言又何从提起？

弗丽卡：

（对沃坦）

看，你信任的家伙满肚子诡计！

弗洛：

你叫洛格，

但我称你为诡计！

当纳：

可恶的洛格，我要除去你！

洛格：

蠢人对我污言秽语，

为的是遮掩自己的羞耻。

沃坦：

让我的朋友们都安静，

你们还不了解洛格的惯技，

他的建议很有价值，

只是他在迟疑，提出建议。

法夫纳：

快付酬金，休要迟疑！

法索特：

付酬金要拖到何年何日？

沃坦：

听着，固执的人，不要再将人们刺激！

你为何还在闪烁其词？

洛格：

给洛格付的报酬，总是忘恩负义！

我只是为你才环顾四下里，
将世界的各个角落翻来查去，
寻找弗莱娅的替代品，
让巨人称心如意。

我徒劳地寻觅，
发现全世界都没什么东西，
可替代那妩媚而珍贵的女子，
让男子中意。

凡是有生命、有活动的东西，
无论是在天上、在地上，还是在水里，
我都加以探究与寻觅，
看它们是否激发力量、将生命孕育，
比妩媚而珍贵的女子，
更加令男人孔武有力。

但有生命、有活动的东西，
都嘲弄了我的探询，
无论是在天上、在地上，还是在水里，

什么都不愿将爱情与女子放弃。

我只看到一个人将爱情摒弃，

为了黄金，他摒弃了女子的情意。 [3]

莱茵河纯净的女子，

向我抱怨她们的窘境：

尼伯龙根人、那夜间的阿尔伯里希，

徒劳地追求水中女神的宠遇，

由于黄金在那里，

那窃贼便报复地将黄金夺取。

他觉得这笔财富珍贵无比，

远胜过女子的宠遇，

便从河底

偷窃那不值钱的闪光的玩意儿，

我听到莱茵河之女

向沃坦你发出了呼吁，

向强盗讨还正义，

向莱茵河归还黄金，
让她们永远保持属于自己的东西。
我许诺向你转达女神们的呼吁，
现在洛格实践了自己立下的誓语。

沃坦：
你不是阴险，便是愚不可及！
你看到我自己尚自救不及，
如何能帮忙管他人的事！

法索特：
阿尔伯里希掌握黄金，这我不能允许，
那尼伯龙根人给我们添了够多的事，
但那小个子，
总是狡猾地逃脱我们的控制。

法夫纳：
尼伯龙根人引起了我们新的妒意，

因为黄金赋予了他魔力。

洛格，你讲讲，不要诳语，

那黄金有什么了不起，

让尼伯龙根人对它称心称意？

洛格：

河底有个好玩儿，

对嬉笑的孩童最有趣，

如果用它将指环打造起，

它便赋予人最高的魔力，

让人将全世界都获取。

沃坦：

我听到莱茵河的黄金在喃喃低语，

它的光芒里隐藏着大量的文字，

指环可带来无尽的财富与权力。

弗丽卡：

如若打造那金子，
它是否可以作女人美丽的装饰？

洛格：

女人强求丈夫忠实，
用装饰将自己打扮得分外美丽，
侏儒们就是在打造闪光的金饰，
获取指环的魔力。

弗丽卡：

我的夫君可否拿到那黄金？

沃坦：

将指环归自己，
我确有此意。

可是，洛格，我如何学会那技艺，
如何锻造黄金？

洛格：

要将黄金变作指环，靠的是一段带有魔力的文字。

没有人认识这文字。

但谁将幸福的爱情摒弃，

便可轻易地掌握这文字。

这一点你不必试，要试也已来不及，

阿尔伯里希已然做得毫不迟疑，

他毫不犹豫地掌握了那魔力，

指环已是他的。

当纳：

如果不将指环从他手中夺取，

那侏儒会将我们所有的人驱使。

沃坦：

那指环我必须获取！

弗洛：

他未诅咒爱情，就轻易地将黄金夺取。

洛格：

说笑一般地容易，无须技艺，形同儿戏！

沃坦：

告诉我们，该如何行事。

洛格：

靠夺取！

盗贼如何窃取，你便如何窃取。

还有什么比这更容易的？

但阿尔伯里希会拼命抵御，

所以你行事必须明智又仔细，

向强盗讨还正义，

为的是将黄金，

归还莱茵河的女子，

因为她们为此曾恳请你。

沃坦：

归还莱茵河的女子？

你的建议于我有何益？

弗丽卡：

我不想听到水中的女子，

有些男人——可惜——

曾诱惑她们调情嬉戏。

法夫纳：

相信我，闪光的金子，

比弗莱娅更有益，

连永远年轻的人们也在将它谋取，

令他们年轻的，正是黄金的魔力。

沃坦，听我讲充满期待的话语！

弗莱娅留在你们这里平安无事，

我找到更容易付的酬金将她顶替，
对于尼伯龙根人的黄金，
我们这些粗鲁的巨人已然满意。

沃坦：

你们是否丧失了理智？
我并不据有的东西，
如何能毫无愧意地向你们赠予？

法夫纳：

城堡建得不容易，
你强蛮狡诈却很容易，
我们在争执时从未遇到这种事，
你比尼伯龙根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沃坦：

我要为你们同那魔鬼较力？
我要为你们树敌？

我的想法令你们这些蠢人，
变得既过分又无耻！

法索特：

我们拥有这女子，
作为人质，她要随我们而去，
直到我们收到赎金。

弗莱娅：

天哪！天哪！

法夫纳：

我们将她从这里带去，
把她当人质来顾及，
到晚间我们返回这里，
注意，我们回来时，
若无闪光的莱茵河黄金
作赎金——

法索特：

过了期限时，

弗莱娅便不是人质，

她将永远同我们在一起！

弗莱娅：

姐姐！姐夫！救命！救命！

（她被巨人拖着匆匆离去）

弗洛：

追他们去！

当纳：

让我们解决所有的事！

弗莱娅：

救命！救命！

洛格：

越过树桩与岩石，

他们步履沉重地走进山谷里；

巨人涉水蹚过，

莱茵河的浅滩地。

弗莱娅可不那么惬意，

靠着巨人的背脊！

咳，那些蠢人踉踉跄跄地

穿过山谷而去。

想必直到巨人的家里，

他们才会休息！

沃坦现在最想的是什么事，

难道是诸神们是否如意？

是否一片迷茫将我欺？

是否一场迷梦将我戏？

你们马上变得如此苍白与无力！

你们脸上的颜色都褪尽，

眼光黯淡无力！

弗洛，快，现在还来得及！

当纳，想想还有铁锤在手里！

弗丽卡怎么了？她没有一点儿兴致，

沃坦是否在生气，

几乎变成了老头子？ [\[4\]](#)

弗丽卡：

天啊，发生的是什么事？

当纳：

我的双手垂低。

弗洛：

我的心已停止。

洛格：

现在我知道了，你们缺少的是什么东西！

你们今天尚未品尝弗莱娅种植的果实，

她的金苹果还在园圃里，

每天吃一颗，

会令你们年轻而有力。

园圃的种植人如今已成了人质，

果实干瘪在树枝，

不久就熟烂坠地。对此我并不在意

我倒不是吝惜珍贵的果实，

而是对弗莱娅深感惋惜。

因为我只有你们一半的真实心意！

可是你们的一切都靠那令人年轻的果实，

这一点巨人们想必是知道的；

与你们性命相关的，是那果实，

所以要留意，保护好那果实！

没有那果实，

诸神的种族将颓弊，

变得老态龙钟，苍白无力，
退化得成为世间的谈笑话题。

弗丽卡：

沃坦，我的丈夫，我的夫君！

看，你的轻率之举

令我们全都蒙羞受耻！

沃坦：

洛格，同我一起去！

我们去尼伯龙根人那里。

我要夺取那黄金！

洛格：

莱茵河的女神们在呼吁你，

她们可否寄期望于你？

沃坦：

闭嘴，饶舌的人，

善良的弗莱娅值得那赎金。

洛格：

你的命令，

我乐意执行。

我们是否穿过莱茵河？

沃坦：

不穿过莱茵河！

洛格：

那么我们穿过峡谷？

我们从那里进去！

沃坦：

你们其他人等在这里，

我去为失去的人夺取赎金！

当纳：

沃坦，一路顺风！

弗洛：

一切顺利！

弗丽卡：

快回到忧虑的妻子这里！



[1] 指沃尔哈拉城堡，诸神聚会的地方。主神沃坦听从妻子弗丽卡的建议建造了此城堡。北欧神话记载，沃尔哈拉（Valhalla，阵亡勇士的归宿）神殿有500个大门，整座华丽的建筑被格拉西尔（Glasir）树林中的金色树叶所围绕。——编注

[2] 指因为欠巨人酬金，弗丽卡的妹妹、青春与爱情女神弗莱娅被巨人劫持，以换酬金这一事。——编注

[3] 在这里，火神洛格狡猾地向沃坦暗示，以引发沃坦到地下的死亡之国擒拿阿尔伯里希，夺得莱茵河的黄金。——编注

[4] 因为青春女神弗莱娅被抢走，诸神无法吃到弗莱娅种植的金苹果，失去了青春的
诸神开始衰老。——编注

第三幕

Scene III

地下深谷

阿尔伯里希、米梅、沃坦、洛格

阿尔伯里希：

咳！咳！

狡猾的侏儒，来这里！

要是你完成不了我要求的事，

准时锻造出黄金，

我会尽情地折磨你！ [\[1\]](#)

米梅：

噢！噢！

放我离去！

我已完成你吩咐的事，
勤勤恳恳，挥汗如雨，
快将我耳朵上的钉子除去！

阿尔伯里希：
你为何还在迟疑？
为何不向我展示？

米梅：
我这可怜人在顾虑，
是否还有什么不如意。

阿尔伯里希：
还有什么未做完的事？

米梅：
这里……那里……

阿尔伯里希：

什么这里那里？快向我展示！

按我的命令，你这骗子，

做完所有的事！

你这蠢人是否要狡诈地将我瞒欺，

让我将你锻造的珍贵的金子藏匿起？

我了解你这愚蠢的骗子！

头盔要同头合适，

这样才会发挥出魔力。

“我是深夜，我是迷雾，没有人可比！”

你可否看到我，兄弟？

米梅：

你在哪里？我看不到你。

阿尔伯里希：

你这懒家伙，想想我在这里，

如果你有偷窃的意思！

米梅：

噢！噢！

阿尔伯里希：

哈哈！

你这笨蛋，谢谢你！

你做了很不错的事。

咳！咳！

所有的尼伯龙根人，都来向我致意！

我无处不在，将你们监视，

你们再也无法休息，

看不见我时，也要为我做事，

我盯着你们，即使你们无法将我注意，

你们永远是我的臣子！

咳！咳！听着，我来到这里，

我是尼伯龙根人的主子！

洛格： [\[2\]](#)

尼伯龙根人的家在这里。

透过一团雾气，

是什么在那里闪闪熠熠？

米梅：

噢！噢！

沃坦：

这里有人大声悲戚，

是什么在岩石里？

洛格：

你为何在这里抽泣？

米梅：

噢！噢！

洛格：

咳，米梅，你这小个子！

你在烦恼什么事？

米梅：

别烦我！

洛格：

这自然可以，

听我说，米梅，

我愿帮你！

米梅：

谁会帮我？

我必须听命于自己的亲兄弟，

我在他手里。

洛格：

你在他手里，

他哪儿来这魔力？

米梅：

阿尔伯里希使用狡计，

用莱茵河的黄金将指环打造起，

对它的强大魔力，我们格外畏惧，

他驱使我们，靠的是这魔力，

将我们组织成夜间的尼伯龙根军旅。

我们这些工匠往常都无忧无虑，

为自己的女人打造首饰，

尼伯龙根人的漂亮金饰，

再辛苦我们也很快意。

但那恶人将我们驱使，

来到这深谷里，

为他一人而效力，
他贪婪地凭借指环查知，
哪里还有黄金埋藏在矿井里。
我们不得不侦察与挖掘矿产，
熔解与锻造黄金，
片刻不得休息，
为主人将财产积累起。

洛格：

你行动迟缓，惹他生气？

米梅：

他对我这可怜人倍加奴役，
令我将一副头盔打造起，
刚才还命令我要做得合适。
我明智地发现，自己用金矿做成的物品
具有何等的威力，

因此我想将头盔保留给自己，

靠它的魔力，

摆脱阿尔伯里希的奴役。

也许，也许，

我可战胜那讨厌的人，

将他牢牢控制，

从他手中将指环夺取，

我现在是他这冷酷的人的奴隶，

那时他要顺从我这自由的人士！

洛格：

你这聪明人为何还达不到目的？

米梅：

我做成了这东西，

那魔力令他狂喜，

但我还不了解那魔力。

他让我做这东西，
并从我手中夺去，才告诉我
——可惜太晚——

头盔有何魔力：

他从我眼前消失，
但对我们这些盲目的人士，
他可做无形的打击。

这就是我这蠢人做的好事！

洛格：

（对沃坦）

看来要抓住他可不容易。

沃坦：

可敌人会失败，就凭你的狡计。

米梅：

你们这些陌生人是什么人？

你们总在提问题。

洛格：

你的朋友，

我们要解救尼伯龙根人，脱离困境。

米梅：

当心！阿尔伯里希在附近。

沃坦：

我们留在这里。

阿尔伯里希：

这里，那里，

从事搬运的人们将宝藏积聚起！

你想去哪里？

卑贱的人，放下金子！

难道要我帮忙？都放这里！

是谁在那里？是谁来到这里？

米梅，卑鄙的人，来我这里！

你在同两个闲逛的人谈天说地？

懒鬼，干活去！

马上去锻造金子！

干活去！

所有的人都离开原地！快下去！

从新的矿井里给我锻造金子！

要是挖掘得不快，小心挨鞭子！

米梅向我保证，没有人闲着无事，

否则他难逃我的鞭子。

我无处不在，却没有人能将我注意，我想，

这一点他知道得很仔细！

你们还在迟疑？还在犹豫？

受管制的人们，尽管畏缩与战栗，

要顺从指环的主子！

（对沃坦与洛格）

你们是干什么的？

沃坦：

从尼伯龙根人夜间的土地，

我们见到了新的传奇。

阿尔伯里希有强大的魔力，

我们作为客人，有意欣赏这魔力。

阿尔伯里希：

是嫉妒将你们带到尼伯龙根人的家里，

我对你们这些不速之客很熟悉。

洛格：

幼稚的魔鬼，你对我很熟悉？

说说我是什么人，让你如此咆哮不已？

你蹲在寒冷的地洞里，

如果洛格不将笑容给你，

温暖的火焰与阳光是谁给你？

如果我不给锻造之事将火焰送去，

锻造又何济于事？

我是你的朋友，是堂兄弟，

我看你并无谢意！

阿尔伯里希：

洛格在拿光明的魔鬼们打趣，

你这家伙净是诡计。

你假装他们的朋友，

那你也是我的旧摯。

哈哈！我很高兴，

我对他们并无惧意。

洛格：

你可否将我相信？

阿尔伯里希：

我相信你不忠实，不相信你忠实！

我对抗你们很有信心。

洛格：

你的魔力给了你勇气，

你的力量很了不起。

阿尔伯里希：

你可看见，

我的人们为我将宝藏积聚？

洛格：

我还从未如此嫉妒地看到任何东西。

阿尔伯里希：

今天只有很少的宝藏积聚起：

将来会有很多积聚起。

沃坦：

宝藏对你有何益？

尼伯龙根人都不满意，

他们不是用宝藏可买到的。

阿尔伯里希：

将宝藏创造出来并积聚起，

对夜间的尼伯龙根人之家有益。

待宝藏高高堆起，

我便创造出奇迹，

令全世界属于我自己。

沃坦：

好心人，你如何着手此事？

阿尔伯里希：

你们生活在上面，总是微风和煦，

你们尽情欢笑，说爱谈情，

我要用黄金的拳头打击你们所有的神祇！

我将爱情摒弃，

你们也要丧失生活的乐趣！

你们受黄金的诱使，

只贪图黄金。

你们纵情嬉戏，

生活得无忧无虑；

你们这些享乐的人，

对夜间的魔鬼百般蔑视！

当心！注意！

你们的男人要臣服于我的魔力，

你们珠光宝气的女子，我们自由人大为鄙夷，

侏儒会拿她们开心，

因为他感受不到爱情。

哈哈！你们是否在听？

对夜间的军队要当心，

尼伯龙根人的宝藏会崛起，

从沉默的地底崛起！

沃坦：

够了，你这傻瓜真无耻！

阿尔伯里希：

你说什么？

洛格：

保持理智！

谁看到阿尔伯里希成就的业绩，

都会赞叹他的魔力。

靠这些黄金，

你可实现了不起的心机，

我不得不承认你力量无比。

月亮、星辰和太阳，

无一例外地，

会臣服于你。

我尤其注意，

那积聚宝藏的人们，尼伯龙根的军旅，

毫无私心地追随你。

你将指环打造起，

令你的子民深感畏惧，

可如若你睡眠时，窃贼将它偷去，

狡猾地将指环夺取，

明智的人，你该如何保卫自己？

阿尔伯里希：

洛格自以为聪明无比，

别人却觉得他愚不可及。

如果我需要他的建议，

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那么窃贼此时最愿将此话听取！

隐身的头盔，我会注意，

它的锻造很精心，

米梅会为我将它打造起，

我会很快地随意变化自己，

头盔可隐匿我的形迹。

没有人能发现我，即使他将我寻觅，

而我无处不在，不为人所注意。

朋友，不必担心，

不必忧虑，

我在你面前可以保护自己！

洛格：

我见到许多东西，觉得很稀奇，

从未见过如此稀奇的东西。

我无法相信这类东西，

如果说有一样是可能的，

我会永远相信你的魔力！

阿尔伯里希：

难道你认为，我像洛格一样在吹嘘？

洛格：

侏儒，除非是我亲身所遇，

我会对你的话抱疑虑。

阿尔伯里希：

你自作聪明吹牛皮，

结果一下吹破了！

所以产生妒意！

你来说，我该以什么形象面对你？

洛格：

随你所欲，

只是要让我瞠目结舌才可以！

阿尔伯里希：

“变作巨蟒盘在一起！”

洛格：

噢！噢！

可怕的巨蟒，不要将我缠起！

留下洛格的性命！

沃坦：

哈哈，好个阿尔伯里希！

那个狡猾的人真了不起！

侏儒怎么会这么快地

变成巨蟒，庞大无比？

阿尔伯里希：

明智的人们，现在信不信？

洛格：

我的恐惧已向你做了证实。

你变作巨蟒的确是很快地，

我已亲身经历，

所以确信你的魔力。

可是，正像你变成大个的，

你能否迅速地变成小个的？

我觉得这才是最为能干的，

可以狡猾地将危险躲避。

我觉得这可不那么容易！

阿尔伯里希：

因为你蠢笨，所以对你来说不容易！

我应当变作多么小的？

洛格：

可以容纳进最小的缝隙，

像蟾蜍避身的缝隙。

阿尔伯里希：

这最容易，洛格你看这里！

“变作蟾蜍蜷伏起！”

洛格：

（对沃坦）

乌龟在那里，马上将它抓起！

（沃坦一步踩住蟾蜍，洛格抓住它的头，夺去隐身头盔。）

阿尔伯里希：

（突然变回他的原形，被沃坦踩在脚下。）

我被抓住，真该死！

洛格：

将他抓紧，直至我将他捆起。

快，他已被我们获取。



[1] 阿尔伯里希用莱茵河的黄金打造成指环，借助它的魔力，他组织了一支尼伯龙根的军旅，任其奴役，挖掘、锻造黄金。米梅是阿尔伯里的孪生弟弟，也是一位工匠，他为阿尔伯里希打造隐形头盔，屈从于其魔力之下，为其效命，受其折磨。

——编注

[2] 洛格与沃坦同到尼伯龙根人的居所，来夺取金子。——编注

第四幕

Scene IV

山间空地

阿尔伯里希、沃坦、洛格、其他男女诸神、埃达、莱茵河三女神

洛格：

堂兄弟，老实坐这里！

你这游手好闲的人吹牛皮，

说你有意将全世界夺取，

现在讲讲，

我把你关在哪所笼子里？

阿尔伯里希：

这做法真无耻，你这家伙真卑鄙！

解开绳索，放我离去，

否则你会后悔自己干的坏事！

沃坦：

你已被捉住，我将你获取，

正如你的痴迷，

要将世上的一切获取，

此时你已被我获取，

你这胆小鬼无法否认此事！

要靠赎金才可救自己。

阿尔伯里希：

我这傻子，糊里糊涂的傻子！

我多么愚蠢地落到了骗子的陷阱里！

我要可怕地复仇，弥补过失！

洛格：

你要报复此事，

我建议你先要将自由争取。

对被捆起的人士，
自由人不会后悔做任何事。
所以，你要报复此事，
就不要犹豫，先想想赎金的事！

阿尔伯里希：
说说你们的意思！

沃坦：
你的财宝和黄金。

阿尔伯里希：
贪婪的骗子！
但我要将指环留给自己，
宝藏我可轻易放弃，
因为它可重新获取，
欢乐地积聚起，
只要我有指环的魔力。

吃一堑，长一智，
我已变得更明智，
不付过于昂贵的赎金，
为记住教训，我要留着那玩意儿。

沃坦：

你交出黄金？

阿尔伯里希：

松开我的手，我将他们呼唤到这里。

好了，我将尼伯龙根人招到这里，

我听到他们顺从自己的主子，

将宝藏从地下搬到这里。

现在将这讨厌的绳子除去！

沃坦：

待一切都付清，别着急。

（尼伯龙根人从深谷中出来）

阿尔伯里希：

真是羞耻，

让猥琐畏缩的仆役，

看到我连捆带绑在这里！

（对尼伯龙根人）

照我的命令，放到那里！

将宝藏堆积起！

难道要我帮你们这些瘸子？

别再看这里！

快！快！

离开原地，

为我工作去！

回到矿井里！

要是你们偷懒，会挨鞭子！

我会脚跟脚地追你们去。

阿尔伯里希：

我已付清，

让我离去！

魔法隐身盔，

洛格拿在手里，

现在归还我手里！

洛格：

战利品也算赎金。

阿尔伯里希：

可恶的窃贼，你要当心！

为我打造旧头盔的人，还会为我将新的打造起，

我还保存着支配米梅的魔力。

尽管将自卫的武器，

留给敌人不是什么好事！

好，阿尔伯里希将一切留在这里，

现在你们这些恶人将绳索除去！

洛格：

（对沃坦）

你是否已满意，我们可否让他离去？

沃坦：

金色的指环戴在你的手指，

听着，魔鬼，

它也算作赎金。

阿尔伯里希：

指环？

沃坦：

你必须拿它作赎金。

阿尔伯里希：

我要指环——不要命！

沃坦：

我要将指环收取，

要么就同你的命一同收取，随你的意！

阿尔伯里希：

我赎回了生命与身体，

必然也要将指环赎归自己。

手与头，眼与耳，

难道不是同这指环一起

都是我的？

沃坦：

你说指环属于你自己

没羞耻的魔鬼，你还发脾气？

你冷静地讲，

你从谁的手里夺取了黄金，

这才将其打造起？

难道属于你自己的东西，

你还要从河底窃取？

你还是听听莱茵河女神们的话语，

看它们是否认为黄金是你的，

指环就是用那黄金打造的。

阿尔伯里希：

无耻的骗局，险恶的诡计！

你这强盗让我将罪过承担起，

而对指环你早已垂涎欲滴。

你多么想亲自

掠夺莱茵河的黄金，

可打造指环的技艺，

却不是那么容易。

你这滑头真是有福气，

我这尼伯龙根人费尽艰辛，

施加武力，
才获取那可怕的魔力，
而如今你得到它不费吹灰之力。
不幸的人满怀恐惧，
做出该死的可怕事，
却要高高兴兴地把它献给高贵的你，
我的诅咒是否令你高兴？
你这了不起的神祇，要当心！
我做坏事，是自愿地对自己做坏事，
但对未来、今天与往昔，
所有的一切事，
你始终在做坏事，
你夺走我的指环真无耻！

沃坦：

拿来指环，
你對自己發誓，

掌握它，你毫无权力。

阿尔伯里希：

哈！真令人泄气，

我成了低下的人的低下仆役！

沃坦：

我掌握自己收缴的东西，

是强悍的人的强悍主子！

洛格：

他是否已没事？

沃坦：

解开他的绳子！

洛格：

快回家去！

再无枷锁束缚你，

你可自由地离去！

阿尔伯里希：

我自由了？果真如此？

那么我要向你们，

自由地发出最初的祝语！

这指环实在该死，

它倒运地落到我手里！

它赋予我无限的权力，

如今它会使戴它的人死去！

它不会令人欣喜，

不会令人走运！

谁掌握它，便充满忧虑，

谁不掌握它，会心生妒意！

所有的人都对它有贪心，

但没有人能享有它的便益！

掌握他的人拿它无益，

却会因它而死去！

无论是指环的主子，还是指环的仆役，

都会懦弱地担心死去，

活着也同死了差不离，

直到我重新将它获取！

尼伯龙根人身陷绝境，

对指环说出如此的话语！

拿着它，保护好，

你无法将我的诅咒逃避！

洛格：

你可听到他爱的祝语？

沃坦：

给他留着这份中伤的乐趣！

洛格：

法夫纳与法索特由远而近，

将弗莱娅带到这里。

弗洛：

他们回来了。

当纳：

欢迎，兄弟！

弗丽卡：

你是否带来了好消息？

洛格：

事情办成，靠的是狡计和武力，

弗莱娅的赎金在那里。

当纳：

那可爱的人被巨人劫持着已临近。

弗洛：

我们又迎面吹拂着清新的空气，

心中的感觉真甜蜜！

我们曾经悲惨不已，

以为要同她永远分离，

她曾令我们永远年轻，

充满欢乐的乐趣。

弗丽卡：

可爱的妹子，我甜蜜的乐趣！

我又重新获得了你。

法索特：

住手，别碰她！

她还是我们的。

我们从巨人的家里，

赶到这里，

照约定来要求赎金。

我们把她带回来，虽然并不愿意，

现在你们把赎金交给我们兄弟。

沃坦：

赎金已备齐，

黄金的分量要好好算计。

法索特：

要离开这女子，让我很伤心，

愿我再不会将她想起，

锻造出的宝物已堆积起，

金光灿烂，令我目不暇接。

沃坦：

按弗莱娅的身高，将黄金算计。

法夫纳：

我们按人质的尺寸，将赎金的分量算计，
照它来堆起黄金。

沃坦：

快干完这事，我对此实在没兴趣。

洛格：

弗洛来帮我！

弗洛：

我快来解除弗莱娅的羞耻。

法夫纳：

不要装得这么松散！要装得紧密！

这里还有缝隙，

填满这缝隙！

洛格：

你这粗人，退回去！

法夫纳：

装这里！

洛格：

别碰我！

法夫纳：

装这里，将缝隙填死！

沃坦：

我的胸中感到无比羞耻。

弗丽卡：

看，高贵的人备受羞耻，

沉默地承受伤人的目光，为的是赎人。

可恶的人，你将这目光瞥向高贵的人！

法夫纳：

再装一些在这里！

当纳：

我简直无法自制，

那无耻的家伙令我充满怒气，

你要掂量算计，

就同我一起来掂量算计！

法夫纳：

当纳，安静些，做你该做的事，

心急对你丝毫无益！

当纳：

不将这些粉碎成金粉？

沃坦：

安静！

我想这已够弗莱娅的赎金。

洛格：

赎金已然堆起。

法夫纳：

弗莱娅的头发飘起，

将黄金堆到那里！

洛格：

头盔也要算进去？

法夫纳：

快点！

沃坦：

照他说的做！

洛格：

我们干完了，

你们可满意？

法索特：

美丽的弗莱娅，我再也看不到你。

你已被赎回，我不得不离开你。

请你再看我一眼，

你的目光光彩熠熠。

我只得瞻望这目光，远远地！

我一看到这目光，

便舍不得离开这女子。

法夫纳：

我建议，

填平那些缝隙！

洛格：

无止境的贪欲！

你们没看到，我们的宝藏都用完了？

法夫纳：

还没有完，沃坦的手指，

戴的指环光闪闪，

拿它来填平缝隙！

沃坦：

什么？指环？

洛格：

你们听我说起：

指环属于莱茵河的女子，

沃坦要将它归还那些女子！

沃坦：

你在胡言乱语，

我得到它不容易，

自然要留给我自己。

洛格：

我曾向泣诉的女子发过誓，

这样我们会言而无信！

沃坦：

你的诺言束缚不了我，

我留着它作战利品。

法夫纳：

但你必须交出它作赎金。

沃坦：

你们的要求很无耻，

我可以将全世界都交出去，

但要留着指环给自己。

法索特：

这样的话，一切还照原来的，

弗莱娅永远跟我们在一起！

弗莱娅：

救命！救命！

弗丽卡：

残酷的神祇。照他们说的行事！

弗洛：

指环无须留起。

当纳：

将指环交出去！

沃坦：

别烦我，指环我不交出去。

（埃达出现）

埃达：

沃坦，当心！

指环已蒙受咒语！

你留着它，

会令你无助地衰败下去！

沃坦：

你是谁，做警告的女子？

埃达：

我知道所有的事，

通晓未来与往昔，

我也看得到，

那本源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是埃达在警告你。

命运三女神均出自我的怀里。

我所看到的，我告诉你。

但我今天到你这里，

是冒了很大危险的。

听我说！听我说！

凡存在的一切都会失去！

诸神终会面临沮丧的日子。

我建议你指环躲避！

沃坦：

这话语

充满神秘。

停下，告诉我更多的！

埃达：

我警告你，你已知道了够多的，

要当心，要警惕！

（埃达消失）

沃坦：

我要当心，要警惕，

我要抓住你，了解所有的事！

弗洛：

沃坦，停下！

放过埃达，留心她的话语！

当纳：

听着，巨人，回去，

黄金已是你们的！

弗莱娅：

我可否期望，

弗莱娅抵得上那金子？

沃坦：

弗莱娅，来我这里，你自由了。

我们赎回了自己的青春！

巨人，将戒指拿去！

（法夫纳马上展开一个巨大的袋子，走向黄金，准备将它装进去。）

法索特：

停下，你真贪婪，也给我些许！

我们来平分。

法夫纳：

你这色迷迷的纨绔子弟，

想的与其说是黄金，不如说是女子。

我劝你这蠢人拿她换金子，费尽了力，

要是你分得了弗莱娅，就没法分酬金。

由我来分黄金，

我要将大部分留给自己。

法索特：

你真无耻，对我横加恶语。

（对诸神）

我请你们来裁定，

将黄金分得诚实又公平！

洛格：

让他去拿黄金，

指环归你！

法索特：

你真无耻，指环是我的，

我留着它引起弗莱娅的注意。

法夫纳：

挪开你的手，指环是我的！

法索特：

我拿到了指环，指环是我的！

法夫纳：

拿住它，别让它掉地！

（他一下将法索特击倒在地，急切地从死者那里夺取指环。）

现在你再不能戴着指环，

引起弗莱娅注意！

（法夫纳将指环放进袋中，将全部宝藏收起。）

沃坦：

我惊惧地看到诅咒的魔力！

洛格：

沃坦，什么能同你的福气相比？

你获得了指环带来的收益，

如今指环丧失，对你更有益，

敌人自相残杀，

为了你给出的黄金。

沃坦：

我还在惊惧，

心中充满忧虑，

埃达告诉了我那结局，

我必须去她那里。

弗丽卡：

沃坦，你去哪里？

威严的城堡在向你示意，

它正等着主人君临！

沃坦：

我为营造城堡付的账可不低！

当纳：

空中浓雾骤起，

我深深地感到压抑，

我用薄云

汇成雷电交加的天气，

令天空一扫阴郁。

咳！咳！

浓雾与阴雳，来我这里，

雷电，主人在呼喊你。

随着我的铁锤提起，

浓雾与阴雳来我这里！

雷电，主人在呼喊你！

咳！咳！

（对弗洛）

兄弟，指明这座桥通向哪里！

弗洛：

桥梁通向城堡，

道路平坦，但你们要稳稳地迈脚，

无畏地走上康庄大道！

沃坦：

暮霭沉沉，

灿烂的光辉映照城堡。

空荡荡的城堡召唤着我们，

在明日的阳光中定会分外妖娆。

从早到晚，我们殚精尽虑

得到它的确不容易！

晚分临近，

城堡正可供我们休息。

我向城堡发出祝语，

愿它安然无虑！

夫人，随我去，

同我居住在沃尔哈拉城堡里！

弗丽卡：

这名字有何意思？

我还从未听过。

沃坦：

我虽有勇气，

也深感忧虑，

待我夺取胜利，

再透露给你它的意思！

洛格：

你们赶向自己的归宿，

认为那归宿格外牢固。

我羞愧于同你们做的事，

还是作舔舐着的火舌，

令我更感到快意。

我宁愿消耗掉自己的精力，

也不愿同盲目的人一起衰亡下去，

哪怕这是些神祇。

你们尽管认为我愚蠢之极，

我要想一想，谁知道，我该做什么事！

莱茵河三女神：

莱茵的黄金！莱茵的黄金！

你的光芒明澈而纯净！

为了你，我们在求乞！

归还我们黄金！

归还我们黄金！

沃坦：

我听到的，是谁的哭泣？

洛格：

莱茵河的子女在抱怨，黄金被夺取。

沃坦：

讨厌的精灵，让她们别再烦心！

洛格：

水中的精灵，你们为何哭泣？

听听沃坦希望你们做的事。

黄金不再闪现给你们这些女子，

而是闪现给别的神祇，

你们还是继续快乐地嬉戏！

莱茵河三女神：

莱茵的黄金！莱茵的黄金！

愿它闪现在水里！

它在水中稳妥又忠实，

在岸上既懦弱又无益！



第二部 女武神

第一幕

Scene I

前奏曲
第一场

齐格蒙德、齐格琳德。

齐格蒙德：

不管这里是誰的家，我都要歇脚休息。

齐格琳德：

怎么有陌生人在这里？我要向他问起。

是谁来到房里，躺在灶旁那里？

他赶路艰辛，疲惫地躺在那里，

他是否已昏迷？是否一病不起？

他还在喘息，只是双眼紧闭。

我觉得这人很有勇气，
尽管他疲惫不堪地躺倒在地。

齐格蒙德：

水！水！

齐格琳德：

我来令他恢复元气，

令他像久旱逢甘雨：

这里是水，是你所需！

齐格蒙德：

这水令我清醒，恢复元气，

令我如释重负，一扫倦意，

又恢复了勇气，

眼前看到醉人的景象，格外惊喜。

是谁令我恢复了元气？

齐格琳德：

这里是洪丁的房舍与妻子；

他允许你在此做客休息，直至他回到家里！

齐格蒙德：

我手无寸铁，

你的夫君无须有戒意，我这客人已奄奄一息。

齐格琳德：

我早已看出你的伤势！

齐格蒙德：

伤势很轻，不值一提，

四肢还活动如意。

要是当时我的手臂有一半像此刻这般强有力，

能将盾牌与矛枪扛起，

我绝不会将敌人躲避；

只是我的矛枪与盾牌俱已折碎失去。

敌人的猎犬将我追得力尽精疲，

漫天淫雨浇透了我的身体；

可较之我把猎犬躲避，

消失得更快的是我的疲敝：

夜幕刚刚向我垂下眼皮，

朝阳便重新向我露出了笑意。

齐格琳德：

这乳汁醇香甘蜜，

你不要拒绝将它喝下去。

齐格蒙德：

你可否也喝，同我一起？

这样你会让不幸的人恢复元气：

对你的愿望会改变我不幸的运气！

我刚刚休息过，睡得香甜如意，

接着还要离去。

齐格琳德：

是谁在追踪你，让你这么快就离去？

齐格蒙德：

厄运在追踪着我，无论我逃向哪里；

厄运在接近着我，无论我想留在哪里。

女子，愿它离你远远地！

我要离去，到别处看看去。

齐格琳德：

尽管留在这里！

你不会将厄运带进这里，

如果厄运就在家里！

齐格蒙德：

我不妨自称痛苦之士，

我就在这里等待洪丁。

第二场

前面两人、洪丁。

齐格琳德：

我在灶旁发现这人奄奄一息，

未将他领进房里。

洪丁：

你可曾令他恢复元气？

齐格琳德：

我给了他吃食来提神醒意，对待他很客气！

齐格蒙德：

我感谢她提供了住宿与吃食，

愿你不会因此而训斥你的妻子！

洪丁：

我的炉灶是神圣的，我的家也是神圣的！

去为我们男人准备吃食！

他多么像我的妻子！

眼睛里闪烁出光彩熠熠。

我想，你来自遥远之地，

连马也没有骑，是在这里歇脚休息。

道路崎岖，令你力尽精疲。

齐格蒙德：

我穿越了森林与草地，荒郊与野地，

追逐我的是暴风和骤雨，

我来时的路，我已不认识，

在哪里迷的路，更是一无所知，

我想打听一下这里。

洪丁：

为你遮风避雨的房子，

洪丁是它主人的名字。

你从这里出去向西，

有许多家族住在各所院落里，

他们维护着洪丁家的声誉。

请我的客人不必讳语，

告诉我你的名字。

如果你对信任我有顾虑，

就告诉我的妻子，

看，她在急切地向你打听消息。

齐格琳德：

客人，我想知道你的名字。

齐格蒙德：

我不能自称和平之士，

倒想叫欢乐之人这个名字，

但我要用痛苦之士来称呼自己。

沃尔弗是我的父亲。

我降生时是双生子之一，

有一个孪生妹妹和我自己。

很早我就失去了母亲和妹子，

母亲生下了我和妹子，

而我几乎还未对她熟悉。

沃尔弗威武而强壮，

有许许多多仇敌。

老人狩猎时带上我这男孩子，

有一次我们从狩猎处急匆匆回到家里，

沃尔弗的家中已空空寂寂，

高大的房子已焚为废墟，

枝繁叶茂的大树遗留为橡树的根基；

被残杀的是母亲那无畏的身躯，

妹妹在烈火中消失得无踪无迹。

我们这悲惨的境地，

是一群凶残之人一手所致。

老人带我逃走，被世人遗弃，

我这男孩子，

常年同沃尔弗生活在荒野森林里。

有时我们被人追击，

但沃尔弗一老一小自卫得勇敢无比。

是小沃尔弗在讲述这些给你，

对小沃尔弗，有些人想必有所知。

洪丁：

勇敢的客人，你讲的故事令人激动、

备感神奇，小沃尔弗，痛苦之士！

我想，关于那威武的父子，

我听到过模糊的传奇，

但沃尔弗与小沃尔弗，我还是不认识。

齐格琳德：

陌生人，接着讲下去，

你的父亲现在在哪里？

齐格蒙德：

那伙凶残的人向我们发动了一次猛烈的袭击，

许多人被沃尔弗父子击毙。

我们在森林中跑来跑去，

追击来犯之敌，

打得他们四散逃去。

但我同父亲被分开，

我失去了他的踪迹，尽管我在长久地寻觅。

只有沃尔弗穿的一件皮衣，

我看见在树林里，

它扔在那里，而父亲我却无处寻觅。

我跑出森林里，

求助于男男女女，

可无论我找到多少人，

求助的是朋友还是妇女，

他们都对我置之不理。

我承受了厄运，

我认为是正义之事，别人总认为是非义，

我认为是邪恶之人，

别人总向他显示善意。

我置身的环境总对我有敌意，

无论我走到哪里，遇到的总是别人的怒气。

我渴望欢乐欣喜，却总唤起痛苦不如意。

因此我不得不自称痛苦之士，

因为我只有痛苦不如意。

洪丁：

你的命运可叹可惜，

命运之神不喜欢你。

人们不会高兴地欢迎你，

如若你作为客人踏上陌生之地。

齐格琳德：

胆小鬼才对手无寸铁的孤单来人感到畏惧！

客人，讲下去，

你在战斗中如何失去了武器？

齐格蒙德：

一个可怜的孩子喊我救她而去，

家里要把她嫁出去，

可女孩不喜欢那男子。

我保护她抵抗家里的强制，

同横加强制的众人发生了争执，

我打败了众敌，

她的兄弟们横尸遍地。

那女孩身边都是尸体，

悲哀驱散了她的怨气，

她泪流满面地对着尸体哭泣。

因她的兄弟们的横死，

这不幸的新娘子怨天忧地。

死者的家人们冲到哪里，

为复仇而呼天抢地，

仇人们将我团团围起。

但那女孩不离开那些尸体，

我就用盾牌与矛枪保护那女孩子，

直至矛枪与盾牌在混战中被打碎，

我伤痕累累、手无寸铁地站在那里，

看着女孩子死去。

那伙狂怒的人向我发起攻击，

而女孩在那些尸体旁死去。

现在你知道了，询问的女子，

我为何不自称——和平之士！

洪丁：

我知道有个野汉子，

别人尊敬的事，他都不当回事儿。

所有的人，包括我，都对他厌弃，

我被喊去做复仇之事，

把家族的血仇 ^[1] 来平息。

我去晚了，这才回到家里，

在自己的家里找到了那逃跑的恶人的踪迹。

小沃尔弗，今天我家保护你，

今夜我收容你，

明天你要用有利的武器保卫自己，

我选择明天做战斗的日子，

你要从我这里走进冥界里。

（对齐格琳德）

离开这里！休再迟疑！

准备好我晚上喝的，伺候我休息。

（对齐格蒙德）

男人用武器保卫自己。

小沃尔弗，明天我再见你，

听好我的话，当心你自己！



第三场

齐格蒙德，后齐格琳德上。

齐格蒙德：

父亲预言，有一把宝剑，

我可发现，如果时机关键。

我手无寸铁地落在敌人的家里面，

我在这里歇脚，招来敌人复仇之念。

我遇见一位女子，可爱又有尊严，

我的心乱成一团，忧喜参半。

我对那女子充满渴念，

她仿佛有甜蜜的魔力一般，
她丈夫对她拘束甚严，
他向我这手无寸铁之人提出挑战。

瓦尔宗人，瓦尔宗人，哪里有你的宝剑？

那锋利的宝剑，

我在进攻时上击下砍，

从我的心坎，

强烈地迸发出心愿。

是什么在那里火星闪闪？

那树干上映出了怎样的光线？

一道闪电令人目眩，

看到这令人不禁心欢。

那光线像烧灼了我的心一般！

可是那容光焕发的女子在顾盼？

她留下的就是这样的顾盼，

当时她正离开房间。

夜色遮住了我的双眼，

她的目光却将我瞥见。

我感到明亮和温暖，

幸福地看到阳光的光线，

它那喜人的光芒笼罩在山巅，

随后沉没如山峦。

在它隐没的瞬间，

我再一次看见它的光线，

就连古老的树干，

也在金色的晚霞中熠熠闪闪。

美景过去，光线暗淡，

夜色遮住了我的双眼。

只有暗淡的余晖在深深的山间闪现。

齐格琳德：

客人，你是否已睡眠？

齐格蒙德：

是谁蹑手蹑脚来到近前？

齐格琳德：

是我，听我说，洪丁已安然睡眠，

我给他饮料中加了药，用于安眠，

趁深夜来助你平安！

齐格蒙德：

有你在近前，我很平安！

齐格琳德：

我指一件武器给你看，让你掌握它是我的心愿！

我可以称你是英雄，最为威严，

这武器仅属于英雄，最为强健。

我向你展示的是什麼，快来看看！

齐格琳德：

家族的人们坐在房间，

被洪丁请来参加婚宴。

他迎娶一名女子进门槛，

不由分说就把她送给他的，是那帮坏蛋。

我伤心地坐在那边，而他们在大吃大咽。

一名陌生人走进里面，

此人身穿蓝色衣衫，

低低地压着帽檐，

遮住了他的一只眼，

而另一只眼睛目光如电，令所有人不安，^[2]

他看别人目光森然，

只是当他把我看，

才流露出甜蜜温和的渴念，

令人慰心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他看看我，又向那些人瞥看，

手中攥着一把宝剑，

他将宝剑插进树干，

没至剑柄上端。

谁要配得上这把宝剑，

需要将它抽出树干。

所有的人无论多么大胆，

都没有得到这把宝剑。

客人们前来又回返，

最强壮的人们来拽宝剑，

它也未移动一点，

宝剑沉默地钉在树干。

那时我已了然，

什么人会对我这悲惨之人加以顾盼，

也知道什么人才配树干上的宝剑。

我遇到了他，在这里，在今天，

他走向我这可怜的妇人，来自天边，

无论我承受了怎样的深重苦难，

无论我受到怎样的耻辱的煎熬，

舒心的报复会抵偿这千千万万！

我所失去的，我会追还，
我所痛失的，会破镜重圆，
那神圣的朋友，我已发现，
向那位英雄，我将双臂伸展！

齐格蒙德：

亲爱的女子，我这朋友在与你相伴，
命中注定享有你这女子与宝剑！

我胸中燃起一个誓愿，
要娶你这美人佳颜。

我的渴念，亦是你的渴念，
在你心中，我看到了我的缺憾！

你承受的苦难，
令我痛感煎熬，

我遭人摒弃，你丧失尊严，
快意的报复令人欢颜！

我的欢颜是神圣的欢颜，

我将你拥抱在胸前，
感受到你的心怦怦然！

齐格琳德：

是什么离去了？是什么来到面前？

齐格蒙德：

没有什么离去，只有一样来到面前，
看，那是春风洋溢在房中间！

寒风消残，

在这五月间，

春光荡漾着柔和的光线，

微风和煦而温暖，

春光似在颠簸，变幻出奇景无限，

吹拂着森林与草原，

仿佛睁开了笑眼。

它的声音，是欢快的鸟儿歌声婉转，

它的气息，是妩媚的芬芳一团团，

它的温暖催得花卉纷纷开绽，

嫩枝与幼芽尽情舒展。

它柔情地将这世界装点，

强劲地抵御得严冬与风暴纷纷收敛。

它在有力地盘旋，

推开了紧闭的门扇，

那门扇曾牢固地将我们分隔在两边。

它同自己的姐妹携手翩翩，

是爱情在将春光召唤。

它深深地埋藏在我们的内心，

如今它欢笑着面向春光无限。

兄弟解救了做新娘的姐妹，

打碎了分割他们的门扇。

年轻的一对儿欢呼着相互祝愿，

爱情与春光融汇成一片！

齐格琳德：

你就是春光，我无比渴念，

在冬季寒冷的树林间。

在暮色中，我的心在向你祝愿，

那时你的目光正盯着我看。

我往常看到的都是陌生的脸面，

置身在无情的环境里面，

对自己遇到的人，仿佛不认识一般。

但我熟悉你，分明又可见，

知道你是我的贴己，只要你看我一眼。

我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藏在心坎，

马上呈现出来，明如白昼一般，

并响彻我的耳畔，

仿佛在陌生之地，寒冷而荒蛮，

初次遇见朋友一般。

齐格蒙德：

可爱的女子，这欢乐比蜜还甜！

齐格琳德：

让我投身你的近前，

端详你英武的脸面，

英武出自你的眼神与脸面，

令我感到欣喜无限。

齐格蒙德：

你在春季的月光中熠熠闪闪，

可爱的长发如波涛一般，

我知道是什么令我眷恋，

我的目光快乐又贪婪。

齐格琳德：

你的额头如此伟岸，

青筋在双鬓聚盘！

这令我着迷，又令我略有不安，

想起神奇的事情一件，
我初次看到你，是在今天，
而我好像早就把你看见！

齐格蒙德：

我也回想起爱情的梦幻，
仿佛我在热望中见过你一般！

齐格琳德：

我曾看着自己的面庞，面对水潭，
此时我又看到了自己的脸面，
正如以前水潭的映现，
此时是你在将我映现！

齐格蒙德：

你就是那面庞，我曾将她埋藏在心坎。

齐格琳德：

让我仔细倾听这声音，轻声一点！

我觉得孩童时，这声音我已听见。

不！我只是初次听见，

那是我的声音，

回响在树林间。

齐格蒙德：

这最可爱的声音，我很想听见！

齐格琳德：

你眼神中的热情，曾经向我闪现，

那老人曾如此热切地盯着我看，

令我这悲哀之人感到眷恋。

他的孩子应同他的眼神一般，

我想说出他姓何名什！

你当真叫痛苦之人？

齐格蒙德：

自从你爱上我，我已不叫痛苦之人，
此时我欢乐无限。

齐格琳德：

叫做和平之人，你可否喜欢？

齐格蒙德：

你尽管这样叫，随你喜欢，

我叫什么，如你所愿！

齐格琳德：

你称父亲为沃尔弗？

齐格蒙德：

他是沃尔弗，如果面对狐狸那种阴险！

但他的目光如此高傲伟岸，

就像你看到的那般，

他叫：瓦尔宗人。

齐格琳德：

你父亲是瓦尔宗人，你就是瓦尔宗人，

他为你将宝剑插进树干，

让我称呼你，正如我爱你一般，

齐格蒙德，这是我之所愿！

齐格蒙德：

我叫齐格蒙德，我是胜利之人！

宝剑证明这点，我毫不迟疑地握住宝剑！

瓦尔宗人向我预言，如果时机关键，

我会将它发现：此刻我握住了宝剑！

高尚的爱情恰逢时机关键，

渴望的爱情正值紧迫的瞬间，

它汹涌澎湃，在我胸间，

令我赴汤蹈火，一往无前。

诺通剑！诺通剑！我如此称呼你，我的宝剑，

诺通剑！诺通剑！你这珍贵的宝剑！

你的剑锋锐利森然，

我透过剑鞘便可看见！

女子，你看看齐格蒙德，这瓦尔宗人，

他带来的彩礼是这把宝剑。

他解救自己，

与你这可爱的女子，

领你离开敌人的房间。

随我走得离这里远远，

走向那春光明媚的房间。

在那里，保护着你的是诺通剑，

因为齐格蒙德对你无比眷恋！

齐格琳德：

你是齐格蒙德，我亲眼看见，

我是齐格琳德，对你无比眷恋，

你得到自己的姐妹，

与这把宝剑！

齐格蒙德：

你是兄弟的新娘与姐妹，

瓦尔宗人永远根深叶繁！



[1] 齐格蒙德前面所讲到的仇敌，正是洪丁的家族，而齐格蒙德正是他要去复仇的人。——编注

[2] 这名陌生人即沃坦。——编注

第二幕

Scene II

前奏曲第一场

沃坦、布伦希尔德、女武神，后弗丽卡上。

沃坦：

备好自己的马，好战的女子！

马上就要爆发激烈的决斗之事。

布伦希尔德要插手此事，

助瓦尔宗人取得胜利！

让洪丁去选择，加入哪一方，

去沃尔哈拉城堡，他无济于事。

我们装备好，马上去瓦尔宗人那里！

布伦希尔德：

呼哟嘟呼！呼哟嘟呼！

咳呀！咳呀！呼哟嘟呼！咳呀！

父亲，我建议你，装备好自己，

你要迎接一场暴风雨。

你的妻子弗丽卡已接近这里，

她乘坐的车子由公羊驾御。

咳，她挥动着金色的鞭子，

可怜的畜生们因恐惧在喘息，

车轮在疯狂地疾驰，

为赶来大吵大闹，她在怒火中烧地飞驰！

我可不想卷入这种争执，

我宁愿看勇敢的男人们打来斗去。

所以我要看看你如何挺过暴风雨。

我这幸灾乐祸之人要对你不闻不理！

呼哟嘟呼！呼哟嘟呼！

咳呀！咳呀！咳呀呀！

沃坦：

又是老一套的暴风雨，又是老一套的麻烦事！

但我还是要留在这里！

弗丽卡：

无论你躲在哪一座山里，

也逃不出妻子的眼界去，

我发现你一个人在这里，

向我发出求助的呼吁。

沃坦：

弗丽卡真是快人快语。

弗丽卡：

我感受到洪丁的困境，他为复仇而向我发出

呼吁。

婚姻的守护神倾听到他的呼吁，

准备严惩这种行径，

那一对恶人真无耻，
伤害丈夫无所顾及。

沃坦：

那一对人做了什么事？
毕竟是春心荡漾，将他们合为一体。
他们沉醉于爱的魔力，
有谁能驱除爱情的魔力？

弗丽卡：

你真是麻木，愚不可及，
就仿佛你当真不知道似的，
这事关神圣的婚誓，
我抱怨的是遭到伤害的婚誓！

沃坦：

我不在乎婚誓，
它将不相爱之人撮合到了一起，

我也当真不愿意，
强力去维持你撮合得不牢固之事，
凡是激起了无畏力量之时，
都应当去决斗，这才是我的建议。

弗丽卡：
你对婚姻的破裂表示赞誉，
你尽可讲下去，说这是神圣的，
可乱伦之事，
发生在孪生兄妹的苟合里！
我的头在眩晕，我的心在战栗，
兄妹竟然联姻！
什么时候有这种事，
孪生兄妹爱在一起？

沃坦：
今天你就见到这种事！

去体会那自然而然之事，
即使这是以前从未有过之事。
你明明白白，他们互有爱意，
所以不妨听从我真心的建议：
如果值得你祝福的，是甜蜜的美事，
你不妨去祝福，带着欢笑和爱意，
祝福齐格蒙德与齐格琳德的婚姻！

弗丽卡：
难道永恒的诸神要这样消失踪迹，
因为你创生出的瓦尔宗人蛮不讲理？
我的直言，是否说中你的心意？
你对神圣的种族毫不留意，
将以前尊重的事物全都抛弃。
你打破了自己建立起的事物间的联系，
解除了天庭的秩序，
全靠乐趣与情绪，

操纵那对孪生兄妹，毫无顾及，

你不忠实，酿出放纵的果实！

我在抱怨婚姻与婚誓，

损害它的，首先是你自己。

你总是欺骗忠实的妻子，

在私下里，

你的眼神贪婪地瞟来瞟去，

享受不断变换的乐趣，

伤害我的心，漫不经意。

我不得不承受悲哀的心理，

看你奔赴战役，同那些坏女子，

那些坏女子来自你的露水婚姻。

对你的妻子，你还留有畏惧，

让女武神一大批，

还有布伦希尔德，以及你梦想的新娘子，

顺从我这女主子。

此刻，由于你，

又想起了新的名义，
便让“瓦尔宗人”像狼一般生活在森林里。
此时，由于你，
倾心低下的丑事，
就创生出一对粗鲁的男女。
而此时你向创生小沃尔弗之事，
献祭上了自己的妻子！
你尽管演示下去！把事情做到底！
尽情虐待被欺骗的妻子！

沃坦：
我想教你的，你根本不想学习，
而你永远无法熟悉，
如果你不去做这事。
你始终只理解已获取之事，
可对于从未出现之事，
我却有着意识。

听我讲一点！造就英雄的是危机，

他不受神的护翼，

挣脱了神性的秩序。

他适于干实事，

无论诸神多么急需要某件事，

他都将神的行动来阻止。

弗丽卡：

你想欺骗我，这是你的心意，

无论英雄的作用多么威力无比，

难道他们能将诸神抵御？

毕竟诸神才会对他们发挥影响力。

沃坦：

你轻视他们的勇气？

弗丽卡：

是谁为人吹进了灵气？

是谁对恶人目光锐利？

他们显得强大，是因为你的护翼，

他们的奋起，来自于你的刺激。

你对他们的唯一刺激，

就是向我这不朽之神对他们大加赞誉。

你又想欺骗我，用新的诡计，

靠新的谋虑，

把我来争取。

但这瓦尔宗人你无法获取，

在他身上，只有我在面对你，

他依靠的，只是你。

沃坦：

他生长在苦难深重的环境里，

我从未将他护翼。

弗丽卡：

那么今天也不要将他护翼！

将你赠给他的宝剑取去！

沃坦：

将宝剑取去？

弗丽卡：

是的，将宝剑取去，

挥舞那宝剑，力量神奇，

你这位神祇曾将它交给自己的孩子。

沃坦：

齐格蒙德自己得到了它，在困境里。

弗丽卡：

你置他于困境里，

将珍贵的宝剑向他赠予。

你可是想将我瞒欺？

我曾日日夜夜在远处盯着你。

你为他将宝剑插在树干里，

你预言他会有英勇的自卫能力，

你可是想否认此事，

只是由于你的诡计，

他才走入这一境地？

高尚者不同不自由之人一般见识，

惩罚恶人的，只是自由之士。

我要违背你的意欲，

发动攻击，

而齐格蒙德要沦为我的奴役！

他把你当做主人来顺从与依附，

你可是想永远做他的主子？

难道我要屈辱地承受最为低下的话语，

给无耻之徒提勇气，

令自由之人遭讥讽？

这不会是我的丈夫的意欲，

他不会令女神颜面扫地！

沃坦：

怎样才合你的意？

弗丽卡：

从瓦尔宗人身边离去！

沃坦：

他在自行其事。

弗丽卡：

但你不能为他提供护翼，

如果复仇之人唤他决斗去！

沃坦：

我不向他提供护翼。

弗丽卡：

看着我的眼睛，不要打骗人的主意！

女武神也要从他身边离去！

沃坦：

女武神行事由自己。

弗丽卡：

并非如此，促使她的只是你的意欲，

禁止她让齐格蒙德取得胜利！

沃坦：

我不能让他死去，我的宝剑在他手里！

弗丽卡：

却除它的魔力，让它折断在你仆人的手里！

让他的敌方看到他没有武器！

布伦希尔德：

咳呀！咳呀！呼哟嘟呼！

弗丽卡：

那里来了你了不起的孩子，

他欢呼雀跃着来到这里。

布伦希尔德：

咳呀！咳呀！呼哟嘟呼！呼哟嘟呼！

沃坦：

我召唤她为齐格蒙德送去马匹！

弗丽卡：

对你那神圣婚姻的永久妻子，

今天你要提供护翼！

遭到凡人的嘲笑，失去权力，

我们诸神会颓毙。

今天我的权力不再威严无比，

遭到那无畏女子的讥讽，

瓦尔宗人令我丧失了荣誉！

我可否从沃坦那里得到言誓？

沃坦：

你可得到言誓！

弗丽卡：

众军之主在等待你，

他选择的是什么命运，让他告诉你！



第二场

布伦希尔德，沃坦。

布伦希尔德：

我觉得很糟糕，在争执结束时，

弗丽卡对命运扬扬得意。

父亲，该告诉你的孩子什么消息？

你看上去如此悲哀，如此忧郁！

沃坦：

我陷在自己编织的罗网里，

是最最不自由的！

布伦希尔德：

我从未见过你如此！是什么在把你的心啃食？

沃坦：

是巨大的羞耻！可悲的忧郁！

诸神的困境！诸神的困境！

永久的悲哀！无限的怨气！

我是最最可怜的！

布伦希尔德：

父亲！父亲！告诉我，是什么事情？

你那忧虑令你的孩子恐惧。

相信我，我永远忠实于你。

看，布伦希尔德在恳求你！

沃坦：

我要透露给你，

我便无法解除克制我意志的东西。

布伦希尔德：

你不妨讲述给沃坦的心意，

告诉我你想的是什么事，

我是谁？难道我不就是你的心意？

沃坦：

凡我不向任何人透露的东西，

便永远不会讲出去。

我在同你讲话时，只是自己在做考虑。

当我觉得青年人的爱情失去乐趣时，

便鼓起勇气追逐权力。

克制不住暴怒的脾气，

将世界争来归自己。

我做得无人可知地狡诈多端，背信弃义，

订立的条约将灾祸孕育，

是洛格将我诱欺，

如今他逍遥地隐形而去。

但我不想将爱情抛弃，

我仍渴望爱情，尽管已掌握权力。

令人畏惧的尼伯龙根族在夜间酝酿的默契，

阿尔伯里希将它毁去。

他诅咒爱情，靠诅咒去夺取，

闪光的莱茵黄金，

及其无比的魔力。

指环是他制造的，

我狡诈地从他手中夺取。

但这指环我没有向莱茵河完璧归还，

而是用它来付沃尔哈拉城堡的赏金，

这城堡由巨人们为我建起，

我统辖世界，就在那里。

埃达无所不知，通晓未来与往昔，

在女神中最为睿智，

她向我提出扔掉指环的建议

告诫我否则会面临永久的结局。

我还想更多地了解那结局，

但女神沉默着消失而去。

我丧失了所有的勇气，

渴望有所了解，作为一名神祇。

我投身尘世的城堡里，
向女神施展爱的魔力，
令她不再自负自己无所不知，而向我将此事谈起，
我从她那里获悉了秘密，
她从我这里同样有所取：
这世上最为智慧的女子，
为我生下了布伦希尔德你。
我抚养了你，和八名姐妹在一起，
依靠你们这些女武神，我想扭转结局，
即埃达所说的令我畏惧之事：
不朽之神那可悲的结局。
为了让我们进攻敌人时猛烈无比，
我让你们同英雄建立联系。
那些英雄，在过去，
我们专横地用法则将他们拘禁，
此时我们鼓起他们的勇气，
用含糊的约定诓骗他们同我们站在一起，

让他们盲目地顺从我们的心意，
我们要将他们刺激，
让他们冲锋陷阵，奋战不息，
将他们的力量诱进残酷的战争里，
让英勇的斗士云集，
在我沃尔哈拉城堡的大厅里！

布伦希尔德：
我们云集在你的大厅里，
我已将许多人引向那里。
我们什么也没有耽误，你还有什么忧虑？

沃坦：
忧虑另有原因，
注意埃达警告我的是什么事！
阿尔伯里希的军旅，
威胁着我们临近那结局。

尼伯龙根族对我由嫉妒生怨气，
但我对他们那黑夜中的军队已毫无畏惧，
我的英雄们为我赢得了胜利。
可如若有朝一日，
他们将指环夺回去，
沃尔哈拉城堡将一败涂地。
那诅咒爱情之人，他自己，
会嫉妒地利用指环上的日尔曼人的文字，
给高贵者带来无限的羞耻。
他从我这里盗走英雄们的勇气，
促使英勇的战士，
发起攻击，
利用他们的力量来战胜我自己。
眼下我在忧虑地沉思，
如何将指环从敌人手中夺取。
有一名巨人，我在过去，
曾用那遭诅咒的黄金酬谢他的辛勤，

法夫纳在看护着那些黄金，
为此他曾杀死自己的兄弟。
我必须从他手中将指环夺取，
那指环是我犒劳他的赏金。
但我曾同他有默契，
我不能对他进行攻击。
我有勇气，对他也无能为力，
这是由于那约束了我的默契。
有这默契，我是他们的主子，
面对默契，我却成了仆役。
只有一个人可做我不能做之事，
这应当是一名英雄，对他的帮助，
我一向都不是真心。
他不为诸神所熟悉，不受诸神的恩遇，
既不自觉，又没有他人指引，
出于自己情况危机，靠自卫的能力，

采取的行动令我畏惧，

我从未对他加以指引，

却希望他的行动符合我的意欲！

他面对诸神，为我奋起抗击，

我该如何找到他这充满友情的仇敌？

我该如何找到自己从未保护过的自由之士？

他的抗拒应当令我觉得最有勇气。

我如何找到与众不同的人？他不属于我自己，

他自行其事，而这符合我的意欲。

噢，神的窘境！极度的羞耻！

我对自己总是感到恶心，

面对自己造成的所有事情！

我渴望着不同凡人的女士，

却从看不到不同凡人的女士，

因为自由之子要创造自己，

我只为自己创造仆役！

布伦希尔德：

那瓦尔宗人，齐格蒙德，难道不是在自行其事？

沃坦：

我同他穿越森林，

怂恿他勇敢地反抗诸神的指引，

反抗诸神的复仇之心，

如今只有宝剑在将他护翼，

这是神对他的一份恩遇。

我怎能狡诈地欺骗自己？

弗丽卡会轻而易举地看穿我的骗局。

她会对我深深地感到羞耻！

我必须遵从她的意志。

布伦希尔德：

你不让齐格蒙德取得胜利？

沃坦：

我曾将阿尔伯里希的指环占据，

贪婪地占有那黄金！

我曾将那诅咒躲避，但那诅咒并未将我躲避：

我所爱恋之事，我都要失去，

我所爱恋之人，都要死去，

谁信任我，都要遭到背信弃义！

我专制的威严行将失去，

我的神性要被渲染成羞耻！

我所营建的，都将分崩离析！

我放弃自己的业绩，只还关心一件事：

那结局，那结局！

阿尔伯里希为那结局殚精竭虑！

如今我懂得了那沉默的意义，

这意义出自女神狂怒的话语：

“如若爱情的黑暗仇敌，

愠怒地生下一个儿子，

高贵者便无法逃避最终的结局！”

我最近从尼伯龙根族那里获悉，

侏儒控制了一名女子，

强求她委身，利用黄金，

那女子结出仇恨的果实，

胸中翻涌着嫉妒的怨气。

无爱的人遇到了奇迹，

但我凭爱情来娶妻，

却找不到自由之子。

所以，接受我的预祝，尼伯龙根之子！

凡令我深深厌恶之事，我都遗传给你，

神性那无谓的光辉华丽，

你的嫉妒会贪婪地将它侵蚀！

布伦希尔德：

讲一讲，如何对待你的孩子？

沃坦：

虔诚地为弗丽卡作战去，维系她的婚姻与婚誓！

她的选择，也是我的选取，

我自己的意志何足取？

我无法希望做自由之士，

现在你要奋战，为弗丽卡的仆役！

布伦希尔德：

什么！请懊悔地收回这话语！

齐格蒙德是你的至情至义，

是你挚爱的，我知道这点，我要将瓦尔宗人护翼。

沃坦：

你要将齐格蒙德杀死，

助洪丁取得胜利！

当心你自己，保持你的武力，

在战斗中焕发出全部的勇气，

齐格蒙德挥舞的宝剑所向披靡，

他不会轻易被你杀死！

布伦希尔德：

你总告诉我爱他无比，

他英勇的美德深深地印在你的心里，

叫我永远不要对他有不当的话语！

沃坦：

捣蛋的你！你在对我调皮？

你是什么人？难道你不是

盲目实施我意志的工具？

我同你商议，身份降得如此低，

竟遭你的训斥，

而你这生灵本出自我自己。

孩子，我的震怒你可熟悉？你会丧失勇气，

如若这粉碎一切的怒气，

以它的威力压向你！

我的胸中蕴藏着怒气，
它会将世界搅得混乱无序，
如果尘世靠嘲笑我来打趣，
它触及了谁，谁便痛苦无比！
他会因执拗而悲哀不已，
因此我建议，不要将我抗拒。
执行我的指示，
将齐格蒙德杀死！
这是女武神该做的事！

布伦希尔德：
我从未见过常胜的父亲如此，
即使口角往常也会令他生气！
我觉得这武器沉甸甸，有千钧之力。
如果我战斗是凭乐趣，
它是多么轻巧随意！
我奔赴一场恶战，今天如此心虚。

我的瓦尔宗人令人痛心！

我怀着痛苦之心，

忠诚将背信地离弃你！



第三场

齐格琳德，齐格蒙德。

齐格蒙德：

我们停在这里，你稍事休息！

齐格琳德：

往前走，继续！

齐格蒙德：

不要再继续！休息一会儿，可爱的女子！

你在激动，由于幸福的欣喜，

如此匆忙地奔跑不息。

我简直追不上你的狂奔逃逸，

翻过山崖与岩石，穿越森林与草地，

你沉默无言地奔向前去，

我无法呼唤你停止！

现在来休息，跟我说些话语！

结束这令人恐惧的沉默无语！

看，你的兄弟带着自己的妻子，

齐格蒙德和你在一起！

齐格琳德：

离去！离去！离开这被玷污之地！

拥抱你的，是我不洁的双臂；

愿这被玷污、被侮辱的躯体消失而去，

愿这行尸走肉离我而去！

一阵阵风会吹去，
那委身高贵者时不名誉的东西！
你拥抱我时充满爱意，
令我感受到最为幸福的乐趣，
你爱我无比，
唤醒了我全身心的爱意。
甜蜜的欢欣，神圣的慰藉，
浸透了我的灵魂与心意，
而极度的耻辱令我战栗，
可耻之事令我畏惧，
这都来自那名男子，
他毫无爱意地将我占据。
让我这被诅咒之人远离你！
让我承受谴责，而尊严就在谴责里！
你这纯洁之人，我不得不逃离，
你这神圣之人，我永远无法属于你。
我会将耻辱带给自己的兄弟，

令追求我的朋友蒙受羞耻。

齐格蒙德：

你蒙受羞耻，

那恶人要用血来祭！

所以我不再逃离，等敌人来这里，

在这里杀死仇敌。

等我将诺通剑插进他的心脏里，

你便了却了复仇的心意！

齐格琳德：

听那号角声，你可听见那呼喊的声音？

愤怒的咆哮声围拢了这里，

这声音传自森林与沼地。

洪丁已从沉睡中醒来站起，

将族人与猎犬聚集在一起。

恶人们追赶时的嚎叫此伏彼起，

狂野的喊声惊天动地，

为的是那被破坏的婚誓！

齐格蒙德，你在哪里？我能否再看到你，

温柔可爱、热情洋溢的兄弟？

让你那星星般的眼睛再一次向我闪闪熠熠，

不要将遭谴责的女子的亲吻抗拒！

听，那是洪丁的号角的声音！

他的帮凶武装到了牙齿。

面对猎犬的狂吠，

宝剑也无益。

齐格蒙德，把它抛弃！齐格蒙德，你在哪里？

在那里！我看见了！你的面色令人恐惧！

猎犬龇牙咧嘴地扑向人体，

它们对你高贵的目光毫不在意，

恶狠狠地向你的脚咬去，

你倒下了——宝剑四分五裂，脱手而去，

是大树将它折碎的！

齐格蒙德，我的兄弟，我的兄弟——

齐格蒙德：

妹妹！亲爱的！

第四场

布伦希尔德，齐格蒙德。

布伦希尔德：

齐格蒙德，注意！

你要跟随我而去。

齐格蒙德：

你是何人？看上去既严峻，又美丽。

布伦希尔德：

我的目光为死人施祭礼，

谁看到我，生命之火便燃息。

出现在战场上的，只有我自己，

谁看到我，便为我获取！

齐格蒙德：

如若我跟随你去，你要将我引向哪里？

布伦希尔德：

引向战争之主，是他将你选取，

我引你去沃尔哈拉之地。

齐格蒙德：

只有战争之主在沃尔哈拉城堡的殿堂里？

布伦希尔德：

阵亡的英雄们在那里云集，

他们用神圣的祝福欢迎你。

齐格蒙德：

我可否在殿厅里找到瓦尔宗人，我的父亲？

布伦希尔德：

你可找到瓦尔宗人，你的父亲。

齐格蒙德：

在那里欢乐地祝福我的，可有一名女子？

布伦希尔德：

祝福的女子在那里云集，

沃坦的女儿们会悲伤地致佳酿给你！

齐格蒙德：

你威严无比，

我崇敬沃坦的儿女。

但你这不朽之人，请告诉我一件事！

那做新娘的妹妹，可否来陪伴兄弟？

齐格琳德可否会拥抱齐格蒙德，在那里？

布伦希尔德；

她还要呼吸尘世的空气，

齐格琳德不会在那里看到你！

齐格蒙德：

请替我向沃尔哈拉致意，向沃坦致意，

向瓦尔宗人与所有的英雄们致意，

也向高贵的做祝福的女子们致意，

我不随你去那里。

布伦希尔德：

你看看女武神的神情有多严厉，

你必须随我去那里！

齐格蒙德：

齐格琳德在哪里受难，呼吸尘世的空气，

齐格蒙德也要留在哪里。

你的神情不会让我泄气，
永远无法阻止我留在这里！

布伦希尔德：

只要你还活着，没有谁能强迫你，
但死神的大门在催促你。
我来到这里，为的是向你传达这消息。

齐格蒙德：

今天杀死我的那英雄在哪里？

布伦希尔德：

洪丁在战斗中杀死了你。

齐格蒙德：

你的威力，
远过于洪丁的攻击！
要是你渴望地窥测时机，

选择他来猎取，

我想会在战斗中将他杀死！

布伦希尔德：

瓦尔宗人，听我的话语：

命运选择了你。

齐格蒙德：

这把宝剑，你可熟悉？

赠给我的人，赐我以胜利！

我在抗拒着你，争取胜利！

布伦希尔德：

赠它给你的人，此时将死亡赐予你。

他除去了自己附在宝剑上的威力！

齐格蒙德：

不要说话，不要让沉睡的人惊起！

可怜啊！可怜啊！那可爱的女子，
在所有忠诚的人当中，你最令人痛惜！
整个世界都在武装起来虐待你。而我是你能寄予
希望的唯一，
为了我，你在将这世界抗拒，
难道我不该将你护翼，
在战斗中显示勇气？
那赠我宝剑之人要感到羞耻，
他赐予我的是辱骂胜利！
要是我注定要死去，我决不到沃尔哈拉城堡里去，
让我留在地狱里！

布伦希尔德：
你如此轻视永恒的欢娱？
只在意那可怜的女子，
胸中充满痛楚和凄厉，
觉得此外的一切都是无所谓的？

齐格蒙德：

你显得如此年轻与美丽，

可我知道你有多么老迈龙钟、心如铁石！

如果你只会嘲讽，就请离去，

你这恶劣、无情的女子，

可你不得不幸灾乐祸地看待我的痛苦心意，

我的痛苦振奋了你，

我的苦境满足了你的嫉妒的心意，

你只是以沃尔哈拉式矜持的乐趣，

在同我唇来舌去！

布伦希尔德：

我看到困苦将你的心灵啃食，

我感受到英雄那神圣的凄迷，

齐格蒙德，我为你的女子效力，

牢牢地将她保护起！

齐格蒙德：

除了我，没有人可以触碰那纯洁的女子，
如果我要死去，先要在她睡眠时将她杀死！

布伦希尔德：

瓦尔宗人！疯狂的人！请听我的建议。
为你的后人，我可为你的女子效力，
而这后人，她欢乐地得自与你。

齐格蒙德：

这宝剑曾将忠实的人诓欺，
这宝剑面对敌人懦弱地将我抛弃，
它不能应付仇敌，
所以将友人背弃！
两条生命在取笑你，
拿去，诺通剑，这了不起的武器！

拿去它不费吹灰之力！

布伦希尔德：

等一等，瓦尔宗人！听听我的话语！

齐格琳德活着，齐格蒙德同我在一起！

我的决定是，改变决斗的结局。

我给你祝福，齐格蒙德，祝你胜利！

你可听到那呼喊声，英雄，武装起自己！

信任这宝剑，尽情挥舞这武器，

忠实地捍卫自己，

正如女武神在忠实地将你护翼！

齐格蒙德，神圣的英雄，祝福你！

我会再见到你，在沃尔哈拉城堡的殿堂里！



第五场

齐格蒙德，齐格琳德，洪丁，布伦希尔德，沃坦。

齐格蒙德：

神奇的庆典驱除了睡意，

驱除了死者幽灵的痛苦与凄迷。

女武神来到我这里，

她可获得了欢乐的慰藉？

一场残酷的战斗，

是否会令哀伤的女子畏惧？

她仍活着，看上去毫无生气，

这悲伤似在品味梦的欢娱。

让她睡去，

直至战斗开始，

让和平令她欢娱！

那呼喊我之人，正在武装自己，

我会令他罪有应得，

诺通剑会同他算账的！

齐格琳德：

愿父亲回到家里！

他还在同男孩逗留在森林里。

母亲！母亲！我需要勇气，

陌生的人们看上去既不温和，又无友谊！

浓雾弥漫，黑烟泛起，

火焰在向我们接近，

房子已着火，救命，兄弟！

齐格蒙德！齐格蒙德！齐格蒙德！

洪丁：

痛苦之士！痛苦之士！

来跟我比试，猎犬不会放过你！

齐格蒙德：

你躲在哪里，躲避我的攻击？

出来，让我看见你！

齐格琳德：

洪丁！齐格蒙德！

但愿我能看见他们！

洪丁：

在这里，你这求婚者真无耻！

弗丽卡要在这里杀死你！

齐格蒙德：

懦弱的家伙，你以为我没有武器？

你威胁人，靠的是女子，你自己来比试，

否则弗丽卡便将你抛弃！

看，我从你家里大树的树干里，

抽出了宝剑，毫不迟疑，

它的剑锋现在就要刺向你！

齐格琳德：

停下，男人们！你们先将我杀死！

布伦希尔德：

齐格蒙德，向他发动攻击！相信那武器！

沃坦：

让宝剑四分五裂，让我的矛枪打败你！

（齐格蒙德扑倒在地。）

布伦希尔德：

（对齐格琳德）

上马，我来救你！

沃坦：

（对洪丁）

过去，仆役，在弗丽卡面前跪下去，

告诉她，沃坦的矛枪已将报复了她蒙受的讥讽。

去！去！

（随着他轻蔑的手势，洪丁倒地而死。）

布伦希尔德！可恨的捣乱女子！

这可恶的行径要受到重重惩治，

我的马要追她而去！

第三幕

Scene III

前奏曲 第一场

格尔希尔德、奥尔特琳德、瓦尔特劳特、施韦尔特莱特，之后，赫尔母韦格、齐格伦娜、格丽母格尔德、罗丝韦丝、布伦希尔德、齐格琳德上。

格尔希尔德：

呼哟嘟呼！呼哟嘟呼！咳呀呀！咳呀呀！

赫尔母韦格！在这里，马在这里！

赫尔母韦格：

呼哟嘟呼！呼哟嘟呼！咳呀呀！

格尔希尔德、瓦尔特劳特、施韦尔特莱特：

咳呀呀！咳呀呀！

奥尔特琳德：

把你的牡马同奥尔特琳德的牝马放在一起，
你的棕马吃草时，喜欢同我的灰马在一起！

瓦尔特劳特：

是谁悬在你的马鞍里？

赫尔母韦格：

辛托尔特·黑格林！

施韦尔特莱特：

让棕马同灰马保持距离，
奥尔特琳德的弩马载着威梯希·伊尔明！

格尔希尔德：

我看辛梯希同威梯希彼此有敌意！

奥尔特琳德：

咳呀呀！牡马在向牝马冲去！

格尔希尔德：

好汉们的争执甚至影响了马匹！

赫尔母韦格：

棕马少安毋躁！不要破坏这安宁。

瓦尔特劳特：

呼哟呼！呼哟呼！

齐格伦娜，在这里！你逗留如此久，是在哪里？

齐格伦娜：

我有事情！别的人是否已在这里？

施韦尔特莱特、瓦尔特劳特：

呼哟嘟呼！呼哟嘟呼！咳呀呀！

格尔希尔德：

咳呀呀！

格丽母格尔德、罗丝韦丝：

呼哟嘟呼！呼哟嘟呼！咳呀呀！

瓦尔特劳特：

格丽母格尔德，罗丝韦丝！

格尔希尔德：

她们两人并肩而骑。

赫尔母韦格、奥尔特琳德、齐格伦娜：

罗丝韦丝，格丽母格尔德！

向你们这些雇佣兵致意！

罗丝韦丝、格丽母格尔德：

呼哟嘟呼！呼哟嘟呼！咳呀呀！

其他六名女武神：

呼哟嘟呼！呼哟嘟呼！咳呀呀！咳呀呀！

格尔希尔德：

牵马到草地里踏青休息！

奥尔特琳德：

让那些弩马彼此远离，

直至我们的英雄生起怒气！

格尔希尔德：

英雄的怒气已驱除了恐惧！

罗丝韦丝、格丽母格尔德：

呼哟嘟呼！呼哟嘟呼！

其他六名女武神：

欢迎！欢迎！

施韦尔特莱特：

你们两人在这里等待那英雄！

格丽母格尔德：

我们分道而骑，今天在这里相聚。

罗丝韦丝：

我们大家已聚在一起，无须再耽搁时日。

我们动身去沃尔哈拉城堡里，

为沃坦聚集勇士。

赫尔母韦格：

我们才八个人，还有一人缺席。

格尔希尔德：

布伦希尔德还逗留在那地道的瓦尔宗人那里。

瓦尔特劳特：

我们必须等待她，在这里，
父亲会向我们生气地致意，
如果他看到我们未同她在一起。

齐格伦娜：

呼哟嘟呼！呼哟嘟呼！在这里！在这里！
布伦希尔德骑着疯狂的坐骑冲向这里。

八名女武神：

呼哟嘟呼！呼哟嘟呼！布伦希尔德！咳！

瓦尔特劳特：

她将踉踉跄跄的马骑进针叶林。

格丽母格尔德：

马儿飞奔，气喘吁吁！

罗丝韦丝：

我从未见过女武神跑得狼狈如此！

奥尔特琳德：

她将什么悬在马鞍里？

赫尔母韦格：

这可不是那位英雄！

齐格伦娜：

她带的是一名女子！

格尔希尔德：

她如何找到那女子？

施韦尔特莱特：

她并不向自己的姐妹致意！

瓦尔特劳特：

咳呀呀！布伦希尔德！你难道没听见我们的声音？

奥尔特琳德：

我们帮她从马上落地！

赫尔母韦格、格尔希尔德、齐格伦娜、罗丝韦丝：

呼哟嘟呼！呼哟嘟呼！

奥尔特琳德、瓦尔特劳特、格丽母格尔德、施韦尔特莱特：

咳呀呀！咳呀呀！

瓦尔特劳特：

那强壮的马匹扑倒在地！

格丽母格尔德：

她从马鞍中匆忙地救起那女子！

奥尔特琳德、瓦尔特劳特、格丽母格尔德、施韦尔特莱特：

姐妹！姐妹！出了什么事？

布伦希尔德：

保护我脱离险地！

八名女武神：

你匆匆忙忙来自哪里？

你似在逃逸，是谁在追你？

布伦希尔德：

我这样逃逸是第一次，我受人追击，

追赶我的是父亲！

八名女武神：

你是否丧失了理智？

你在将父亲躲避？

布伦希尔德：

姐妹们，你们从岩石的顶上窥伺，

向北方望去，看父亲是否接近这里，

快，你们可否看见他到这里？

奥尔特琳德：

北方卷起了暴风雨。

瓦尔特劳特：

乌云在那里聚集！

其他六名女武神：

是父亲骑着他那神圣的坐骑！

布伦希尔德：

那狂怒的追逐者在将我追击，

he已从北方接近这里！

保护我，姐妹们！保护这女子！

六名女武神：

这女子是怎么回事儿？

布伦希尔德：

听我匆匆讲起：

齐格琳德是齐格蒙德的妹妹与新娘子。

冲着瓦尔宗人，

沃坦生起怒气。

布伦希尔德今天本当令那兄弟，

失却胜利，

但我将齐格蒙德加以护翼，

抗拒了父亲，

他亲手用矛枪将他击毙。

齐格蒙德死去，

我带着这女子逃离，

为救她，我赶到你们这里，

心里满怀恐惧，

担心遭到惩治！

六名女武神：

姐妹，你心窍被鬼迷，你做的是什么事？

可怜！布伦希尔德，可怜的你！

难道布伦希尔德不听话，

违背了父亲的神圣戒律？

瓦尔特劳特：

阴霾从北方袭到这里。

奥尔特琳德：

这里酝酿着暴风雨。

罗丝韦丝、格丽母格尔德、施韦尔特莱特：

父亲的马在嘶。

赫尔母韦格、格尔希尔德、齐格伦娜：

它在骇人地打着响鼻！

布伦希尔德：

父亲会看到她，这可怜的女子，

他威胁要将瓦尔宗人统统灭尽！

谁借给我最轻快的马匹？

让那女子敏捷地从他手里逃去。

齐格伦娜：

你也建议我们做出强烈的抗拒？

布伦希尔德：

罗丝韦丝，姐妹，借给我你飞快的坐骑！

罗丝韦丝：

就是飞，也无法从父亲手中逃去。

布伦希尔德：

赫尔母韦格，听我的！

赫尔母韦格：

我听父亲的！

布伦希尔德：

格丽母格尔德！格尔希尔德！借给我你们的马匹！

施韦尔莱特！齐格伦娜！看看我有多恐惧！

请对我忠实，就像我对你们信任无比。

救救这可怜的女子！

齐格琳德：

你不要为我忧虑，

只有死亡才对我有益！

你叫什么，女子？

你将我从战斗中抢到这里。

在作战中我本该承受打击，

承受那杀死齐格蒙德的武器。

我要死去，

同他在一起！

我远离了齐格蒙德，我要靠近你！

让我死去，这才是我所想的！

女子，如果说我不应当为这次逃离而诅咒你，

那么请认真地倾听我的求祈：

将你的宝剑插进我的心脏里！

布伦希尔德：

为爱情起见，活下去，女子！

拯救他给你的孩子，

一名瓦尔宗人生长在你的怀里！

齐格琳德：

救救我，英勇的人，救救孩子！

保护我，有力地保护我，女子！

瓦尔特劳特：

暴风雨已来临。

奥尔特琳德：

谁惧怕他，就躲起！

其他六名女武神：

如果危险迫近，就离开那女子，

没有哪个女武神能将她护翼！

齐格琳德：

救救我，救救母亲！女子！

布伦希尔德：

赶快逃去，独自逃去！

我留在这里，等待沃坦的报复之意。

我将他拖延在这里，

你趁机逃离他的追击。

齐格琳德：

我该逃向哪里？

布伦希尔德：

姐妹们哪个对东方熟悉？

齐格伦娜：

东方伸展出一片森林，

法夫纳将尼伯龙根的财宝劫持到那里。

施韦尔特莱特：

那野人一副矮小的身体，

他在一个洞穴中看护着阿尔伯里希的黄金！

格丽母格尔德：

对于一名无助的女子，那里并非不舒适！

布伦希尔德：

森林可保护她避开沃坦的怒气，

她对那片茫茫森林有所顾虑，躲着那里。

瓦尔特劳特：

沃坦已骇人地驰上岩石。

六名女武神：

布伦希尔德，听那咆哮声已迫近！

布伦希尔德：

赶快离去，向东方去！

鼓起勇气，忍受一切疲敝，

忍受饥渴、岩石与荆棘，

笑着面对折磨你的痛苦与困境！

永远清楚一件事：

女子，你在腹中怀着的，

是这世上最英武的勇士！

替他保存那有力的宝剑的碎片，

我幸运地将它们带离他父亲的作战之地，

命运会安排他重新挥舞那武器，

我为他起个名字：

“齐格弗里德”，即为胜利而欣喜！

齐格琳德：

神圣的奇迹，崇高的女子！

你的忠实可靠令我感到慰藉！

为我们所爱的人，我挽救这孩子，

我的感激之情有一天会向你绽开笑意！

祝福你！齐格琳德衷心地祝福你！

沃坦：

布伦希尔德，站在那里！

奥尔特琳德、瓦尔特劳特：

骏马与骑者已上了岩石！

所有的八名女武神：

可怜的布伦希尔德！报复就要开始！

布伦希尔德：

姐妹们，帮助我！我的心震颤不息！

他的狂怒会将我击毙，

如果你们的保护不能将他遏制。

八名女武神：

你这彷徨无主的人，不要让他看见你！

依偎在我们这里，对那呼声不要答理！

沃坦下马时满怀怒气！

急促的脚步充满报复之意！



第二场

上述的人们，沃坦。齐德格琳已经逃去。

沃坦：

布伦希尔德在哪里？那捣乱的人在哪里？

你们竟敢将她在我面前隐匿？

八名女武神：

你的震怒令人恐惧！

父亲，女儿们做了什么事？

令你匆匆忙忙，满怀怒气？

沃坦：

你们想嘲笑我？当心你们自己！

我知道，你们将布伦希尔德在我面前藏起。

离开她，她已被永远地抛弃，

正像她抛弃了自己的价值！

罗丝韦丝：

那被追逐的人逃到了我们这里。

所有八名女武神：

她寻求我们的护翼！

你的震怒令她战战兢兢，犹犹豫豫。

我们为受惊的姐妹请求你，

克制自己的怒气，

对她温和一些，克制怒气！

沃坦：

你们心太软，你们这帮女子！

你们想消解我的勇气？

我教育你们，作战时无所畏惧，

我将你们的心，

锻炼得坚强无比，

而你们这些勇猛的人却痛哭流涕，

当我要惩治不忠实的人之时。

你们在哭泣，但要知道她做了什么事，

才可为她而忧虑与哭泣。

你们中没有人，

像她那样了解我的内心。

没有人，

了解我的意志来自哪里！

她本人是

我的心意中长出的嫩枝。

而她此时切断了这神圣的联系，

不忠实地将我的意志抗拒，
公然蔑视我的旨意
对着我举起了武器，
而那只是我的心意为她制造的武器！
布伦希尔德，你可听到？我赋予了你
铠甲、钢盔与武器，欢娱与宠遇，
生命与名姓。
你听到我在抱怨你，
还在将我躲避，
难道你懦弱地要将惩治躲避？

布伦希尔德：
我在这里，父亲，我愿接受惩治！

沃坦：
我先不惩罚你，
你来惩罚你自己。

了解我心意的只有你，

你却抗拒我的心意。

你遵从我的命令，只是处于畏惧，

但你却将它抗拒。

你是我喜欢的孩子，

你却想将我抗拒；

你是我保护的孩子，

你却对我举起武器；

你是替我选择命运的孩子，

你却反对我将命运选取；

你是为我激励英雄的孩子，

你却针对我激励勇士。

你还是什么人，沃坦会告诉你，

你现在是什么人，你自己告诉自己！

你不再是我喜欢的孩子，

女武神你也不再是，

你应该告诉我，你算是什么人！

布伦希尔德：

你抛弃了我？我理解的可是这意思？

沃坦：

我再不从沃尔哈拉城堡派遣你出去；

我不让你引更多的英雄去沃尔哈拉城堡里；

你不必再将更多的勇士，

引向我的殿堂里；

在诸神飧宴之时，

你再不必递我酒具；

我再不会对你亲昵；

你被从诸神当中驱逐出去，

被不朽之人的家族所排斥；

我们再无联系；

你要从我的面前消失而去。

八名女武神：

可怜的姐妹！ 可怜的姐妹！

布伦希尔德：

你给我的一切，你都要拿去？

沃坦：

我给予你的，都要取去！

在这山顶上，我用魔法镇住你；

让你无依无靠地长睡不起；

哪个男子在路上遇到并唤醒了你，

便可俘获你这女子。

八名女武神：

停下，父亲！ 不要再念咒语！

难道要这女子夭折在那男子手里？

请听我们的祈诉！ 骇人的神祇，

将这耻辱从她身上除去！

我们仿佛像这姐妹一样遭到了咒语。

沃坦：

难道你们没有听见我实施的惩治？

不忠实的姐妹已从你们当中排除出去；

她再不能同你们并辔而行，呼吸空气；

那神奇的花卉随同她一同谢去；

一名男子会赢得她女人的爱意；

她永远顺从那名男子；

她要坐在炉灶前，要纺织，

被讥讽的人们所嬉戏。

你们可对她的命运感到惊惧？让一无所有的人

离去！

你们要远离她，同她保持距离！

你们谁胆敢朝她走近，

谁将我抗拒，

同这悲伤之人亲近，

那蠢人就要分摊她的命运。

这是我向你们做的宣示！

现在离开这里，避开那岩石！

给我尽快远去，否则自找苦吃！

八名女武神：

可怜！可怜！



第三场

沃坦，布伦希尔德。

布伦希尔德：

难道我的所作所为竟耻辱至如此，

以至于你对我的罪过做出如此羞辱人的惩治？

难道我的所作所为竟低下至如此，

以至于你对我如此贬低？

难道我的所作所为竟如此不忠实，

以至于我因犯有过错便丧失了荣誉？

讲一讲，父亲！看着我的眼睛！

排除震怒，克制怒气，

向我指明我犯的过失，

这过失令你违背心意，

背弃自己最信任的孩子！

沃坦：

问问你的行动，它向你指明了你的过失！

布伦希尔德：

我执行了你的指示。

沃坦：

为瓦尔宗人作战，可是我给你的指示？

布伦希尔德：

你说由我掌握战局！

沃坦：

但我又收回了我的指示！

布伦希尔德：

弗丽卡令你改变了原意，

你遵从的是她的意思，

你在与自己为敌。

沃坦：

我误以为你理解了我的意思，

所以惩罚你有意的抗拒，
但你以为我既愚蠢，又软弱无力！
难道我本不该报复你的叛逆，
你不值得我发这么大的脾气？

布伦希尔德：
我不明智，但我知道一件事，
你对瓦尔宗人怀有爱意。
我知道那分歧在促使你，
将这件事完全忘记。
但你想必看到了另外一件事，
它如此严重地刺痛了你的心：
保护齐格蒙德，你无能为力。

沃坦：
你既然知道，还敢将他护翼？

布伦希尔德：

因为我自认是你的双眼之一，
它被另一只眼睛所迫使，
痛苦地产生分歧，
你便不知所措地背过身去！
那只在战斗中注视沃坦背后的眼睛，
当时看到了你所没有看到的事情：
我要看着齐格蒙德，一定。
我去他那里宣布死讯，
看着他的眼睛，听见他的声音；
我感受到英雄那神圣的困境；
耳边萦绕着那勇敢的人祈诉的声音；
可怕的灾难降临给自由的爱情，
哀伤的勇气带来强有力的抗拒！
我的眼睛在看，我的耳朵在听，
深深地内心，
产生了神圣的震惊。
我懊悔而惊愕地感到羞耻，

所能想的只是为他效力，
同齐格蒙德共享死亡或胜利，
我只知道这是我要选择的命运！
你将爱灌注我的内心，
令我产生同瓦尔宗人同仇敌忾的意志，
我在内心信任这意志，故抗拒你的戒律。

沃坦：
这么说你做了我愿做之事，
但如若不那样做，会带来双重的困境？
你以为这么轻易地就可获得我的欢心？
痛苦在啃食我的内心，
极度的困境，
令我生气。

出于对尘世的爱意，
在痛苦的内心将爱的源泉封闭。
针对我自己，

我背过身去，

由于痛苦无比，

我生起勃然怒气，

由渴望而来的焦灼心意，

令我产生出可怕的意志，

在自身世界的废墟里，

结束自己永恒的哀戚。

而神圣的欢娱甜蜜地振奋了你的心意；

你欢乐地沉湎于心醉神迷，

欢笑着将爱的佳酿一饮而尽，

难道这可以掺和进我浸透在神性困境中的怨气？

引导你的是你那轻率的心意，

你已同我相脱离。

我不得不离开你，

我再不能同你在一起

商量事宜；

我们彼此分离，
再不能共同做什么事。
只要你还活着，呼吸空气，
神祇便不能接触你！

布伦希尔德：
看来愚蠢的女子不适用于你，
她惊异于你的建议，
无法理解你，
正如我自己的建议，
只向我表明一件事：
去爱你所爱过的人和事。
我不得不离去，又害怕离去，
你要同自己以前拥抱的人相分离，
同自己的另一半保持距离，
那另一半原本完全属于你，
你这位神祇，不要将这忘记！

你永恒的那一半，你不要令它不名誉，

不要招来对你的污言秽语，

你会令自己沉沦下去，

如果你看着讥讽在将我嬉戏！

沃坦：

你追随着爱的魔力，

现在不妨追随你爱的人去！

布伦希尔德：

如果我要从沃尔哈拉城堡离去，

再不同你做事与管理，

始终顺从做主人的男子，

请不要将我交给懦弱的凡夫俗子，

赢得我的人不要一钱不值。

沃坦：

你从父亲身边离去，

他无法为你做选取。

布伦希尔德：

这高贵的生灵来自于你，

她不会产生懦弱的心意。

我知道，那神圣的勇士，

诞生于瓦尔宗人的家里！

沃坦：

休再将瓦尔宗人提起！

我同你分离，也同他们分离，

嫉妒会将他们杀绝斩尽！

布伦希尔德：

那同你分离的人将他救起。

齐格琳德孕育了神圣的果实。

她承受了没有人承受的痛楚和委屈，

她即将生下怀着的孩子。

沃坦：

永远不要寻求我保护那女子，

我也不保护她腹中的孩子！

布伦希尔德：

她保存了你给齐格蒙德的武器。

沃坦：

我已将它折去！

女子，不要尽力让我泄气；

等着命运降临给你；

我无法为你做选取！

现在我要离去，远远地消失，

我在这里已过久地迟疑；

我已将疏远的人抛弃，

不能了解她有何意欲，

我要看到惩治得以实施！

布伦希尔德：

我该忍受什么，你是怎样想的？

沃坦：

我让你沉沉睡去。

谁将你这手无寸铁之人唤起，

待你醒后，你便是他妻子！

布伦希尔德：

如果将我禁锢在睡眠里，

轻易地为懦弱的人猎取，

你必须答应一件事，

这是我恐惧的求祈！

用令人畏惧的恐怖景象将我这沉睡的人保护起，

只有无畏而自由的勇士，

才会在岩石上发现我在这里！

沃坦：

这是过分的要求，这是过分的恩遇！

布伦希尔德：

你必须答应这件事，

你的孩子向你跪下，抱住你的双膝；

你尽管压迫无能之人，尽管摧残我这女子，

用你的矛枪穿透她的身体，

残忍的你，

不要将她遗弃在耻辱里！

用你的命令将火焰燃起，

让一片火海包围这岩石；

焦灼烧人的舌头与牙齿，

如果懦弱的人敢于，

接近这可怖的岩石！

沃坦：

祝福你，你这勇敢、美好的孩子！

你是我的骄傲，在我内心！

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

我要离去，

不能情意绵绵地，

祝福你再祝福你；

你不能同我并辔而骑，

也不能在飨宴时把佳酿向我递；

我失去了自己所爱的你，

我眼中的乐趣。

一片婚庆般的火焰将冲天而起，

永远不会有新郎被灼伤在这里！

火焰包围着岩石；

以令人退却的恐怖景象，

吓退懦弱的人氏，

如果胆小鬼要爬上布伦希尔德的岩石！

因为只有一种人可以将新娘娶，

那就是像我一样自由的神祇！

那一双闪烁的眼睛，

我常常欢笑着同它亲昵，

如果说战斗的乐趣配得上你的亲昵，

如果说童稚的喃喃之语是对英雄的奖励，

从你可爱的双唇中，便流露出这话语。

这一双夺目的眼睛，

常常在战斗中向我闪闪熠熠，

如果说期望在灼伤我的心意，

我期望着尘世的欢娱，

而这期望来自于狂乱的恐惧。

最后一次，

今天让我自己，

用亲吻说最后的祝福你！

我这男子很幸运，

有一颗星辰在闪闪熠熠，

我这不朽之人很不幸，

不得不同它分离。

当神祇将你离弃，

他亲吻着你的神性！

洛格，听仔细！

我现在看到你如何燃烧在这里，

将来还要看到你如何离去，

作为烈火，燃烧不息；

我同你有约契，我今天要命令你！将火焰燃起，

用火海包围起岩石！

洛格！洛格！在这里！

谁畏惧我的矛枪锋利，

便永远不会穿行火海过去！



第三部 齐格弗里德

第一幕

Scene I

前奏曲
第一场

米梅、齐格弗里德。

米梅：

强制的辛劳！无谓的艰辛！

这宝剑是我铸造得最好的，

它本该掌握在强悍者的手里，

但我铸造这宝剑，

却是给卑微的男孩子，

他将宝剑弄得支离破碎，

就好像我铸造的是儿童的玩具！

这一柄宝剑，

本不该拿在他手里，
否则他就不会将诺通剑弄得破碎支离，
但愿我能将断剑铸造在一起，
可凭我的本事，我还不知如何处理！
要是我铸造，为的是勇敢的人士，
我便可洗清自己的羞耻！
法夫纳，那巨龙，
蛰伏在阴暗的森林里，
凭着巨龙的庞大身躯，
守护着尼伯龙根人的黄金。
齐格弗里德只有孩子的力气，
也许会葬身法夫纳的腹里。
我要将尼伯龙根人的指环获取，
只有靠宝剑才可做成这事。
如若齐格弗里德将宝剑挥舞起，
诺通剑才会满足我嫉妒的心意，
可诺通剑，

我无法将它铸造起！

强制的辛劳！无谓的艰辛！

这宝剑是我铸造得最好的，

可它却无助于那唯一重要之事！

我只管敲敲打打，

因为要拿起它的，是那孩子。

宝剑被弄得支离破碎，

我若不将它铸造起，则是我的羞耻！

齐格弗里德：

咳哟！咳哟！

吃掉他，将丑陋的工匠吃下去！

哈哈！

米梅：

让那动物离去！

棕熊对我有何益？

齐格弗里德：

我们俩一起来这里，

为的是更好地折磨你，

棕熊，问问宝剑的事！

米梅：

让那野兽离去！

宝剑在那里，

今天我将它铸造完毕。

齐格弗里德：

那么你今天还没事！

棕熊，走吧，我不再需要你！

米梅：

如果你能杀死棕熊，我再累也乐意，

你为何让棕熊活着回去？

齐格弗里德：

我将更好的伙伴寻觅，

看是否有谁在家里，

在深深的森林里，

我将号角响亮地吹起，

看是否有好朋友高兴地来我这里，

我是在用号角声问讯！

一头熊来自灌木丛里，

呜呜叫着听我吹号的声音；

它比你更中我的意，

但我仍将更好的伙伴寻觅！

我用柔韧的树皮将它套起，

来问你那宝剑的事。

米梅：

我将宝剑铸造得很锋利，

剑锋会令你欢喜。

齐格弗里德：

如果剑身不牢固，

剑锋锋利有何益！

咳！这是什么玩意！

你说的宝剑就是这小刀子？

你这外行，还是把它留给自己，

我用它砍你的脑袋，也会把它砍碎的！

你还会对我吹牛皮？

讲那巨人与激烈的战事，

英勇的业绩与非凡的武器；

还说要为我铸造武器，

称赞自己的技艺，

仿佛你会什么了不起的事。

此时我拿它在手里，

这就是你为我铸造的，

一下子我就将它折得粉碎！

要不是我年少没力气，

我会自己将它铸造起，

那魔鬼又老又没意思，

我会将那恶人除去！

米梅：

你又大呼小叫，疯狂之极，

你忘恩负义，真是无耻！

难道我不是给你这坏孩子

所有最好的东西？

我为你做的好事，

你这么快就忘记！

我教你要感恩谢义，

你就从来不想思虑！

好心人指导你的事，

你要认真听取！

你却无意听取，

只是想着饮食。

我从炙叉上给你拿来烤肉，

你是否想尝尝肉汁？

我已为你煮熟了肉汁。

齐格弗里德：

我自己烤肉炙，

你自己喝肉汁！

米梅：

对爱的回敬充满恶意！

对关心报答真无耻！

我养大了你这哭哭啼啼的孩子，

用衣物温暖你弱小的躯体，

喂你饮料与吃食，

像对亲骨肉一般保护你。

让你长大，是我的希冀，
我支起你的床铺，让你安眠休息，
为你打造号角和其他玩意儿，
我强颜欢笑，为了让你欢喜，
为了让你聪明，提供你明智的建议，
将知识传授给你。

我在家里辛劳又费力，
你四处闲逛寻找乐趣，
我辛劳为你，疲敝也为你，
我这又老又可怜的侏儒耗尽了精力！
而所有这些辛劳得到的奖励，
就是你这顽童将我折磨与仇视！

齐格弗里德：

米梅，你教给我许多事，
许多事我学自于你。

但我最希望你教给我的事，

我却一向无从学起，

这就是：如何折磨你。

你给我饮料与吃食，

只是一些难吃的，

你给我支起床铺，

我却难于安眠休息，

你想教我变得更明智，

我却宁愿做个傻子。

当我双眼望着你，

会对你做的一切事均感恶心，

我看着你的行止，

看着你点头与眨眼睛，

真想折断你的脖颈，

让你无法眨眼睛！

米梅，我学会了折磨你。

你要更明智，

让我知道什么想法是徒劳的。

我跑进森林，为的是躲避你，

我又如何返回这里？

所有野兽都比你更忠实，

无论是树、是鸟还是水里的鱼，

我宁愿忍受它们，也不愿忍受你。

我如何回到这里？

为的是告诉你，让你更明智。

米梅：

我的孩子，我要告诉你，

我内心多么爱你。

齐格弗里德：

我无法忍受你，

你不要轻易忘记！

米梅：

你桀骜不驯，

令你变成坏孩子。

年轻人会哭泣，

要回到长辈的家里，

这要求就是爱意，

你渴望回到我这里，

你也就是对米梅有爱意，

你不得不对我有爱意！

当羽翼未丰的幼鸟不会飞翔时，

鸟儿在巢中将幼鸟抚育，

它对幼鸟来说有何意义，

这就形同米梅的操心，

对于你这稚嫩的幼枝，

我必须同你在一起！

齐格弗里德：

米梅，你真明智，

再来告诉我一件事！

春光里鸟儿欢唱真如意，

一只招引另一只，

这是你自己讲的事，

我想了解此事，

这似乎是雄鸟与雌鸟，

它们相爱又相亲，

彼此不分离，

将鸟巢搭起，

孵出幼鸟在巢里，

幼鸟儿纷纷振翅，

雄鸟与雌鸟将他们抚育。

树丛里成双成对的有孢子，

还有野狼和狐狸，

雄鸟叼食到巢里，

雌鸟给幼鸟来喂食。

我这才学会了，什么是爱意：

母亲永远同孩子不分离。

米梅，你喜欢的女子

在哪里，

让我称她作母亲？

米梅：

你在想什么，你这蠢孩子！

你既不是鸟儿，也不是狐狸！

齐格弗里德：

你养大了我这哭哭啼啼的孩子，

你用衣服温暖我弱小的身体，

你从哪儿得来我这小孩子？

你得到我，竟然不需要母亲？

米梅：

你应当相信我告诉你的事，

我既是你父亲，也是你母亲。

齐格弗里德：

你撒谎，可恶的骗子！

年轻人看上去同长辈相似，

这一点我幸而已获悉。

我照着明澈的水溪，

看到树木与动物的影子，

太阳与白云，

惟妙惟肖地闪现在水里，

我也盯着自己的影子，

觉得它同你根本不相似，

就像蛤蟆与闪光的鱼，

可从蛤蟆肚里爬不出鱼！

米梅：

你说的都是些胡言乱语！

齐格弗里德：

我现在还想起，

以前我琢磨的事，

我跑进森林里，为的是躲避你，

为何我又回到你这里？

我要从你这里获悉，

谁是我的父亲与母亲！

米梅：

什么？父亲与母亲？

多可笑的问题！

齐格弗里德：

我要抓住你，

要了解一些事，

但我无法顺当地了解这些事，

所以我不得不强迫你。

要是我猜中了只言片语，
我就不会向你这骗子施加强力！
快说，可恶的骗子，
谁是我的父亲与母亲？

米梅：

你差点把我弄死！
好吧！我告诉你想知道的，
告诉你我知道的全部的事。
你这忘恩负义的邪恶孩子！
现在听着，你为何对我仇视！
我既不是你的父亲，也不是你的堂兄弟，
尽管如此，你也应对我心存感激！
对我这唯一的朋友来说，你与我素无关系，
只是出于怜悯，我才收留了你，
现在我得到了不错的奖励！
我这蠢人还能期望你有什么感激？

以前有位抽噎的女子，
躺在荒郊森林里，
我把她带进洞穴里，
在温暖的火旁将她保护起。
她腹中怀着个孩子，
悲惨地将孩子生在这里，
自己翻来又覆去，
我帮助她，做我能做的事。
她的情况很危急，结果她死去，
但齐格弗里德却出世。

齐格弗里德：

我的母亲因生我而死去？

米梅：

她将你交给我来抚育，

说她愿意送我那孩子。

这可令米梅着实费力，

可好人无法推委，如果情况紧急！

我养大了你这哭哭啼啼的孩子。

齐格弗里德：

我想你常将那一天回忆！

现在告诉我，我为何取了齐格弗里德这名字？

米梅：

母亲对我说起，

她愿意这样叫你，

叫齐格弗里德，你会强壮又英俊。

我用衣服温暖你弱小的身体。

齐格弗里德：

告诉我，母亲叫什么名字？

米梅：

这我的确不知，

“我为你准备了饮料与吃食。”

齐格弗里德：

你要告诉我她的名字！

米梅：

也许我忘记了那名字？

等等，齐格琳德好像是她的名字，

她在危难中将你向我交予。

“我像待亲骨肉一般保护你！”

齐格弗里德：

我想问，我父亲叫什么名字？

米梅：

我一无所知！

齐格弗里德：

母亲可曾提起他的名字？

米梅：

她只告诉我，他已战死，

她托付给我的是遗腹子。

“让你长大，是我的希冀，

我为你支起床铺，以便你安眠休息。”

齐格弗里德：

别再唱老一套的歌曲！

要让我相信你所说的，

相信你没有胡言乱语，

就拿出来凭据！

米梅：

我还要拿出什么凭据？

齐格弗里德：

我不能凭耳朵相信你，

我不能凭眼睛相信你，

对于你说的话，你有什么凭据？

米梅：

你母亲将这个向我交与，

为我的辛劳、照料和费力，

她用这作微薄的奖励。

看，这宝剑已支离破碎！

她说，宝剑拿在你的父亲手里，

他在最后的战斗中死去。

齐格弗里德：

你要为我铸造这武器，

让我将宝剑挥舞起！

米梅，快快开始，

干得飞快地，

如果你能干什么事，

现在就来显示自己的技艺！

不要给我什么破玩意儿，

我只相信这金光闪闪的武器！

要是我发觉你偷懒，要是你干得不令我满意，

要是你对武器胡言乱语，横加挑剔，

我会收拾你这骗子，

我要给你教训！

我发誓，

今天我就要这武器，

今天我就要这武器！

米梅：

今天你要用这武器做什么事？

齐格弗里德：

走出森林，走进人世里，

再也不回这里！

我自由了，这真令我欢欣，

没有什么将我束缚与羁縻！

你不是我的父亲，

我的家在遥远之地，

你的炉灶支起的，不是我的房宇，

你的屋檐不是我的庇身之地，

海阔凭鱼跃，

天高任鸟飞，

我要飞走，我要跃起，

像狂风吹过森林，

米梅，我永远不再见你！

米梅：

等等，你去哪里？

齐格弗里德！齐格弗里德！

我坐在这里，他已离去，
我旧愁未去，又添新绪，
仿佛被钉在这里！
此刻我如何帮助自己？
如何将他留在这里？
我如何将这性急的人引到法夫纳的巢穴里？
我如何将宝剑铸造起？
炉火无法烧热这真正的武器，
侏儒的锤子无法打造这坚实的武器。
凭尼伯龙根人的妒意，
困境与艰辛，我无法打造诺通剑这武器，
无法将宝剑铸造成一体！



第二场

米梅、漂泊的旅行者（即乔装改扮的沃坦）。

旅行者：

明智的锻工，我问候你！

我这客人一路疲敝，

请允许我在你家中的灶旁休息！

米梅：

你是谁，来到荒郊森林中的我这里？

是谁在森林中对我注意？

旅行者：

“旅行者”是世人称呼我的名字，

我已旅行过很久的日子，

我已旅行过许多地区。

米梅：

那你继续往前去，
不要在我这里休息，
既然“旅行者”是世人称呼你的名字！

旅行者：
在好心人那里，我做客休息，
许多人向我显示善意，
因为谁不友善，就担心有祸端起。

米梅：
我这里总是有祸端起，
你是否想再添些祸端，给我这可怜的人士？

旅行者：
我见多识广，无所不知，
可以向人做些预示，
阻止人的麻烦事，
令人烦心的事。

米梅：

你很明智，

窥测到许多事，

但我不需要明智之士，

想一个人待在这里，

所以让游手好闲的人离去。

旅行者：

有些人说，做人要明智，

因为人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事，我告诉他们有

益的事，

我的话给他们很好的教意。

米梅：

有些人以为无所不知，

我却满足于自己的所知。

我满足于自己的理智，
不想再了解其他的事，
我请你这明智的人离去！

旅行者：

我坐在炉灶这里，
将自己的头
作打赌的赌金。
如果你无法获悉，
什么对你有益，
我的话便赢不回这赌金，
这头便是你的，
你便赢得了赌金。

米梅：

我如何摆脱纠缠不休的你？
看来必须难倒你。

我用这炉灶作赌金，

你来想想，解答问题！

我已想好三个问题。

旅行者：

我肯定三次猜中问题。

米梅：

你吹嘘，

旅行过许多地区，

旅行世界有很长日子，

现在回答我要明智：

哪个种族生活在地底？

旅行者：

尼伯龙根人生活在地底，

尼伯龙根人之家是他们的土地。

他们是黑暗的魔鬼，

黑暗的阿尔伯里希以前将他们统治！

他靠指环的魔力，

驯服了勤劳的人民。

丰富的宝藏闪闪熠熠，

都由他们积聚起。

他要将世界获取。

侏儒，你现在来提第二个问题。

米梅：

旅行者，关于一团迷雾的地底，

你无所不知，

现在直截了当地讲起，

什么种族居住在地面上的地区？

旅行者：

巨人的种族，

居住在地面上的地区，

巨人之家是他们的土地。

法索特与法夫纳是那些粗人的主子，

他们嫉妒尼伯龙根人的魔力，

夺取了巨额宝藏归自己，

将指环来夺取。

为此两兄弟发生了火并，

法索特像野兽一般倒地，

法夫纳在看护黄金。

现在你来提第三个问题。

米梅：

旅行者，关于地面上的地区，

你无所不知，

现在来真实地讲起，

什么种族居住在高高的云端里？

旅行者：

诸神居住在高高的云端里，
沃尔哈拉是他们的殿堂的名字。

他们是光明的神祇，
光明之子沃坦在将他们统治。

他用世上珍贵树木的树枝，
给自己做出矛枪一支，
那烘干了树木，令矛枪永不卷曲，
沃坦统治世界，靠的是矛枪锋利。

他忠实地信守神圣的约定，
并在矛枪上将此铭记。

沃坦将矛枪抓在手里，
谁将那矛枪抓起，
便将全世界抓在手里。

听命于他的，还有尼伯龙根人的军旅，
巨人的种族也遵从他的旨意，
所有的人都永远地
追随矛枪的强悍主子。

明智的侏儒，你来讲，

我是否回答了问题？

我的头颅，是否还保存在我这里？

米梅：

你解答了问题，将头颅赎了回去，

现在，旅行者，上路去！

旅行者：

什么事对你有益，

尽可以提起，

我的头脑无所不知。

如果说什么事对你有益，

而你却不知，

那我就要拿走你的赌金。

你不客气地向我致意，

我还曾将头颅交到你手里，

以便在炉边休息。

按打赌的惯例，我会赢了你，

要是你不能轻易地回答三个问题。

米梅，鼓起勇气！

米梅：

我离开自己的家乡久矣，

从脱离母体时起，

就在做锻工的事。

是沃坦的眼神，

将我骗到这洞穴里。

在他面前，我天生的智力无济于事，

但聪明一些于我有益。

旅行者，尽管提问题！

我不得不动动侏儒的脑子，

或许能回答出问题。

旅行者：

诚实的小个子，

你先来讲起，

何方人氏，

沃坦对他们无善意，

而他们最愿体会沃坦的善意？

米梅：

我很少听到那英雄氏族的事，

但要回答这问题。

瓦尔宗人是怀有这愿望的人士，

他们对沃坦怀有温柔的爱意，

哪怕沃坦对他们不甚顾惜。

齐格蒙德与齐格琳德出身瓦尔宗人这一支，

是一对绝望的孪生子，

齐格弗里德是他们的孩子，

是强壮的瓦尔宗人的后裔。

旅行者，我是否第一次留住了头颅给自己？

旅行者：

你准确地说出了那些人士，

我看出你狡诈多计！

你回答了第一个问题，

现在来回答我第二个问题。

一名尼伯龙根人将齐格弗里德看护起，

齐格弗里德要为此人将法夫纳杀死，

以便此人将指环获取，

做宝藏的主子。

齐格弗里德将哪把宝剑挥舞起，

才能将法夫纳杀死？

米梅：

诺通剑是这令人羡慕的宝剑的名字，

沃坦将它插在一棵大树里，

谁将宝剑拔出，从树里，

谁使用这宝剑便最适宜。

任何强壮的英雄都无能为力，

只有英勇的齐格蒙德才胜任此事，

他战斗时，拿的就是这武器，

直到沃坦的矛枪击碎了这武器。

如今一名聪明的锻工将这些碎片留起，

因为他知道，只有靠沃坦这武器，

齐格弗里德这勇敢而愚蠢的孩子，

才能将巨龙抗拒。

我这侏儒是否第二次留住了头颅给自己？

旅行者：

你是聪明人中最聪明的人士，

谁能聪明得同你相比？

但你的聪明在于，

利用幼小的英雄，

达到你侏儒的目的。

我现在来提第三个问题。

告诉我，锻造武器的聪明人士，

诺通剑这强有力的武器，

将由谁来挥舞起？

米梅：

诺通剑这武器！

噢！我感到头晕

我出了什么事？

我想起了什么事？

该死的武器，我不该偷取你！

它将我钉在痛苦和困境里！

它坚硬无比，

我无法将它铸造起，

是钉是焊都无济于事！

最明智的锻工没有了主意！

如果我不能够将它铸造起，

谁能将它铸造起？

我如何能了解奇迹？

旅行者：

你提了三个问题，

我回答了三个问题。

你提的问题漫无边际，

可你切身之事，

于你有益之事，你却想不起。

我想你真是颠三倒四，

我已将你聪明的头颅赢到手里！

听着，输了的侏儒，

法夫纳的无畏仇敌：

谁从未产生过畏惧，

才会将诺通剑重新铸造起。

我将你聪明的头颅留在这里，

将它留给这样的人士，

他从不知何为畏惧！



第三场

米梅、齐格弗里德。

米梅：

该死的光线！

是什么东西荧荧晶晶？

是什么在嗡嗡嚶嚶？

是什么在空中闪闪熠熠？

是什么跳动在这里与那里？

是什么跳动在四下里？

那里有东西在闪闪熠熠，

在太阳的光线里！

是什么在嚶嚶嗡嗡，

发出沙沙声？

那里是呜呜呼呼的声音，

那里是噼噼啪啪的声音！

它穿过森林，

直扑我这里！

一条可怕的巨龙要将我撕扯，

那巨龙要将我抓起！

是法夫纳！是法夫纳！ [\[1\]](#)

齐格弗里德：

你这骗子！

你已铸造完了？

快，宝剑怎么样了？

宝剑在哪里？

还是说你仍在锻造未毕？

米梅，你这胆小鬼！

你在哪里，你藏在哪儿？

米梅：

是你吗，孩子？

你一个人来的？

齐格弗里德：

你可是在铁砧后面藏匿？

说说，你在那里做什么事？

你是否将宝剑磨得锋利？

米梅：

宝剑？那武器？

我如何为你将它铸造起？

“谁从不知何为畏惧，

才会将诺通剑重新铸造起。”

我明白了这件事！

齐格弗里德：

你可否同我讲起此事？

还是要我来帮你？

米梅：

真正的帮助何从谈起，

我已在打赌时将头颅输去，

我将它输给了这样的人士，

“他从不知何为畏惧。”

齐格弗里德：

你是在对我胡言乱语？

你想离我而去？

米梅：

我倒想躲避，

知道何为畏惧的人士！

这一点，我想告诉你这孩子！

什么是唯一好的，我这蠢人已忘记。

爱本是我应教你的，

可惜这已经太迟！

我该如何教你学会畏惧？

齐格弗里德：

咳！是否要我帮你？

你今天做了什么事？

米梅：

只是担心你。

我陷入沉思，

考虑如何教你重要的事。

齐格弗里德：

你已掉到座位底下去，

你在那里找到什么重要的事？

米梅：

我为你而学到畏惧，

我要教你这蠢人学会畏惧。

齐格弗里德：

畏惧是怎么一回事儿？

米梅：

你还从未知道过畏惧，

就想从森林里，

跑向人世里

如果你远离畏惧，

坚固的宝剑又有何益？

齐格弗里德：

你想出坏主意？

米梅：

我讲的是你母亲的主意，

我要完成我答应的事，

不把你遗弃在狡诈的世界里，

如果你尚未学会恐惧。

齐格弗里德：

难道这是一门技艺？

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

讲出来，畏惧是怎么回事儿？

米梅：

在阴暗的森林里，

当光线暗淡时，

如果远处有呜呜呼呼的声音，

野熊在附近喘息，

杂乱的鬼火围绕着你，
呜呜呼呼的声音接近了你，
你不觉得浑身战栗，
四肢哆哆嗦嗦的？
你不觉得浑身一阵寒意，
胸中怦怦狂跳不已，
仿佛是在锤击？
如果你尚未感觉到这些事，
你就还远离畏惧。

齐格弗里德：
这肯定是非常奇特的事！
我觉得心脏跳得稳重而结实。
哆嗦与战栗，
还有那寒意，
头晕目眩与汗流如雨，
心跳与锤击，

所有这些都是我渴望的，

是我想要有的乐趣！

可是，米梅，你该如何教我学会这些事？

米梅，你该如何做我的老师？

米梅：

跟我来，我来教你，

我已想出了主意。

我知道有一条巨龙，丑恶无比，

它已将许多人咬死并吃下去，

法夫纳会告诉你，什么是畏惧，

你跟我去他的巢穴那里。

齐格弗里德：

他的巢穴在哪里？

米梅：

怪物之穴是它的名字，

它就在东面尽头的森林里。

齐格弗里德：

那么它同人世相比邻？

米梅：

人世同怪物之穴相比邻。

齐格弗里德：

你要领我去那里，

教我学会畏惧，

然后我就走进人世里！

快，将宝剑铸造起，

在人世里，我要将宝剑挥舞起。

米梅：

诺通剑？那武器？

齐格弗里德：

快快将它铸造起，

让我看看你能做什么事！

米梅：

该死的武器！

我不知如何将它铸造起。

它坚硬得仿佛有魔力，

侏儒的力量对它无济于事。

谁不知道何为畏惧，

才会掌握那技艺。

齐格弗里德：

蠢人会找出种种遁词，

你本该承认自己是骗子，

却狡猾地打诳语。

给我那东西，

你接着当骗子去！

我想必能胜任父亲的武器，

我来将宝剑铸造起！

米梅：

要是你认真学习了这门技艺，

这会儿定会对你有益。

但你学习时总是漫不经心，

你现在能胜任什么事？

齐格弗里德：

老师不能做的事，

也许孩子能做这事。

你不是常常这样说起？

你现在离去，

别干预，

否则我把你扔进火里！

米梅：

你在做什么事？

将溶浆拿起，

我煮熬它很费时。

齐格弗里德：

将熔浆拿去，

我不需要那汤汁，

我铸造宝剑，不用那玩意儿！

米梅：

你将这细致的活计

变成了粗糙的活计。

难道你要践踏那武器？

齐格弗里德：

我要看到彻底粉碎的东西，

凡是折断的东西，

我都这样处理。

米梅：

我已看得分明，

聪明人在这方面无济于事，

无论他干得多么辛勤，

这里靠的是傻人有傻福气！

宝剑已然消失，

而他并不觉得可惜！

我的岁数大得就像这洞穴与森林，

还从未见过这种事！

我真该见识见识，

如何铸造这武器，

他无畏地熔化了这武器。

那旅行者的确明白这事！

我该如何留住胆怯的头颅给自己？

如果法夫纳不教他学会畏惧，

我的头颅就交到那无畏的孩子手里！

我这可怜的人士！

可他如何能将巨龙杀死？

他是否会从巨龙那里学到畏惧？

我如何将指环夺取？

我陷入了该死的困境！

我脱离不了困境，没有了主意，

不知如何对付那无畏的孩子。

齐格弗里德：

米梅，快来这里！

我熔解的这武器，

它叫什么名字？

米梅：

诺通剑是那令人羡慕的宝剑的名字，

你的母亲告诉我这事。

齐格弗里德：

诺通剑！诺通剑！令人羡慕的武器！

你为何破碎支离？

我将这锋利的武器化作无用的东西，

我铸造着碎片，在锅里，

呼呼！咳咳！

风箱，将火吹起！

森林里有一株大树生长得枝繁叶密，

我将它伐倒在森林里，

将棕色的树皮燃起，

并将它们堆积在炉膛里。

呼呼！咳咳！

风箱，将火吹起！

大树做燃料，燃烧得多么有力，

熊熊火焰燃起，

迸射出的火星似阵雨。

呼呼！咳咳！

为我熔解这武器。

呼呼！咳咳！

风箱，将火吹起！

米梅：

他会铸造出武器，

并将法夫纳杀死。

我已预先看明这件事。

他会一下子将黄金与指环夺取，

我如何得到自己的利益？

得到这两者，要靠狡计，

并可将头颅留给自己。

齐格弗里德：

呼呼！咳咳！

米梅：

他同巨龙作战会很疲惫，

因疲惫会将饮料一饮而尽。

我将刺激的果汁收集起，

将给他喝的饮料酿造起，

饮料只须几滴，

他会不知不觉沉沉睡去。

我用他自己给自己

铸造的武器，

很容易将他除去，

这样便可获取指环与黄金。

咳！明智的旅行者，

你可知道自己愚不可及？

我的主意很缜密，它是否中你的意？

我可是找到了好主意？

齐格弗里德：

诺通剑！诺通剑！令人羡慕的武器！

将你的碎片熔解去，

你可畅游在自身的熔液里。

马上我就将你铸造成一件武器！

一团火流浇注在溶液里，

发出震撼人的咝咝声音！

它的流动变得凝滞，

停滞在溶液里，

它变得凝固且坚硬，

形成一件坚韧的武器，

马上就要将热气散去。

将水气再一次散出去，

让我将你铸造起。

诺通剑，令人羡慕的武器！

那蠢人拿着锅子，

在做什么事？

我在这里铸造武器，

难道你在那里煮垃圾？

米梅：

让学生教老师，

令锻工感到羞耻。

我年纪已大，没了本事，

还是做厨子，照顾你这孩子。

我这老人将冰块融化去，

用鸡蛋来煮汤汁。

齐格弗里德：

米梅这大师，

现在学习做吃食，

觉得锻造物不好吃。

我将他做的都扔去，

他煮的我都不想吃！

他想让我

学习畏惧，

可要由别人教我此事。

他却不教给我，

自己最擅长的事：

对什么事情都无能为力！

呼呼！

我的锤子在铸造一件锋利的武器！

呼呼！

你又黄又青的颜色映照在溶浆里，

溶浆的颜色染红了你，

你的笑容带有寒意，

冷冷地面对火热的炉子！

咳咳！咳咳！

此时溶浆的颜色染红了你，

你坚韧的硬度在将锤子躲避，

生气地向我迸射出火星之雨。

我要驯服你这难以克制的东西！

咳咳！咳咳！

米梅：

他铸造出一件锋利的武器，
会将侏儒的敌人法夫纳杀死。

我酿造饮料，将迷药掺进，
将杀死法夫纳的齐格弗里德克制。
我的计策万无一失，
欢笑将是对我的奖励！

齐格弗里德：

呼呼！呼呼！
我的锤子在铸造一件锋利的武器！
呼呼！呼呼！
我对欢乐的火星充满欣喜，
勇敢的人展示出勇气，
你对我充满了笑意，
哪怕你做出悲哀和生气的样子！

咳咳！咳咳！

靠熔浆和锤子，我很幸运，
我铸造出了你，靠有力的打击，
此时你的红晕已然褪去，
变得尽可能的冰冷与坚硬。

咳咳！咳咳！

米梅：

那指环闪闪熠熠，
是我兄弟打造起，
他掌握了魔力
和支配世界的黄金，
我要将指环获取！
我要进行统治！
阿尔伯里希曾将我管制，
我要强迫他从事侏儒们的劳役，
我要做尼伯龙根人的主子，

要指挥所有的军旅！

受轻视的侏儒要将尊荣享尽！

诸神与英雄都渴求黄金，

世人要遵从我的旨意，

要因我的震怒而战栗！

此后米梅再不劳心费力，

有别人为我将宝藏聚积。

勇敢的米梅是皇帝，

是世人的主子，在将世界统治！

米梅，你如何成就这番事？

这又有谁会知？

齐格弗里德：

诺通剑，诺通剑，令人羡慕的武器！

此刻你又装上了剑柄，

你曾破碎支离，我将你完整地铸造起，

你再不会被击得破碎支离。

先父失去了这武器，

活着的儿子将它重新铸造起，

宝剑的光芒向他泛起笑意，

宝剑的锋芒削铁断金。

诺通剑！诺通剑！令人羡慕的武器！

我重新将你的生命唤起。

你曾死了一般破碎支离，

如今你光芒四射，坚韧锋利。

向强盗展示你有多锋利！

杀死坏人和骗子！

米梅，你这锻工，看，

齐格弗里德将宝剑铸造起！



[1] 法夫纳夺得指环后，化身巨龙。——编注

第二幕

Scene II

前奏曲 第一场

阿尔伯里希、旅行者、法夫纳。

阿尔伯里希：

我守候在怪物之穴前面，在夜幕沉沉的森林里，

我的耳朵在倾听，我的眼睛在窥伺。

你是否已破晓，怯懦的白日？

你是否在黑夜中露出了微熹？

那里是什么在闪闪熠熠？

它的光线愈来愈清晰。

似白驹过隙，穿越在森林里。

难道是屠杀巨龙的人已然临近？

难道是杀死法夫纳的人已来到这里？

光线消失，

它从视线中离去。

夜色重新笼罩起。

是谁隐隐约约地临近，在阴影里？

旅行者：

我在夜间来到怪物之穴这里，

是谁在那阴影里？

阿尔伯里希：

你竟敢来这里！

你要做什么事？

快快离开这里！

你这窃贼真无耻！

旅行者：

夜间的阿尔伯里希，你怎么在这里？

你在守卫法夫纳的房子？

阿尔伯里希：

你准备做新的坏事？

不要逗留在这里，快快离去！

这苦难之地已受够了瞒欺。

你这无耻的人快快离去！

旅行者：

我来看看要发生什么事，

不是来做什么事。

谁会将旅行者阻止？

阿尔伯里希：

你满肚子诡计！

想让我合你的意，

像当初一样愚不可及，

被你这坏人控制，

让指环再次，

落到你的手里！

注意！我熟悉你的本事，

你的弱点在哪里，

对我也不是秘密。

你用我的宝藏付赎金，

用我的指环付酬给巨人，

他们为你将城堡营造起。

你从前同反抗者订立的约定，

你统治世界的矛枪上铭记着那文字，

它保存到了如今。

你不能从巨人手中夺取，

作为酬金付给他们的东西。

否则你会毁灭你的矛枪的威力。

手中掌握的权力，

会变得像糟糠一般无益！

旅行者：

协议那珍贵的文字，

不会让你将我控制，

它的力量令我将你控制，

我会靠它取得胜利。

阿尔伯里希：

你装作强悍无比，

但心中充满恐惧！

我的咒语

令守护宝藏的人死去。

谁继承他的黄金？

那令人羡慕的黄金，

也许会重新回到尼伯龙根人手里？

对此我殚精竭虑！

如果我重新将宝藏攫取，

会做得有别于愚蠢的巨人，

我会运用指环的魔力，
令守护宝藏的英雄们战栗！
我要摧毁沃尔哈拉的巍峨宫宇，
将世界治理！

旅行者：
我明白你的心意，
但觉得它不足为虑。

谁得到指环，就可做主子。

阿尔伯里希：
你说得多么忧郁，
我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件事。
靠那英雄的儿子，你才有这番勇气，
他同你血脉相亲。
你培养一个孩子，
让他明智地排除你的畏惧，

因为你自己无法破坏协议。

旅行者：

不要抱怨我，要抱怨你的兄弟。

给你带来危险的，是你的兄弟。

他将一个孩子引到这里，

为他将法夫纳杀死。

他不了解我的事，

利用孩子，为的是那尼伯龙根人自己。

所以我告诉你，

做对自己有益的事！

听我的话，保护好自己！

那孩子不知道指环的事，

但米梅会告诉他这件事。

阿尔伯里希：

你不会染指那黄金？

旅行者：

我爱的人，会自己保护自己，

他是赢还是输，全凭他自己。

英雄只会对我有益。

阿尔伯里希：

同我争夺指环的，只是米梅一人？

旅行者：

除了你，只有他想得到黄金。

阿尔伯里希：

尽管如此，我也得不到黄金？

旅行者：

一名英雄来到这里，将宝藏夺取，

两个尼伯龙根人对黄金有贪欲。

守护指环的法夫纳会被杀死，

谁将他杀死，便将指环夺取。

你还想知道什么事？

巨龙在那里。

你去警告他死神已临近，

或许他会自愿地将那玩意交给你。

我可为你将他唤起。

法夫纳，法夫纳，醒来，巨龙！

阿尔伯里希：

那野兽在做什么事？

他真会给我那东西？

法夫纳：

是谁将我从沉睡中唤起？

旅行者：

有人来这里，

为的是告诉你，

他会饶你不死，
如果你拿自己守护的黄金，
同自己的生命换取。

法夫纳：

他要做什么事？

阿尔伯里希：

法夫纳，醒来，巨龙，醒来！

一名雄壮的英雄来到这里，
要同你比试比试。

法夫纳：

我正饿着肚子。

旅行者：

那孩子力量无比，
他的宝剑无比锋利。

阿尔伯里希：

只有他才对指环有贪欲，

你拿指环给我作赏金，

我会为你作战去，

你守护着黄金，

可以长寿，且无忧无虑！

法夫纳：

我躺在这里，守护着自己的东西，

让我安然睡去！

旅行者：

阿尔伯里希，看来情况不如意。

但你不要骂我是骗子！

想想我给你的建议！

所有的事都有它的规律，

对此你无能为力。

我现在离去，留你在这里！

同你的兄弟米梅再试试，

巨龙怎样，你已熟悉，

你会了解到，还会发生什么事！

阿尔伯里希：

他已骑马离去，

留下我充满忧虑。

你尽管嘲笑我，

你们诸神浅薄无知、纵情欢娱！

我会看到你们都要变得软弱无力！

只要黄金在阳光中闪闪熠熠，

聪明人就会将它看护起。

他会向你们施以狡计！



第二场

米梅、齐格弗里德、法夫纳、森林鸟。

米梅：

我们到了，我们停在这里！

齐格弗里德：

我该在这里学习畏惧？

你把我远远地引到这里，

在深夜里，

我们两人走在森林里。

现在，米梅，你该离去，

如果我不在这里，

学习自己该学习的，

那么我将一个人走下去，

最终摆脱你！

米梅：

亲爱的人，要对我有信心！

此时此刻你不学习畏惧，

在彼时、在彼地，

你将好好地学习畏惧。

你可看见洞口，在阴影里？

那里有一条巨龙，残忍无比，

它有着庞大的身躯，

血盆大口令人惊惧，

那恶龙可一下子

将你完整地吞下去。

齐格弗里德：

最好将他的血盆大口封闭，

我不会让他吃掉的。

米梅：

他喷出的口水是有毒的，

谁身上溅上了他的口水，

肉和骨头都化成水。

齐格弗里德：

我跳到巨龙身边去，

便不会溅上有毒的口水。

米梅：

他拖着蛇形巨尾，

谁被它缠绕得紧紧的，

肢体会破碎得像玻璃！

齐格弗里德：

我双眼会将怪物注视，

避开那摇摆的巨尾。

你告诉我，

巨龙可长有一颗心？

米梅：

它坚硬的心脏庞大无比！

齐格弗里德：

它心脏的位置，

可是在有心跳声那里，

同人与动物无异？

米梅：

孩子，巨龙也是这样的。

现在你也许产生了畏惧？

齐格弗里德：

我要将诺通剑插进巨龙心脏里！

这是否就叫做畏惧？

你这老头子，

难道这就是你能教我的所有的事？

滚一边去，

我在这里学不到畏惧。

米梅：

稍等！

我说的，你还不可理喻。

你必须亲自倾听与注意，

然后你便明白了那意思！

如果你模糊了视线，

感到地转天旋，

心跳怦怦然，

那时你会感谢我领你到这里，
你会想起米梅是如何爱你的。

齐格弗里德：

你对我毫无爱意！

这话我不是对你说起？

赶快离去！

让我一个人留在这里，

否则我不会久久留在这里。

再不要将爱的话提起！

你点头与眨眼的样子令人恶心，

何时我才再也看不见你？

何时我才能摆脱你？

米梅：

我留你在这里，

我待在水泉那里，

你尽管站在这里，

待到旭日东升时，

要将巨龙注意。

他会从洞穴中爬到这里，

随后卷起身子，

在水井旁畅饮。

齐格弗里德：

米梅，你要待在泉水那里，

我会将巨龙赶到那里。

待巨龙将你吞下去，

我才会将诺通剑插进它的腰里。

所以，听我的建议，

你不要去泉水那里，

能走多远就走多远的，

永远不要再回到我这里！

米梅：

苦战之后，

你想必不会阻止我给你饮食。

如果你需要人出主意，

或者感到畏惧，

尽管向我呼吁。

齐格弗里德与法夫纳，法夫纳与齐格弗里德，

愿这两人同归于尽！

齐格弗里德：

他不是我父亲，

对此我感到欣喜！

此时我才喜欢清新的森林，

此时我才感到每日的欣喜，

因为那讨厌的人同我再无关系，

我再也不会同他相遇！

我的父亲长得什么样子？

想必同我是一个样子！

米梅的儿子，

想必同他长得相似。

同样的灰不溜秋、丑陋之极，

驼背矮小、蜷在一起，

双耳耷拉、眼睛陷下去——

让他见鬼去！

我不想再同他相遇！

我的母亲长得什么样子？

这我根本无从思虑！

她那明亮的眼睛，

想必像雌鹿一般艳丽，

只是更加美丽！

她将我降生在世，

可她为何死去？

难道所有的母亲，

都会在生孩子时死去？

这真令人悲戚！

我这儿子真想见见自己的母亲！

我的母亲

是个人间的女子！

你这可爱的鸟儿，

我还从未听过你的声音，

你的家可是在这森林里？

我听不懂你甜蜜的话语，

也许你在对我讲起，

我亲爱的母亲？

一个侏儒同我讲起，

人们可以

懂得鸟儿的言语

而这如何可以？

我试着回应鸟儿的聲音，

用草茎吹出的声音同它相似！

我不唱歌词，只哼调子，

唱出它的话语，

也就懂得了鸟语。

鸟儿沉默无语，在侧耳倾听，

我继续唱下去，

似乎唱错了调子，

我用草茎

无法唱出欢乐的调子。

小鸟儿，我想自己愚不可及，

向你学习，可不是件容易事！

那倾听者真调皮，

令我羞愧不已。

它没有倾听，只是在窥伺。

哈哈！你来听听我的号角声。

用那破草茎，我实在不行。

现在你来倾听，

欢乐的森林中的调子。

我同你一起，将可爱的伙伴寻觅，

狼与熊是最好的。

我来看看，

歌声将谁引到这里，

是否是我喜欢的伙计？

哈哈！我的调子，

为我招来了可爱的东西！

你的确是我的伙计！

法夫纳：

是什么在那里？

齐格弗里德：

你是动物，

却会说话语，

也许我可向你学习什么事？

我不知何为畏惧，

你可否教我此事？

法夫纳：

你如此傲慢无礼！

齐格弗里德：

我怎么知道，是傲慢还是有勇气！

但我来到你这里，

你却不教给我畏惧！

法夫纳：

我想畅饮，

还找到了吃食！

齐格弗里德：

你向我张开小嘴皮，

露出里面的牙齿！

最好将你的嘴封闭，

因为它张得太大了！

法夫纳：

我的嘴不惯于胡言乱语，

而是适于来吃你。

齐格弗里德：

呼呼！你这家伙凶残无比！

让你咀嚼，这实在令我恶心。

你看上去，

马上就要死在这里。

法夫纳：

过来，你这大言不惭的孩子！

齐格弗里德：

注意，

大言不惭的人已接近你！

（他抽出宝剑，跳向法夫纳，将宝剑插入法夫纳的心脏。）

你这家伙要倒下去，

诺通剑已插入你的心脏里！

法夫纳：

你是谁，勇敢的孩子？

你将宝剑插入我的心脏里。

谁给了你勇气，

让你做出杀我的业绩？

你想象不出，

自己做的是什么事。

齐格弗里德：

我还不懂许多事，

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杀死你，

是因为你激起了我的勇气。

法夫纳：

你这眼睛水汪汪的孩子，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你杀的是谁，

我来告诉你。

在巨人的种族里，

有名的是法索特与法夫纳两兄弟，

如今他们都死去。

为了诸神交出的那该死的黄金，

我将法索特杀死，

变作巨龙看护着黄金，

法夫纳，最后的巨人，

被你这英雄杀死。

看清楚，勇敢的孩子，

我诱使你这盲目的人做出这番业绩，

现在将你的死讯告诉你！

留心我的话，注意你的结局！

齐格弗里德：

告诉我我的身世，

你这野兽看起来很明智，即使已然垂死，

你从我的名字便可知道我的身世，

齐格弗里德是我的名字。

法夫纳：

齐格弗里德.....

（他死去。）

齐格弗里德：

死人不会透露任何信息。

我要靠宝剑指引自己。

我热血沸腾，仿佛烈火燃烧不已！

（他不自觉地用手将嘴边的血擦去，若有所思地愈发注意到森林鸟的歌声 [\[1\]](#) 。）

森林鸟似乎在对我如诉如泣！

难道这是因为我品尝到了鲜血？

那鸟儿真稀奇，

我感到，它仿佛在对我低语！

森林鸟的声音：

齐格弗里德掌握了尼伯龙根人的黄金！

你到洞穴里便可找到黄金！

你若是将隐身盔获取，

便可做出非凡的业绩。

你若是将指环获取，

便可将全世界统治！

齐格弗里德：

可爱的森林鸟，谢谢你的建议！

我乐意遵从你的呼吁！

第三场

阿尔伯里希、米梅、齐格弗里德、森林鸟。

阿尔伯里希：

可恶的伙计，

你匆匆忙忙地要去哪里？

米梅：

可恶的兄弟，我要杀死你！

你来这里有什么事？

阿尔伯里希：

你是否贪图那黄金？

是否要将我的财宝都吞去？

米梅：

这是我的地盘，你快离去！

你来这里找什么东西？

阿尔伯里希：

你恶言恶语，

难道是我打搅了你暗地里做的事？

米梅：

我千辛万苦做出来的东西，

我不应失去。

阿尔伯里希：

你可曾将莱茵河的黄金夺取？

你可曾用指环焕发出魔力？

米梅：

隐身盔可将人的身形隐匿，

是谁将它打造的？

你觉得需要那东西，

它就是你的？

阿尔伯里希：

你这一知半解的东西，
能有什么本事？
靠指环的魔力，
我才赋予了侏儒以技艺。

米梅：
指环难道是你的？
巨人从你这懦夫手中将它夺去！
我施以狡计，
赢得你失去的东西归自己。

阿尔伯里希：
靠孩子的业绩，
吝啬鬼才能这么小气。
指环根本不属于你，
而属于光明之子！

米梅：

我将他抚育，
他用指环作酬金，
偿付我的辛勤，
我早就想要这酬金！

阿尔伯里希：
因为养育了那孩子，
吝啬卑微的仆役，
就无耻地想做皇帝？
恶狗再无耻，
戴那指环也比你更合适。
你永远别打指环的主意！

米梅：
那指环给你，
你将它收藏起，
你做主子，但要把我当兄弟！

我拿指环

换取隐身盔那玩意，

我们分配战利品，这样对我们两人都有益。

阿尔伯里希：

你要跟我，

将隐身盔换取？

你真是满肚子狡计！

这样面对你的狡计，

我永无安睡之日！

米梅：

你不愿分配战利品？

也不愿换取东西？

我应当两手空空地离去？

得不到任何酬金？

你不想留给我任何东西？

阿尔伯里希：

不给你留任何东西！

你不能拿走一根钉子！

米梅：

那么无论是指环，还是隐身盔那玩意儿，

我都不给你！

我不再跟你换什么东西！

我要召唤齐格弗里德来对抗你，

那鲁莽的英雄，

挥舞宝剑的战士，

会对付你，我的兄弟！

阿尔伯里希：

你转过身去，

他正走出洞穴来这里！

米梅：

他肯定拿来了那儿童的玩意儿。

阿尔伯里希：

隐身盔在他手里！

米梅：

指环也在他手里！

阿尔伯里希：

那指环，真该死！

米梅：

让他把指环给你，

我还会将它夺取！

阿尔伯里希：

它终究要归属于

它的主子！

齐格弗里德：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对我有益，

但我将你们拿起，

从洞穴中堆满的黄金里，

因为有人给我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你们这些装饰可证实今日之事，

可让我想起，

我在战斗中将法夫纳杀死，

却还未学会畏惧！

森林鸟的声音：

隐身盔与指环，

已是齐格弗里德的东西！

对不忠实的米梅，不要相信！

齐格弗里德要分辨仔细，

阿谀奉承的话语！

心中要有主意，

便可理会米梅的意思，

品尝了鲜血，会对人有益。

米梅：

他在沉思，琢磨战利品的价值。

还有一名明智的旅行者逗留在这里，

用狡猾的方式，

给那孩子出主意。

此时侏儒有双倍的狡计，

设下诡计中的诡计，

让我用可信的话语，

迷惑那固执的孩子。

齐格弗里德，欢迎你！

勇敢的人，告诉我，你是否学会了畏惧？

齐格弗里德：

我还没有找到老师！

米梅：

那巨龙，

你是否已杀死？

那可是个不好的伙计！

齐格弗里德：

尽管他残酷无比，

我还是对他的死感到惋惜，

因为还有许多无耻的骗子，

活着而未被杀死！

我真想将他们杀死，

较之对巨龙，我对他们更仇视！

米梅：

别着急，

你看见我的时间不长了，

我会令你双眼紧闭，

永远睡过去！

我让你做的事，

你都完成了，

现在我所想的，

只是将你的战利品夺取。

我想，我会成功的，

因为蒙蔽你很容易！

齐格弗里德：

你在考虑，如何将我收拾？

米梅：

怎么，难道我说了这事？

齐格弗里德，听我说，我的儿子！

我从内心里，

讨厌你与你的处世方式，

我不是出于爱才抚养了讨厌的你，

我的辛劳为的是黄金，

那宝藏在这法夫纳手里。

齐格弗里德，我的儿子，

你已亲眼看到那黄金，

如果你不能善意地把黄金交到我手里，

你就应当把自己的生命交到我手里！

齐格弗里德：

我喜欢听你说，对我有敌意，

可难道我的生命也要交到你手里？

米梅：

我是不是刚刚说起这事？

你理解错了我的意思！

看，你战斗艰苦，力尽精疲，

拖着喘息不定的身体，

我这关心你的人毫不迟疑，

拿来饮料让你恢复精力。

当你铸造宝剑时，

我煮出了汤汁，

你将它喝下去，

我可拿走你珍贵的宝剑，

以及隐身盔和黄金。

齐格弗里德：

你可是想夺去

我的武器

和我得到的指环与战利品？

米梅：

你理解错了我的意思！

我可曾说出这样的话？

我百般尽力，

靠阿谀奉承来掩饰自己暗地里的意思，

而你这蠢孩子理解错了所有的事！

伸出耳朵听仔细：

听清米梅的意思！

将这饮料喝下去！

我的饮料常常让你恢复精力，

哪怕你恶言恶语没好气。

我给你的东西，

你一向来者不拒。

齐格弗里德：

我真想将饮料一饮而尽，

你是如何将它酿造的？

米梅：

你尽管喝下去，相信我的手艺！

马上你便会昏昏迷迷，

失去知觉与理智，

伸直了四肢。

你尽管躺倒在这里，

我可以轻易地，

取来战利品并藏匿起，

待你醒来时，

我再不会安全地面对着你，

即使我有指环在手里。

所以我要拿起那武器，

你将它磨得很锋利，

将你这孩子的头砍下去，

这样我既得到了指环，也太平无事！

齐格弗里德：

你要趁我熟睡时将我杀死？

米梅：

我想做什么事？我可曾说起？

我只是想将这孩子的头砍下去！

我对你并不那么仇视，

对于你的恶言恶语，

对于我羞耻的艰辛，

我没有什么可报复的。

我不可犹豫，

要将你除去，

否则我得不到战利品，

阿尔伯里希也在向你窥伺。

瓦尔宗人，沃尔夫的儿子，

喝下饮料赴死去，

哈哈！你再也喝不了其他的东西！

（齐格弗里德抽出宝剑，他像突然感到一阵恶心一般，向米梅狠狠砍了一剑，米梅马上摔倒在地。）

齐格弗里德：

让你尝尝我的宝剑，可恶的骗子！

阿尔伯里希的声音：

哈哈！哈哈！

齐格弗里德：

诺通剑偿还了赎金，

我就是为这才将它铸造起。

让你躺在黄金上，在洞穴里！

为了黄金，你施出百般诡计，

现在宝物全都归你！

再给你个看护黄金的人，

让他看护着你，提防有人窃取！

你这黑色的巨龙也躺在这里，

守护着闪光的黄金，

同那贪图战利品的敌人在一起，

这样你们两人都平安无事。

经历过战斗，我燥热不止，

浑身的热血沸腾不息，

头颅仿佛有针刺。

太阳已高高升起，

从蔚蓝的天空里，

射向我的头顶这里。

我多想在树下透透清新的空气！

可爱的小鸟，

我们被打扰了这么长的时日，

我想再次倾听你的声音，

我看到你，

舒适地在枝头栖息，

有姐妹与兄弟，

欢唱纷飞地围绕着你，

如此温情与惬意！

但我形单影只，

没有姐妹与兄弟，

我的父亲阵亡，我的母亲死去，

而我从未见过他们，我这儿子！

一个讨厌的侏儒是我唯一的伴侣，

我们从未有过爱的情意，

那狡猾的人只会对我施狡计。

我不得不将他杀死！

可爱的小鸟，我想问你，

你可愿做我的好伴侣？

你可愿给我出好主意？

我常常在沉思，却想不出主意，

你是我信任的人，会出好主意，

你已经给我出过好主意，

现在唱起来，我想倾听你的声音。

森林鸟的声音：

齐格弗里德，你已将可恶的侏儒杀死，

我知道还有一名高贵的女子，

睡在高高的岩石那里，

火焰包围着她的领地，

你穿过那片火焰之地，

唤醒那位未婚妻，

布伦希尔德便属于你！

齐格弗里德：

美妙的歌声令人如醉如痴！

我的内心澎湃不已！

你点燃起我的内心！

是什么令我内心澎湃不已？

可爱的朋友，告诉我此事！

森林鸟的声音：

我忧喜参半地歌唱着爱情，

忧喜参半地唱出我的歌声，

渴望爱情的人才会听懂！

齐格弗里德：

欢乐的欢呼声发自我心底，
我要走出森林，走上那岩石！
可爱的鸟儿，再告诉我一次，
我可是要穿过那火焰之地，
唤醒那未婚妻？

森林鸟的声音：

去将布伦希尔德迎娶，
懦弱的人不会将她唤起。
唤醒她的人，不知何为畏惧！

齐格弗里德：

我这愚蠢的孩子，
不知何为畏惧，
我的鸟儿，我就是这样的人氏！
今天我还在无谓地努力，
向法夫纳学习畏惧。

此时我要欢乐地离去，

向布伦希尔德学习畏惧！

我如何找到路，去岩石那里？

你为我将道路指示，

你振翅飞起，我跟随着你！



[1] 齐格弗里德无意中沾到了巨龙法夫纳的血，从而开始听得懂鸟儿的话语与歌声。

——编注

第三幕

Scene III

前奏曲
第一场

旅行者、埃达。

旅行者：

醒来，英灵！醒来，英灵！

我将你这沉睡的人从长眠中唤起。

醒来！醒来！我将你唤起！

走出迷雾缭绕的墓地，

走出黑夜沉沉的土地！

埃达！埃达！永恒的女子！

走出神秘的土地！

我唱出唤醒你的歌曲，

将你从意识的睡眠中唤起。

你无所不晓，你无所不知！

埃达！埃达！永恒的女子！

醒来，英灵！醒来，英灵！

埃达：

歌声在响亮地呼吁，

他的魔力格外有力。

我被唤醒，从意识的沉睡里。

是谁驱除了我的睡意？

旅行者：

是我唤醒了你，我使用魔力，

驱除了你的睡意。

我穿行在世界上，

到过许多地区，获得许多信息，

和极其明智的建议。

要传达信息，没有人比得上你，
你熟悉有什么埋藏在地底，
保存在山谷、水流和空气里。
哪里有什么东西，哪里便有你的气息，
有谁在思考，便是在听从你的主意，
人们说，你无所不知。
我只有将你从沉睡中唤起，
才能向你打探消息！

埃达：

我沉睡在梦境里，
我借梦境来沉思，
有沉思才会有无所不知。
可当我沉睡时，
命运女神保持着清醒。
她们编织着命运之网，
编织得很虔敬，据我所知，

你为何不向命运女神问讯？

旅行者：

命运女神受世人的控制，

她们做不成什么事。

而你无所不知，

我想听取你的建议，

如何将已开始的事情遏止？

埃达：

男人的业绩让我不知何为勇气，

我虽无所不知，

却曾受一个人的控制。

我为沃坦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子，

他选择她接待英灵。

她明智而又英勇，

你为何将我唤起，向我打探消息，

而不去问问埃达与沃坦的孩子？

旅行者：

你指的可是女武神，

布伦希尔德那女子？

她抗拒了控制战局的父亲，

当时父亲也在竭力克制自己。

要求控制战局的人所做的事，

他自己并不愿意，

那抗拒的女子熟知此事，

勇于自己承担起事情，

布伦希尔德便加入战局。

控制战局的父亲惩罚了那女子，

让她沉沉睡去，

她便沉睡在岩石那里。

只有勇敢的人才能将她唤起，

并娶她做妻子。

这样我如何能向她提问题？

埃达：

自从我醒来时，我已困惑不已，

世界变得混乱而无秩序！

女武神是接待英灵的孩子，

却被困在沉睡里，

正当无所不知的母亲沉睡时？

教育她抗争的人，却惩罚抗争的女子？

引发她做出这番业绩的人，却对这番业绩大发怨气？

维护正义的人，维护着言誓，

他竟靠伪誓违背了正义？

还是让我下去，

沉睡让我变得一无所知！

旅行者：

我不让你这母亲离去，

因为我有强大的魔力。

你曾经不知不觉地

给沃坦勇敢的心中带来忧郁，

你的无所不知，

让他畏惧那悲惨的结局，

令他的勇气束缚在畏惧里。

你是世上最明智的女子，

告诉我，

如何战胜诸神的忧郁？

埃达：

你自称旅行者，但你并非如此！

你这鲁莽的野人，

为何搅扰英灵的沉睡？

旅行者：

你并非自认的那样无所不知！

智慧之母已江郎才尽。

面对我的意志，你的智慧无济于事。

你可知道沃坦的意思？

你这一无所知的人，我告诉你，

你一直在沉睡得无忧无虑！

只要诸神的结局符合我的心意，

我便再无畏惧。

我陷入矛盾痛苦的心情里，

曾绝望地做出决定，

并欢快地将这决定来实施。

我曾极不情愿地，

将世界牺牲给尼伯龙根人嫉妒的心意，

此时我要将自己的遗产，

交付到神圣的瓦尔宗人手里。

我所选择的人，对我一无所知，

一名勇敢的孩子，从未得到过我的建议，

却将尼伯龙根人的指环获取。

他一片爱心，全无嫉妒之意，
阿尔伯里希的咒语对这高贵的人无济于事。
因为他不知何为畏惧。
这名可爱的英雄人士，
要将你为我生下的布伦希尔德唤起。
待你睿智的孩子被唤起，
会成就尘世的业绩。
所以你闭上眼睛，尽管睡去，
在梦境中瞻望着我的结局！
待永远年轻的人们成就业绩时，
诸神会心甘情愿地退去。
埃达，带着你的畏惧，
带着你的忧虑，
沉沉地睡去！

第二场

旅行者、齐格弗里德。

旅行者：

我看到齐格弗里德走近这里。

齐格弗里德：

我的小鸟远远飞去，

振动翅膀，唱着甜蜜的歌声，

欢乐地为我将道路指引，

此时它离我而去！

最好我自己找到那山顶的岩石，

我的向导指引我去那里，

现在我要走向那里。

旅行者：

孩子，你的道路通向哪里？

齐格弗里德：

有人说起，

我的路通向那里。

我在寻找一块岩石，

它被包围在一片火海里，

那里沉睡着一名女子，我要将她唤起。

旅行者：

谁告诉你，要寻找那岩石？

谁教你渴望那女子？

齐格弗里德：

一只森林鸟为我将道路指引，

它告诉了我好消息。

旅行者：

一只小鸟或许有话讲起，

但没有人能听懂它的话语。

你如何能理解它的歌声的含义？

齐格弗里德：

一条巨龙的鲜血于此有益，

我在怪物之穴中将它杀死。

它的鲜血刚刚将我的舌头浸湿，

我便听懂了鸟儿的话语。

旅行者：

你将巨龙杀死，

是谁鼓励你，

去面对巨龙，它庞大有力？

齐格弗里德：

一个坏侏儒米梅教我去做这件事，

他想教我学习畏惧。

但我将宝剑挥舞起，

将巨龙杀死，

是巨龙促使我做这事，

因为它向我张开了獠牙巨齿。

旅行者：

是谁将宝剑铸造得如此锋利，

让它杀死了强敌？

齐格弗里德：

铸造宝剑的是我自己，

锻工对它无能为力，

没有宝剑，我做不成任何事。

旅行者：

谁将宝剑的碎片留起，

让你将宝剑铸造起？

齐格弗里德：

对此我一无所知。

我只知，

碎片对我无益，
所以将宝剑重新铸造起。

旅行者：

我想也是这样的！

齐格弗里德：

你可是在讽刺？

你这爱提问题的老人，不要再提问题！

放我离开这里！

如果你能为我指引道路，就快快说起，

如果不能，就休再言语！

旅行者：

要有耐心，如果你认为我是老人，孩子，

就要对我有敬意。

齐格弗里德：

这倒不是坏事！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就有个老人横在我的路里。

现在我要将他撵到一旁去。

你要是再将我的路阻止，

我告诉你，

你就会像米梅一样无法离去！

你到底是什么样子？

干吗戴一顶大帽子，

为何要将自己的脸遮起？

旅行者：

旅行者就是这副样子，

他走路时要遮风避雨。

齐格弗里德：

你的一只眼睛已失去，

肯定是有人将它挖去，
因为你固执地横在路里！
现在你快快离去，
否则你很容易，
将另一只眼睛也失去。

旅行者：

我的孩子，我看到了你未看到的事，
这对你很有益。
借我失去的那只眼睛，
你看到了我的另一只眼睛，
它还能让我看东西。

齐格弗里德：

哈哈！

你可笑得令人忍俊不禁！

听着，我再不想说东说西。

给我将道路指引，

然后走你的路去。

我觉得同你在这里丝毫无益，

快说，否则我要把你撵到一旁去！

旅行者：

孩子，你对我可熟悉？

不要对我污言秽语！

我对你很熟悉，

你的恐吓令我痛惜。

我向来对你的种族很爱惜，

我的怒火也令你们畏惧。

你们如此中我的意，

今天不要惹我生气，

这怒气会毁了我和你！

齐格弗里德：

讨厌的家伙，你仍对我打哑谜？

离开原地，

我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我要找到那沉睡的女子。

我的鸟儿将我指引，

它刚刚离去。

旅行者：

它离去，为的是救自己！

鸟儿的主人在示意：

要是我抓住你，对你可不是好事！

你不该为他将道路指引！

齐格弗里德：

是你在将我阻止！

你是何方人氏，

要将我阻止？

旅行者：

当心守卫岩石的人士！

我的魔力在保护沉睡的女子。

你将她唤醒，便将她获取，

令我永远失去魔力！

一片火海围绕着那女子，

火苗舔舐着岩石，

谁渴望那未婚妻，

会面对火海空欢喜。

你向高处望去！

可看到火光冲起？

那火光漫天而起，

火海汹涌不息，

火焰熊熊，火舌窜起，

火流顺流而下，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

一片火海就要将你团团围起，

燃烧的火焰就要将你吞噬。

莽撞的孩子，快退回去！

齐格弗里德：

你这大言不惭的人，给我退回去！

我的心奔腾不已，

我要去布伦希尔德那里！

旅行者：

如果你对火焰没有畏惧，

我的矛枪会将你阻止！

统治权还掌握在我的手里，

你挥舞的武器，

以前便折碎在我的手里，

我永恒的矛枪会再一次将它折碎！

齐格弗里德：

我找到了父亲的仇敌！

我生起了强烈的复仇之意！

你尽管将矛枪挥舞起，

我的宝剑会将它打得破碎支离！

旅行者：

你尽管前去，我无法阻止你！

齐格弗里德：

难道是懦弱的人偃旗息鼓，将我回避？

哈！我眼前放射出光芒，心中充满欢乐的情趣！

眼前的大路宽敞而笔直。

我要沐浴在火海里！

在火海中寻找到未婚妻！

哈哈！

我可赢得可爱的伴侣！



第三场

齐格弗里德、布伦希尔德。

齐格弗里德：

在这肃穆荒凉的明媚高地，
是什么休憩与沉睡在树荫里？

是一匹马，它已沉沉睡去！

是什么在那里闪闪熠熠？

那可是闪光的甲衣？

难道是火焰还在令我的视线昏迷？

我是否该拾起这闪光的甲衣？

哈，有人在甲衣里！

他的形象令我着迷！

头盔是否令那高贵的头颅舒适？

待我除去那装饰，他会感到更舒适。

啊！多么美丽！

金黄色的云鬓似浪波般卷起，

围拢着天堂般明澈的湖水，

开朗的面容似阳光般灿丽，

穿透了浪涛般的云絮！

胸脯起伏，伴随着吹气如兰的呼吸！

我是否该解开那紧紧的甲衣？

我的宝剑，来切断那甲衣！

这不是男子！

我心中感到格外神奇，

双眼感到无比畏惧，

仿佛丧失了理智！

我向谁求助，面对这事？

母亲！救我！母亲！

我如何唤醒这女子，

让她向我睁开眼睛？

让她睁开眼睛？

那目光是否还会令我着迷？

我是否有足够的勇气？

那目光我是否承受得起？

我感到头晕目眩，

困惑不已！

焦灼的渴望在啃食着我的意识，

双手颤抖，是因为心中犹豫！

我这懦夫出了什么事？

难道这就是畏惧？

母亲！母亲！我是你勇敢的孩子！

这里有一名沉睡的女子，

她教会了我畏惧！

我如何克服畏惧？

我如何鼓起勇气

要让我恢复意识，

就要唤醒这女子！

她的双唇令我感到柔情蜜意，

让我这懦弱的人在轻轻地战栗！

啊！那吹气如兰的呼吸！

醒来！醒来！神圣的女子！

她听不见我的话语。

我要从那甜蜜的双唇里，

将生命吸吮，

即使我会死去！

布伦希尔德：

太阳，祝福你！阳光，祝福你！

明亮的白日，祝福你！

我沉睡了很久的时日，

如今被唤起。

是哪位英雄将我唤起？

齐格弗里德：

我穿越了火焰之地，

那火焰包围着岩石，

我将你的头盔摘去，

我是齐格弗里德，是我将你唤起。

布伦希尔德：

诸神们，我向你们致意！

尘世，我向你致意！

明亮的大地，我向你致意！

我的沉睡到此为止，

我看得清晰，

是齐格弗里德将我唤起！

齐格弗里德：

生育我的母亲，祝福你！

喂养了我的大地，祝福你！

我向那双眼睛看去，

此时它们向我露出了笑意！

布伦希尔德：

我向生育你的母亲致意！

我向喂养了你的大地致意！

我只允许你的目光将我注意，

我只允许你将我唤起！

齐格弗里德！齐格弗里德！你英勇无比！

你唤醒了生命，你唤醒了胜利！

你可知道，你是尘世的乐趣，

我多么爱你！

我思虑着你，

我担心着你！

在你降生之前，

在你临世之前，

我已接近了温柔的你，
我的盾牌将你护翼，
齐格弗里德，我爱你！

齐格弗里德：
我的母亲不是已然死去？
我爱的人难道还在梦呓？

布伦希尔德：
我可爱的孩子！
你的母亲再不会回到你这里。
我就是你自己，
如果你对我有爱意，
你所不知道的事，
我为你而了解那些事，
而我之所以无所不知，
只是因为我爱你！

齐格弗里德！齐格弗里德！你代表着胜利！

我永远爱你！

只有我了解沃坦的心意，

我永远不可说出这心意，

永远不可思考这心意，而只能感受这心意，

我为此而战斗不息，

为此而抗拒思虑它的人士，

为此而获罪，承受惩治，

因为我不考虑这心意，而是感受这心意！

只有你能解开这心意，

这心意就是我爱你！

齐格弗里德：

你歌唱得多么动听，多么神奇，

但我还是一无所知。

我看到你的眼睛在闪闪熠熠，

感受到你吹气如兰的气息，

觉得你的歌声很甜蜜，
但你在歌中告诉我的事，
令我惊异，无从理喻。
我无法把握遥远的事，
如果你只是查看和感受所有的心意！
你令我感到畏惧，
只有你才教会了我畏惧。
你束缚了我，以强大的魔力，
令我鼓不起勇气！

布伦希尔德：
在那里，
我看见了我的坐骑，
它在吃草，多么有兴致，
它曾同我一同睡去！
齐格弗里德将它同我一同唤起。

齐格弗里德：

这可爱的双唇令我的目光流连不去，

那双唇渴望着爱意，

这双唇令我的目光流连不去！

布伦希尔德：

我看到盾牌在那里，

它曾将英雄护翼，

我看到头盔在那里，

我的头曾将它戴起，

它再也不能提供护翼，我再不能将它戴起！

齐格弗里德：

这神圣的女子伤害了我的心，

我的创伤来自这位女子，

无须盾牌与头盔，我便来到这里！

布伦希尔德：

我看到闪光的甲衣，
将它斩断的宝剑无比锋利，
我这女子被解除了对自身的防御，
我没有自卫措施，
成了悲哀的女子！

齐格弗里德：

我穿过火海来你这里，
没有甲冑遮蔽我的身体，
此时我胸中有一团烈焰升起，
血液沸腾，情感如醉如痴，
内心的火焰令我难以自制。
那团火焰曾包围着布伦希尔德的岩石，
此时它在我的心中燃起！
女子，快将这团烈焰灭息，
让我的激情平息下去！

布伦希尔德：

从未有哪位神祇同我接近！

英雄们羞怯地爱慕我这处女，

因为我来自沃尔哈拉城堡，神圣无比！

可惜！可惜！

这羞耻、这困境真令人痛惜！

唤醒我的人给我带来了羞耻！

你除去了我的头盔和甲衣，

布伦希尔德不复存在了！

齐格弗里德：

我觉得你还是沉睡的女子，

我还未打破布伦希尔德的睡意。

醒来，做我的女子！

布伦希尔德：

我头晕目眩，

失去了理智，
难道智慧要离我而去？

齐格弗里德：
你不是唱起，
你的所知，
就是对我的爱意？

布伦希尔德：
我的目光蒙上了悲哀的阴郁，
我的眼神暗淡下去，
我被黑夜包围起。
由这一团迷雾里，
冒出一阵畏惧，
它散布在四下里！

齐格弗里德：
深夜围拢着你合上的眼睛，

沉沉暮色将你羁縻。

从黑夜中醒来，

你会看到晴朗的白日！

布伦希尔德：

晴朗的白日映照出了我的羞耻！

齐格弗里德！齐格弗里德！

你看我多么畏惧！

我曾始终是我自己，我也永远是我自己，

永远欢乐和甜蜜，

而这永远只是为了你！

齐格弗里德！你是尘世的珍宝，神圣的人士！

你是大地的生命！欢乐的英勇人士！

放开我！放我离去！

不要离我这样的近！

不要用蛮力，

来将我强制，

不要伤害你亲密的女子！

你可曾在清澈的溪水中照照自己？

这是否令你感到欢愉？

你要是搅起溪水的涟漪，

便打破了这面明澈的镜子，

再也看不到自己，

剩下的只是搅起的涟漪！

所以不要碰我，

不要搅起我的涟漪！

这样我便反射着你

永远开朗的笑意，

映照着你这欢乐的英勇人士！

齐格弗里德，你这孩子，

珍重你自己，放我离去，

不要毁灭你自己！

齐格弗里德：

你爱我，我爱你！

我再不能控制自己，

愿我拥有你！

我眼前晃动着明澈的水溪，

我全部的心思都在注意着你，

你这可爱的涟漪。

如果说你搅碎了我的影子，

那么是我焦灼难耐，想在溪水中冷却自己，

是我自己，

投身到溪水里，

愿浸透你的涟漪，

消除渴望在涟漪里！

醒来，布伦希尔德！

醒来，你这女子！

尽情欢笑尽情爱，你这甜蜜的乐趣！

做我的女子！做我的女子！

布伦希尔德：

齐格弗里德，我一向是你的！

齐格弗里德：

如果你一向都是我的，现在就做我的！

布伦希尔德：

我永远是你的！

齐格弗里德：

你永远是我的，那么现在就做我的！

我抓住你的双臂，

紧紧拥抱着你，

我的胸狂跳不已，

你的胸颤抖不已，

我们目光相接，

交换着气息，

双唇对双唇，眼睛对眼睛，

这样你便是我的，
过去是如此，将来也是如此！
而我会产生出忧虑，
布伦希尔德此刻是否是我的？

布伦希尔德：
此刻我是否是你的？
神性的安宁泛起涟漪，
羞怯的冲动涌起在感情里，
天堂的智慧离我而去，
是爱的欢乐将它取而代之！
此刻我是否是你的？

齐格弗里德！齐格弗里德！
难道你没有看见我在这里？
我的目光渴望着你，
难道没有令你目眩心迷？
我的双臂拥抱着你，

难道不是你将我的渴望点燃起？

我的感情急流般向你涌去，

你没有感到那烈焰狂起？

齐格弗里德，难道你不畏惧

激情荡漾的女子？

齐格弗里德：

胸中的烈火熊熊燃起，

明亮的目光彼此相接，

热情的双臂拥抱在一起，

这令我恢复了勇气，

而那畏惧，

我还从未学习，

你还未教会我畏惧，

我想，那畏惧，

我这蠢人全然忘记！

布伦希尔德：

你这幼稚的英雄，了不起的孩子！

你的英雄业绩价值无比！

我不得不欢笑着爱你，

我想在欢笑中变得一无所知，

欢笑着沉沦下去！

愿沃尔哈拉那光明的世界消失而去！

愿你高傲的城堡崩溃离析！

诸神的耀人荣耀，祝福你！

愿你这永恒的种族欢乐地走向结局！

愿命运女神揭开谜底！

愿诸神的黄昏沉沉降临！

愿毁灭之夜悄然而至！

我看到齐格弗里德这颗星辰升起，

他永远是属于我的，

令万物归一的是：

欢乐地爱，欢笑着赴死！

齐格弗里德：

你这可爱的人已欢笑着醒来，

布伦希尔德活着，布伦希尔德在欢歌笑语！

明亮的白日，祝福你！

映照我们的阳光，祝福你！

布伦希尔德生活的世界，祝福你！

她醒来，她活着，

她在欢歌笑语。

布伦希尔德之星在闪闪熠熠！

她永远是属于我的，

令万物归一的是：

欢乐地爱，欢笑着赴死！



第四部 诸神的黄昏

序幕

在女武神的岩石上。

场景同第二日剧结束时。

——夜幕沉沉——

背景上映照着火光。

命运三女神。

第一位命运女神：

是什么在那里闪闪熠熠？

第二位命运女神：

难道是旭日已升起？

第三位命运女神：

是洛格的军队在岩石周围将火焰燃起。

此时尚是夜深人静，

我们为何不编织命运的绳索，将歌声唱起？

第二位命运女神：

（对第一位命运女神）

我们可要编织命运的绳索，将歌声唱起？

你将绳索系在哪里？

第一位命运女神：

（起身取出一条金色绳索，将绳索的一头系在树枝上。）

无论是好命运还是坏命运，

我系上绳索，将歌声唱起。

我曾将系在树枝上的绳索编织，

树木高大，枝繁叶密，

生长在树林里。

树林的阴影下流淌着潺潺水溪，

水溪泛起明澈的涟漪，

我唱起神妙的歌曲。

一名勇敢的神祇，

来水溪旁啜饮，

他将一只眼睛

当做永远的礼金。

从这树林里，

沃坦折去了一枝树枝，

他削砍这枝粗壮的树枝，

做成了矛枪一支。

在很久的时间里，

森林都留下了创伤的印记，

树叶变黄落地，

树木干枯死去，

溪水干涸流尽，

我的歌声充满悲凉之意。

今天我在这里，
再不会在大树上编织，
大树必须结实，
能够将绳索系起。
姐妹，我将绳索给你，
你可知该如何编织？

第二位命运女神：

（将绳索挂在房子入口处一块突起的岩石上。）

要忠实于协议，
沃坦将这在矛枪上铭记，
他靠协议将世界统治。
一名英雄勇敢无比，
在战斗中将矛枪击得破碎支离，
那神圣的协议，
也就沦为废纸。

沃坦向沃尔哈拉的英雄们呼吁，

将干枯的树枝，

同大树一道伐去。

大树被砍去，

溪水永远干涸流尽！

今天我在这里，

将绳索系向岩石，

姐妹，我将绳索交给你，

你可知该如何将绳索编织起？

第三位命运女神：

（接住绳索，将绳索的一头扔到自己身后。）

巨人们将一座城堡建造起，

沃坦同诸神，还有英雄的人士，

就坐在城堡里。

层层의 木柴高高堆积，

在大殿周围的四下里，

这曾是树干与树枝！

木柴熊熊燃起，

火光冲天而起，

火舌在舔舐，

将大殿映照得光芒四溢。

永恒的诸神的结局，

已显露出端倪。

如果你们还知道什么事儿，

便将绳索重新编织起，

我将绳索交给你，

姐妹们，将绳索编织起，将歌声唱起！

（她将绳索交给第一位命运女神，后者将绳索从树枝上解下，又将它重新系在另一个树枝上。）

第一位命运女神：

是泛起了晨曦，

还是火焰在闪闪熠熠？

我的目光昏昏迷迷，
看不清诸神如何暮年迟迟，
因为洛格以前的光芒更加明晰。
你可知他出了什么事？

第二位命运女神：

（将绳索重新卷在岩石上。）

靠矛枪的魔力，
沃坦将他支使，
他给诸神出主意。
他有意地
用牙齿磨去
枪柄上的文字。
因为靠矛枪锋利，
威力无比，
沃坦将他驱使，
将布伦希尔德围困在岩石。

你可知，那岩石上发生了什么事？

第三位命运女神：

（将绳索再次扔到自己身后。）

那破碎的武器，

碎片依然锋利，

沃坦终有一日，

要将它插进敌人的心脏里，

火焰已熊熊燃起，

那是神祇将木材层层堆积起，

将破碎的武器投进火焰里。

你们可知，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姐妹们，来将绳索编织起！

（她将绳索扔给第一位命运女神。）

第一位命运女神：

（重新将绳索系上。）

黑夜已然消失，

我再也做不成什么事，

无法将绳索编织，

绳索已缠绕在一起。

一张粗野的面孔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那是阿尔伯里希将莱茵河的黄金夺取。

你可知他的事？

第二位命运女神：

（无力地用手将绳索缠绕在有锐角的岩石上。）

岩石的锐角切进了绳索里，绳索绷得不再结实，

它已缠绕在一起。

我看尼伯龙根人的指环，

遇到了麻烦事，

那复仇的咒语

在将我的命运之绳啃噬。

你可知会发生什么事？

第三位命运女神：

（急忙抓住扔过来的绳索。）

绳索太松，够不到我这里，

要是我想将绳索递到命运女神手里，

就该将绳索绷得更紧！

（她用力地拉紧绳索，绳索从中间断开。）

断了！

第二位命运女神：

断了！

第一位命运女神：

断了！

（三位命运女神惊惧地跑向舞台的中央，拾起断了的绳索，将它系上。）

三位命运女神：

永恒的智慧已然用尽，

智慧的人对这世界再也一无所知。

第三位命运女神：

走吧！

第二位命运女神：

去母亲那里！

第一位命运女神：

走吧！

（它们下场。）



间奏曲

（管风琴插曲）

深夜——黎明——白日

布伦希尔德与齐格弗里德。

齐格弗里德全副武装，

布伦希尔德给自己的马套上了辔头。

布伦希尔德：

忠实的英雄，去做出新的业绩，

我爱你，怎愿你离去！

但我唯一担心的是，

我对你无太大的价值。

诸神向我指明的事，我告诉了你，

珍贵的誓言神圣无比。

同我那强大的世家相比，

我更爱的是你。

我充满期待，尽管一无所知，

虽然缺乏力量，却充满爱意。

愿你不要将我这可怜的人轻视，

我只能期待你，却没有什么给予你！

齐格弗里德：

神奇的女子，

你给予我的远过于我的所知。

如果说你的话未给我启迪，

请不要灰心丧气！

我知道一件事，

那就是布伦希尔德为我而活在世，

我轻易地学到了一件事：

将布伦希尔德记在心里！

布伦希尔德：

如果你对我有爱意，

就照顾好你自己，

记着你的业绩，

记着这一片火焰之地，

它包围着岩石，

而你无畏地穿越这片地区。

齐格弗里德：

赢得布伦希尔德是我的心意！

布伦希尔德：

记着我这女子，

你发现我在沉睡里，

并切开了我坚固的甲衣。

齐格弗里德：

为的是将布伦希尔德唤起！

布伦希尔德：

记着那将我们结合起来的言誓，

记着我们会彼此忠实，

记着我们的爱意，

布伦希尔德会永远地，

留在你的心里！

（她拥抱齐格弗里德）

齐格弗里德：

亲爱的人，让我在这火海之地，

向你神圣地起誓。

（他从手上摘下阿尔伯里希的指环，将它交给布伦希尔德。）

我将这指环交给你，

交换你对我的言誓。

我所做出的业绩，

指环便是证据。

我将一条野蛮的巨龙杀死，

它曾将指环占据。

现在你将它收起，

收起我忠实的言誓！

布伦希尔德：

（欣喜地戴上戒指。）

我视它为我唯一的财富！

为此我交给你我的马匹！

它曾同我在一起，

勇敢地漫游各地，

它也同我一样失去了魔力，

再不能英勇地

腾飞在雷鸣电闪的云层里。

可无论你骑着它到哪里，
哪怕是穿越火焰之地，
它都会无畏地追随你，
因为它会听命于
你这英雄的人士！
你照顾它要悉心，
它会听从你的话语，
愿它永远带着布伦希尔德的祝语！

齐格弗里德：
单单靠你的勇气，
我就可做出业绩？
你鼓励我战斗不息，
我的胜利属于你。
骑着你的马匹，
将你的盾牌持在手里，
齐格弗里德已不是我自己，

而是布伦希尔德的手臂。

布伦希尔德：

愿布伦希尔德永远在你心里！

齐格弗里德：

你激发着我的勇气。

布伦希尔德：

齐格弗里德亦是你，布伦希尔德亦是你！

齐格弗里德：

我合二人于一身，无论我到哪里。

布伦希尔德：

我的岩石之地可是很荒凉无生趣？

齐格弗里德：

它将我们二人结合在一起！

布伦希尔德：

威严的种族，神圣的神祇！

将目光投向我们两人这里！

谁能令我们分离？

我们永远不会分离！

齐格弗里德：

布伦希尔德，你这耀眼的星辰，祝福你！

神圣的爱情，祝福你！

布伦希尔德：

齐格弗里德，你这胜利的光芒，祝福你！

神圣的生命，祝福你！

两人：

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

（齐格弗里德牵马迅速走下山坡，布伦希尔德跟着他。齐格弗里德消失

在岩石后面，以至观众再也看不到他，布伦希尔德一个人站在山坡上，目送着齐格弗里德。远处传来了齐格弗里德的号角声，布伦希尔德倾听着，她再次走上山坡，远望着齐格弗里德，欣喜地向他挥手。她的欢笑声表明，她看到了远去的齐格弗里德。）

管风琴间奏曲

齐格弗里德的莱茵之旅。

前奏曲 第一幕 **Vorspiel und Erste Scene I**

莱茵河畔吉比孔人的宫殿

第一场

贡特尔、哈根、贡特鲁妮。

贡特尔与贡特鲁妮坐在高处，前面是一张桌子，摆着杯具，前面坐着哈根。

贡特尔：

哈根，快对我说起

我威严地坐在莱茵河畔这里，

贡特尔可是为吉比孔人带来了荣誉？

哈根：

老实说我嫉妒你，

格丽姆希尔德告诉我一件事，

我们本是兄弟。

贡特尔：

不是你嫉妒我，而是我嫉妒你！

我虽是继承一切的长子，

而只有你才无所不知。

我们两兄弟总是有分歧。

我只是赞赏你明智，

才向你讯问我的声誉。

哈根：

我诅咒明智，

你的声誉更是恶劣之极，

因为我知道一件事：

有一笔财富尚未落到吉比孔人手里。

贡特尔：

你休再提起，

我也诅咒这事。

哈根：

我看到在吉比孔人里，

你已到了成熟的年纪，

而你贡特尔尚未婚娶，

贡特鲁妮也无男子。

贡特尔：

你认为我该将谁娶，

才会配得上我们的声誉？

哈根：

我知道有一名女子，
在这世上尊贵无比，
高高的岩石是她的住址，
一片火海将她的殿堂包围起，
谁从火海中穿过去，
才能向布伦希尔德求得爱意。

贡特尔：
我能否胜任，就凭我孔武有力？

哈根：
最为强壮的人才能胜任这事。

贡特尔：
谁是最为强壮的人士？

哈根：
齐格弗里德，他是瓦尔宗人的后裔，

他是最为强壮的人士。

齐格蒙德与齐格琳德，

本是一对孪生子，

受爱情的驱使，

将他们珍贵的儿子降生于世。

他在森林中长大，强壮无比，

我希望他来做贡特鲁妮的男子。

贡特尔：

他可曾做出过英勇的业绩，

才被称作英雄，强壮无比？

哈根：

一条庞大的巨龙在怪物之穴里，

看护着尼伯龙根人的黄金。

齐格弗里德令它闭上了獠牙巨齿，

用战无不胜的宝剑将它杀死。

这非凡的业绩，
给他带来了英雄的声誉。

贡特尔：

我听说过尼伯龙根人的宝藏的事，
这笔宝藏可是最为令人垂涎欲滴？

哈根：

谁懂得利用它带来的便利，
世界便唾手可取。

贡特尔：

齐格弗里德已将它获取？

哈根：

尼伯龙根人都是他的奴隶。

贡特尔：

布伦希尔德是他的？

哈根：

没有人会不乐意。

贡特尔：

你为何不满与疑虑？

我未曾想做的事，

你却挑拨我的兴致。

（他在大厅里走来走去。当他走到哈根近前时站住了，因为哈根向他投去意味深长的目光。）

哈根：

如果齐格弗里德迎亲到你家里，

布伦希尔德不就是你的？

贡特尔：

什么能将那幸福的人驱使，

让我迎娶自己的妻子？

哈根：

你的请求可将他驱使，

如果你将他同贡特鲁妮结合在一起。

贡特鲁妮：

可恶的哈根，你在讥笑讽刺，

我怎么能同齐格弗里德结合在一起？

他是世上的英雄，神圣无比，

而世上最高贵的女子，

早已同他定亲。

哈根：

（亲密地凑近贡特鲁妮）

想想那药酒还在盒子里，

尽管放心，

它会为你赢得你想要的英雄人士，

令他对你产生爱意。

（贡特尔又回到桌旁，注意地听着。）

如果齐格弗里德来到这里，

就让他将药酒喝下去，

让他一看到你这女子，

便觉得格外亲近，

以前的事都忘记。

你们怎样看哈根的建议？

贡特尔：

格丽姆希尔德真了不起，

她为我们生下了你这兄弟！

贡特鲁妮：

但愿齐格弗里德出现在这里！

贡特尔：

我们如何能将他找寻？

（背景上传来了一阵号角声，哈根侧耳倾听。）

哈根：

他急于建立英雄业绩，

世界不过是他狭小的领地，

他会马不停蹄，

奔到吉比孔人的河滩这里。

贡特尔：

我乐于向他致欢迎之词。

（号角声传来，但仍很遥远。俩人侧耳细听。）

号角声传自莱茵河那里。

哈根：

（走向河岸，向河流上望去，并向身后喊）

一叶扁舟载着英雄与他的坐骑！

那英雄正欢乐地将号角吹起！

（贡特尔站住，侧耳细听。）

小舟逆流而上行驶，

自如随意，

好像驾船的人很惬意，

有如此充沛的力气，

肯定是杀死巨龙的人士。

肯定是齐格弗里德，别人不会是！

贡特尔：

他是否行驶过去？

哈根：

（向河流上喊）

英雄的人士，

你到哪里？

齐格弗里德的声音：

（从远处河流上传来）

去找吉比孔人中的强壮人士。

哈根：

我带你去他们的大厅里。

（齐格弗里德出现在河岸边的小船上）

你停船在这里！



第二场

齐格弗里德、哈根、贡特尔、贡特鲁妮。

哈根：

齐格弗里德，尊贵的英雄人士！

齐格弗里德：

谁是吉比孔的人士？

贡特尔：

你找的贡特尔，我就是。

齐格弗里德：

我在莱茵河遥远的地方，就听到过你的名字，

现在你要么做我朋友，要么做我的仇敌！

贡特尔：

不要战斗，我欢迎你！

齐格弗里德：

我将自己的马拴在哪里？

哈根：

我会提供它休息。

齐格弗里德：

你呼唤齐格弗里德的名字，

你以前可曾同我相遇？

哈根：

从你的力量上，我认出了你。

齐格弗里德：

（将马匹交给哈根）

请为我照顾好马匹，

你还从未照料过这样珍贵的马匹。

（哈根牵着马从大厅的右侧下场。齐格弗里德感激地看着他时，哈根趁齐格弗里德不注意向贡特鲁妮示意，贡特鲁妮从左侧穿过一道门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贡特尔：

英雄，我欢迎你，

你现在走进

我父亲的房子，

你看到的東西，

尽管当做自己的。

我继承的人与土地都属于你，

我信守自己的言誓！

我将自己交给你！

齐格弗里德：

我既不要人，也不要土地，

更不要你父亲的房宇。

我要的只是自己，

要在有生之年实现自己。

我还拥有一件武器，

它是我自己锻造的，

我用这宝剑捍卫自己的言誓！

我已同它合为一体。

哈根：

（回到齐格弗里德身边）

有传言说起，

你是尼伯龙根人宝藏的主子？

齐格弗里德：

（对哈根）

我几乎将宝藏全都忘记，

我竟如此看待那无用的金子！

我把它放在一个洞穴里，

以前一条巨龙曾在那里看护黄金。

哈根：

你竟从中一无所取？

齐格弗里德：

我不知那些东西有何益。

哈根：

隐身的头盔我熟悉，

它是尼伯龙根人制造的东西，

如果你戴上他，它会将你隐匿，

让你变化自己的形迹；

如果你在遥远的地方有急事，

它会让你飞到那里。

你竟对黄金丝毫未取？

齐格弗里德：

一枚指环我收起。

哈根：

你将它守护得很仔细？

齐格弗里德：

它收在一名女子那里。

哈根：

（自言自语）

布伦希尔德！……

贡特尔：

齐格弗里德，你无须给我任何东西，

我能换给你的都是无用的东西，

我的东西随你取，

无须回报我乐意。

（哈根走向贡特鲁妮的房门，打开它。贡特鲁妮走出来，托着一个酒具走近齐格弗里德。）

贡特鲁妮：

客人，欢迎你来吉比孔人家里！

家中的女人为你送上饮食。

齐格弗里德：

（友好地向她躬身接过酒具，若有所思地拿着它轻声说）

愿我不会忘记你告诉我的事，

不会忘记那教益。

这第一口酒，献给珍贵的爱意，

布伦希尔德，献给你！

（他拿起酒具，喝了一大口，将酒具递还给贡特鲁妮，贡特鲁妮羞怯而慌乱地垂下眼睛。齐格弗里德突然以充满激情的目光看着她。）

你的目光触及了我，仿佛是电击， [\[1\]](#)

为何你将目光垂下去？

（贡特鲁妮羞红着脸向他抬起目光。）

真是最美丽的女子！

你的心意，

透露在这目光里，

它的光芒燎灼着我的心意。

我觉得自己心头有火焰燃起，

热血沸腾在我心里！

贡特尔，你的姐妹叫什么名字？

贡特尔：

贡特鲁妮。

齐格弗里德：

我从她的目光中看到的，

可是美好的话语？

（他冲动地抓住贡特鲁妮。）

我愿做你兄弟的人士，

可他那骄傲的人会拒绝我的好意。

如果我想同你结合在一起，

你可会像他一样将我回拒？

（贡特鲁妮不由自主地向哈根看去，她谦卑地低下头，表示自己配不上他，便踉踉跄跄地离开了大厅。）

齐格弗里德：

（齐格弗里德着了魔一般盯着她。哈根与贡特尔注意地看着。齐格弗里德不回身地问道：）

贡特尔，你可有妻子？

贡特尔：

我尚未婚娶，

因为我很难找到中意的女子！

只有一人合我的意，

而我却无法将她娶。

齐格弗里德：

（激动地转过身）

有我同你在一起，还有什么能难住你？

贡特尔：

高高的岩石是她的住址……

齐格弗里德：

（突然受到震动）

高高的岩石是她的住址.....

贡特尔：

一片火海将她的殿堂包围起.....

齐格弗里德：

一片火海将她的殿堂包围起.....

贡特尔：

谁从火海之中穿过去.....

齐格弗里德：

（极力要捕捉到记忆）

谁从火海之中穿过去.....

贡特尔：

.....才可求得布伦希尔德的爱意。

（齐格弗里德的神色表明，提到布伦希尔德的名字时，他毫无记忆。）

而我无法攀登那岩石，

那片火海永远燃烧不息！

齐格弗里德：

（从失神的状态中回过神来，自负而轻松地对贡尔说道）

我对火海毫无畏惧，

去替你争取那女子，

因为我是你的人士，

我的勇气属于你，

我要赢得贡特鲁妮做妻子。

贡特尔：

我愿意将贡特鲁妮许配给你。

齐格弗里德：

我将布伦希尔德带给你。

贡特尔：

你如何骗过那女子？

齐格弗里德：

靠隐身盔的魔力，

我变作你的样子。

贡特尔：

那么你来起誓！

齐格弗里德：

我发誓同你结成血亲！

（哈根在酒具里注满新酒，递给齐格弗里德与贡特尔，他们俩人用宝剑划破手臂，并将划破的手臂举在酒具口上一会儿，然后用两根手指指着酒具，而哈根一直在他们中间端着酒具。）

齐格弗里德：

鲜血充满活力，
我将它滴进酒水里。

贡特尔：

我们热情洋溢地结成血亲，
我们的鲜血滴在酒水里。

两人：

我对朋友保持忠实，
自觉自愿地来发誓，
今天定下血亲！

贡特尔：

如果背叛盟约的是兄弟，

齐格弗里德：

如果朋友欺骗忠实的人士，

两人：

我们今天饮下去的血滴

会产生出魔力，

给这朋友以正义的惩治！

贡特尔：

（一饮而尽，将酒具递给齐格弗里德）

我已起誓。

齐格弗里德：

我对你保持忠实！

（他一饮而尽，将空了的酒具递给哈根。哈根用宝剑将酒具击为两半。
齐格弗里德与贡特尔握手。）

齐格弗里德：

（看着哈根，哈根在他们起誓时始终站在齐格弗里德后面。）

你为何不一同来起誓？

哈根：

我的血液会令你们的酒水变质，
因为它同你们纯粹而高贵的血液不可比，
它冰冷而僵硬地阻塞在我的身体里，
红晕无法在面颊上泛起。
因此我将热血沸腾的盟约远离。

贡特尔：

（对齐格弗里德）

随那不幸的人去！

齐格弗里德：

（重新挎上盾牌）

我快速前进，
那里就是我的船只，
很快就驶到岩石那里。

（对贡特尔）

你等待一夜，在岸边的小船里，

然后将妻子接回家里。

（他走下去，并示意贡特尔跟着他。）

贡特尔：

你不想先稍事休息？

齐格弗里德：

我急于回到这里！

（他走向岸边，解开绳索。）

贡特尔：

哈根，看护好这里！

（他跟随齐格弗里德到岸边。两人将武器放在船里，升起船帆，做好出发的准备，这时哈根拿起矛枪与盾牌。齐格弗里德离岸后，马上便到了江边，这时贡特鲁妮出现在自己房间的门口处。）

贡特鲁妮：

他们飞快地驶向哪里？

哈根：

（持着矛枪与盾牌悠然地坐在大厅前）

他们划船去布伦希尔德那里。

贡特鲁妮：

齐格弗里德去那里？

哈根：

看，他多么卖力，

为的是娶你做妻子！

贡特鲁妮：

齐格弗里德是我的！

（她激动地走回自己的房间。）

（齐格弗里德抓住船桨，划船顺流而下，很快便消失了。）

哈根：

（一动不动地背靠大厅柱子坐着）

我看护着大厅，守卫在这里，

防御着仇敌。

清风吹拂着吉比孔人的孩子，

他正走上求婚之旅。

为他引路的是一名强壮的英雄人士，

那英雄愿为他面对危险的境地。

英雄要将自己的妻子带到莱茵河这里，

并将指环带到我这里。

你们这对欢乐的伙伴，自由的孩子，

愿你们扬帆远行，欢欢喜喜！

你们轻视尼伯龙根人的孩子，

却要受他的指使。

管弦乐间奏曲



第三场

在女武神的岩石上

布伦希尔德、瓦尔特劳特、齐格弗里德。

布伦希尔德坐在石屋的门口，望着齐格弗里德的指环陷入沉思，沉浸在欢乐的回忆中，并亲吻着指环。远处可听到当纳的声音。她抬起目光倾听着，随后又凝视着指环。一道火光闪过，她再次侧耳细听，瞭望远方，远方有一片乌云飘近岩石。

布伦希尔德：

熟悉的声音，

从远方传到我的耳朵里。

一匹飞马在腾空驾云，

雷霆般来到岩石这里。

是谁发现我如此孤寂？

瓦尔特劳特的声音：

（从远方传来）

布伦希尔德！姐妹！

你在熟睡，还是已然醒起？

布伦希尔德：

（站起来）

是瓦尔特劳特的声音，这真是好消息！

姐妹，可是你来这里？

可是你勇敢地来到我这？

（她快步走到岩石边）

在那森林里，

——那森林那很熟悉——

快下坐骑，

让马去休息！

（她跑进森林，那里一片嘈杂声，仿佛打雷一般。随后她激动地同瓦尔特劳特一同出来，未注意到瓦尔特劳特恐惧的表情。）

你可是来我这里？

你如此有勇气，

毫无畏惧，

来向布伦希尔德致问候之意？

瓦尔特劳特：

我匆匆忙忙，只是为你！

布伦希尔德：

你真可爱，竟有如此的勇气，

冲破父亲的限制。

也许——

沃坦对我已不再心如铁石？

我当初保护齐格蒙德，违背了他的旨意，

我知道自己做了错事，

我愿做得符合他的心意。

我知道，

他已怒气平息，

因为他将我魔镇在睡眠里，

将我禁锢于岩石，

又将我指示给一名男子，

他半路上发现了我，将我唤起。

父亲应允了我胆怯的求乞，

让一片火海包围着岩石，

阻挠胆怯的人来这里。

这惩治令我格外欣喜，

那英雄的人士，

赢得了我做妻子！

如今我容光焕发，因为他的爱意。

（她拥抱瓦尔特劳特，瓦尔特劳特胆怯而不耐烦地回避着。）

姐妹，可是我的命运将你引向这里？

你想向我的欢乐致以祝贺之意，

分享我的欣喜？

瓦尔特劳特：

难道我要分享你这蠢女子的心醉神迷？

我恐惧是因为另有原因，

所以才冲破沃坦的限制。

（布伦希尔德注意到瓦尔特劳特激动的情绪。）

布伦希尔德：

你这可怜的人感到畏惧？

难道那严厉的人尚未回心转意？

你可是恐惧惩罚我的人的怒气。

瓦尔特劳特：

我对他或许很畏惧，

而令我恐惧的是一个言誓！

布伦希尔德：

我实在无法理解你。

瓦尔特劳特：

不要生气，

仔细听我讲起！

我因为畏惧，

要回沃尔哈拉那里，

也是因为畏惧而来这里。

布伦希尔德：

永恒的诸神出了什么事？

瓦尔特劳特：

仔细听我告诉你的事！

自从沃坦同你分离，

他再不派我们参加战役。

我们手足无措，充满恐惧，

父亲将沃尔哈拉的英雄们躲避。

他作为旅行者漫游各地，

单人独骑，不得休息。

最近他回到家里，

折断的矛枪拿在手里，

折断它的是一名英雄人士。

他向沃尔哈拉的英雄们默默地示意，

砍伐树木在森林里。

他让人将木材层层堆积，

将神圣的殿堂围绕起。

他威严地坐在宝座那里，

向诸神征求主意。

他让忐忑不安的人们坐在四下里，

英雄们挤满了大厅里。

他坐在那里，一言不语，

既沉默又严峻，

折断的矛枪紧紧拿在手里，

珍贵的苹果他一个也不拿取。

诸神惊惧地僵坐在四下里。

他派遣两只乌鸦出门去，

如果它们带来好消息，

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诸神们会露出笑意。

我们女武神围绕着他的双膝，

对我们恳请的眼神，他茫然无视，

我们大家都感到忐忑不安，无比恐惧。

我在他的怀里哭泣，

他的目光变得柔和无比，

布伦希尔德，他在怀念你！

他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

说出的话像在梦呓：

“如果向莱茵河的女子，

将指环送回去，

诸神与尘世

就会摆脱那咒语！”

我经过深思熟虑，

悄悄地绕过沉默的英雄人士，

急急忙忙跨上自己的坐骑，

风驰电掣来到你这里。

姐妹，我向你发誓，

你有勇气完成自己胜任的事！

消除永恒者的痛楚心意！

（她扑在布伦希尔德脚下）

布伦希尔德：

你这可怜的人告诉我的事，

像梦魇一般令人恐惧。

我这蠢女子，

被放逐自诸神的天庭里，

不知道自己面临的是什么事。

你讲事情颠三倒四，

在你的眼神里，

闪烁出的光彩已消失殆尽。

你这面色苍白的女子，

要告诉我什么事？

瓦尔特劳特：

听听我的主意：

指环在你手里，

为了沃坦，将它扔去！

布伦希尔德：

将指环扔去？

瓦尔特劳特：

将它归还莱茵河的女子！

布伦希尔德：

将指环归还莱茵河的女子？

它代表着齐格弗里德的爱意。

你可是丧失了理智？

瓦尔特劳特：

看看我有多恐惧！

它将灾难降临于尘世。

将它扔进河水里，

消除沃尔哈拉的恐惧，

快将那该死的东西扔进河水里！

布伦希尔德：

你可知道它对我有何意义？

你这没有感情的女子不会理解这种事！

指环的意义，

远过于沃尔哈拉的结局，

远过于诸神的声誉。

看那黄金明亮无比，

透露出的光彩闪闪熠熠，
较之诸神永恒的运气，
它对我更有价值！
它闪烁出齐格弗里德的爱意，
齐格弗里德的爱意！
让我这幸福的人告诉你，
指环向我证明了齐格弗里德的爱意！
你去诸神那里，
告诉他们我的指环的事，
我永远不会将爱情放弃，
他们永远无法将我的爱情夺去，
哪怕沃尔哈拉的辉煌壮丽
会沦为废墟！

瓦尔特劳特：
这就是你的忠实？
你对姐妹们毫无爱意，

听任她们落在窘境里？

布伦希尔德：

你快离去，

骑上坐骑，

指环你无法拿去！

瓦尔特劳特：

可惜！可惜！

姐妹，我为你可惜！

我为沃尔哈拉感到可惜！

（她离去，随后从树林里飞走一片云朵。）

布伦希尔德：

（注视着绚烂的云朵消失在远方。）

那云朵飞快地，

被风吹去，

远远离去，

愿你再不要来这里！

（夜幕降临，火光逐渐明亮起来。布伦希尔德平静地注视着风景。）

夜幕遮蔽了天际，

腾腾火焰熊熊燃起。

（火光冲天，将岩石团团围起。）

火焰为何熊熊燃起，

变作一道障壁？

火海已漫上岩石之顶。

（背景上传来了齐格弗里德的号角声。布伦希尔德侧耳细听，高兴地笑了起来。）

是齐格弗里德回到这里

是他将声音传到这里！

我去迎接他去！

用我这神祇的双臂！

（她快步走向岩石边。火焰熊熊燃起，齐格弗里德从火焰里跃上一块突起的岩石，火焰随即退去，在背景上燃烧着。齐格弗里德头戴隐身盔，遮住了半张脸，仅露出眼睛，变成了贡特尔的样子。）

布伦希尔德：

（惊惧地后退）

这是骗局！——是谁来到我这里？

齐格弗里德：

（逗留在背景处，观察她许久，不动声色地靠着盾牌，随后用变得低沉了的声音说道）

布伦希尔德，一名求婚者来到这里，

我对火焰毫无畏惧。

我要娶你做妻子，

请你跟我离去！

布伦希尔德：

（强烈地战栗着）

谁是这男子，

竟敢于

做最强者该做的事？

齐格弗里德：

（像刚才一样）

一名英雄要驯服你，

如果需要强迫你。

布伦希尔德：

（感到害怕）

一个敌人攀上岩石！

一只老鹰飞到这里，

要将我蚕食！

你是谁，可怕的人士？

你可是出身人族的一支？

还是说你来自夜间的军旅？

齐格弗里德：

（像刚才一样，开始时略带请求的口吻，随后便愈发自信了。）

我是吉比孔的人士，
贡特尔是我的名字，
女子，你要随我而去。

布伦希尔德：

（陷入绝望）

沃坦！你这残酷的神祇！
如今我才明白什么叫惩治，
你令我痛苦，对我横加讽刺！

齐格弗里德：

（从岩石上跳下来，走近她。）

夜幕已经降临，
在这石屋里，
你要同我拜天地！

布伦希尔德：

（威胁地举起戴有齐格弗里德的指环的手指。）

不要靠近，要小心，
你休想给我带来羞耻，
只要指环还在我手里。

齐格弗里德：

贡特尔享有丈夫的权力，
属于我的既有指环，还有你。

布伦希尔德：

强盗，退回去！
你这窃贼真无耻！
不要无耻地向我靠近
指环令我强大无比，
你休想将它从我手中夺去！

齐格弗里德：

你教给我的是，

将指环从你手中拿去！

（他冲向她，他们打斗在一起。布伦希尔德挣脱开身，考虑如何自卫。齐格弗里德重新冲向她。她逃开，他抓住她。两个人激烈地打斗。他抓住她的手，从她的手指上夺下指环。她大叫起来。当她疲惫地倒在他怀里时，不由自主地看到齐格弗里德的眼睛。）

齐格弗里德：

（让那疲惫的人跌坐在石屋前的石凳上）

现在你是我的，

布伦希尔德是贡特尔的妻子，

我拥有你的房子！

布伦希尔德：

（无力而疲惫地）

你如何能自卫，可怜的女子！

（齐格弗里德推了她一下，她踉踉跄跄地走进石屋。）

齐格弗里德：

（抽出宝剑，用他自己本来的声音说道）

诺通剑，你来证实，

我的求婚彬彬有礼。

忠实的人尊重自己的兄弟，

远离他的未婚妻！

（他随布伦希尔德进去）



[1] 齐格蒙德喝下哈根怂恿贡特鲁妮倒的药酒后，开始失去以前的记忆。——编注

第二幕

Scene II

序曲

河岸边

吉比孔人的大厅前，右侧是大厅开着的房门，左侧是莱茵河河岸，河岸边有一块岩石遍布的突起的高地，横亘在舞台中央，上面山路交错，通向右侧的背景。那里有一座为弗丽卡设立的祭石，更高处是为沃坦设立的更大的祭石，旁边是当纳的祭石。时值深夜。

第一场^[1]

哈根、阿尔伯里希。

哈根手持矛枪，身边是盾牌，坐靠在大厅的一扇门前熟睡。突然间，月光照亮了他和他身边的环境，可以看到，阿尔伯里希蹲在哈根面前，手臂支在哈根的膝盖上。

阿尔伯里希：

哈根，你在熟睡，我的孩子？

你在熟睡，没有听我言语，

因熟睡而对我不睬不理？

哈根：

（轻声说话时一动不动，就好像仍在睡觉一般，尽管他睁开了眼睛。）

可恶的魔鬼，我听见了你，

我睡觉时，你要说什么事？

阿尔伯里希：

如果你鼓起勇气，

像生育了你的母亲，

你就会想起

自己掌握的魔力！

哈根：

（像刚才一样）

尽管母亲给了我勇气，
我却不愿对她心存感激，
她中了你的狡计，
过早地苍老，丧失了生气，
我厌恶欢乐的人，总是心情郁郁！

阿尔伯里希：

（像刚才一样）

你尽管厌恶欢乐的人，哈根，我的孩子！
我这人丧失了乐趣，充满忧虑，
你对我应当心存爱意！
你聪明、勇敢而强有力，
我们对抗敌人，靠夜间的军旅，
我们的敌意已将他们置于绝境里。
沃坦那强盗强暴有力，
以前曾将我的指环夺取，
但他受到自己人的打击，

失去了支配瓦尔宗人的权力，

他同所有的诸神一起，

恐惧地看到了自己的结局。

我对他不再畏惧，

他肯定会将一切都丧失！

你是否在熟睡，哈根，我的孩子？

哈根：

（像刚才一样一动不动）

是谁来继承那永恒的权力？

阿尔伯里希：

我们来继承这世界，我与你。

如果我没有看错你的忠实，

你会分担我的悲伤与怒气。

沃坦的矛枪折碎在瓦尔宗人手里，

法夫纳那巨龙已被杀死，

被孩子将指环夺取。

掌握所有力量的是那孩子，

沃尔哈拉与尼伯龙根人都向他伏首听命。

那英雄虽毫无畏惧，

却遭到了我的咒语，

他不知道指环的价值，

不会利用那令人羡慕的魔力。

他对爱情发出了欢声笑语，

生龙活虎地向爱情冲去。

只有让他倒霉，才会对我们有益！

你可是在熟睡，哈根，我的孩子？

哈根：

（像刚才一样）

让他倒霉，已然对我有益。

阿尔伯里希：

那指环是金子做的，

我们要将指环夺取！

一名明智的女子对那瓦尔宗人有爱意，

莱茵河的女子曾令我着迷，

如果他向那些水里的女子

将指环完璧归还，

我便永远将指环失去，

没办法将它夺取。

所以我们要夺取指环，毫不迟疑！

我对你这勇敢的人有信心，

相信你会助我将那英雄抗拒。

虽然你未强壮得可将巨龙杀死，

这只是那瓦尔宗人能做的事，

但我教育哈根要充满敌意，

你要为我报仇雪耻，

将指环夺取，

令瓦尔宗人与沃坦蒙受羞耻！

哈根，我的孩子，你是否会向我发誓？

（这时，一片愈来愈浓的阴影遮住了阿尔伯里希。曙光开始破晓。）

哈根：

（依然像刚才一样）

指环我会夺取，

你尽可放心！

阿尔伯里希：

哈根，我的英雄，你发誓？

哈根：

我自己发誓，

你无须忧虑！

阿尔伯里希：

（他愈发无法为人看见，声音也愈发难于为人听清。）

要忠实，哈根，我的孩子！

可信任的英雄，要忠实！

要忠实！

（阿尔伯里希完全消失。）

（哈根一动不动地保持着他的姿势，用僵硬的眼神看着莱茵河，那里生起了曙光。莱茵河愈来愈染上了曙光的颜色。）



第二场

齐格弗里德、哈根、贡特鲁妮。

齐格弗里德突然出现在岸边的灌木丛里。他恢复了本来的面目，只是头上还戴着隐身盔。他走出来时，将隐身盔摘下挂在腰带上。

齐格弗里德：

哈根，瞌睡的男子，

你可看见我来到这里？

哈根：

（悠然自得地站起身来。）

齐格弗里德，是你？

你这敏捷的英雄人士！

你从何地奔到这里？

齐格弗里德：

从布伦希尔德的岩石那里！

我在那里喘了一口气，

然后告诉你：

我这么快就回到这里！

我后面有一对人走得慢慢地，

他们乘船来这里！

哈根：

你撮合成了布伦希尔德的事？

齐格弗里德：

贡特鲁妮在哪里？

哈根：

（向大厅里喊）

贡特鲁妮，

齐格弗里德在这里，

你为何还磨磨蹭蹭的？

齐格弗里德：

（转向大厅）

我向你们二人讲起，

我如何撮合成了布伦希尔德的事。

（贡特鲁妮从大厅出来，迎向他。）

齐格弗里德：

你可欢迎我，吉比孔人的孩子？

我给你带来了好消息。

贡特鲁妮：

弗莱娅问候你，以所有女子的名义！

齐格弗里德：

对我这快乐的人要有善意，

今天我要娶你做妻子。

贡特鲁妮：

布伦希尔德同我兄弟在一起？

齐格弗里德：

让他娶那女子很容易。

贡特鲁妮：

火焰没有伤着他的身体？

齐格弗里德：

他未伤着一毫一丝，
我替他穿越火海过去，
因为我要娶你。

贡特鲁妮：
你平安无事？

齐格弗里德：
我喜欢受火苗舔噬。

贡特鲁妮：
布伦希尔德混淆了贡特尔和你？

齐格弗里德：
我同他酷似，
隐身盔起到了这魔力，
是哈根提醒我这样做的。

哈根：

我给你出了好主意。

贡特鲁妮：

你撮合成了那无畏的女子？

齐格弗里德：

她将——贡特尔抗拒。

贡特鲁妮：

她嫁给了你？

齐格弗里德：

布伦希尔德顺从了她的男子，

她是新婚之夜的新娘子。

贡特鲁妮：

你做了她的男子？

齐格弗里德：

齐格弗里德的心在贡特鲁妮这里。

贡特鲁妮：

布伦希尔德可是同齐格弗里德在一起？

齐格弗里德：

（指着宝剑）

他们一个在东，一个在西，

彼此远离。

贡特鲁妮：

贡特尔如何接到她，从你手里？

齐格弗里德：

穿越火焰熄灭的地区，

她随我在晨雾中从岩石到山谷里，

在河滩附近的地区，

贡特尔将我顶替，
靠指环的魔力，
我想尽快来到这里。

一道狂风吹起，
求爱的人逆莱茵河而上来到这里，
现在准备致欢迎致意！

贡特鲁妮：
齐格弗里德，最为强壮的男子！
我对你感到畏惧！

哈根：
（在背景的高处向河流俯视）
我看到船帆，在遥远的天际。

齐格弗里德：
谢谢你的好消息！

贡特鲁妮：

让我们向他们致欢迎之意，

愿她高高兴兴地留在这里！

哈根，去将男人们召集，

到吉比孔人的院子里参加婚礼！

我去将女子们召集，

她们乐于跟随我这欢乐的女子。

（走向大厅，又回过身来。）

你这坏英雄可想休息？

齐格弗里德：

帮助你，我就是在休息。

（他伸手给她，同她走进大厅。）

第三场

哈根、男人们。

哈根：

（登上背景的高处，坐下环顾四下里，吹响号角。）

呼！呼呼！

准备好，吉比孔人的男子！

备好武器！备好武器！

备好优良的武器！

备好全副武器，投入战事！

情况紧急！情况紧急！

呼！呼呼！

（哈根待在高处，再次吹响号角。各地都有号角声回响，武装的男人们急匆匆从各地赶来，人越聚越多，最后大家聚集在河畔的大厅前。）

男人们：

号角为何吹得这般急？

为何要召集军旅？

我们全副武装来这里，

带上了武器！

哈根！哈根！

咳！咳！

什么情况如此紧急？

什么敌人来这里？

是谁向我们挑起战事？

难道贡特尔情况危急？

我们全副武装来这里，

我们带上了武器。

呼！呼！哈根！

哈根：

（居高临下地。）

装备好，不要休息，

向贡特尔致欢迎之意，

他娶了一名女子。

男人们：

他是否情况危急？

他是否面临仇敌？

哈根：

他带一名女子回家里。

男人们：

是否有敌人在将他追击？

哈根：

他单人独骑，无人追击。

男人们：

他是否情况危急？

他是否面临战事？

告诉我们消息！

哈根：

杀死巨龙的人确保情况不危急，

齐格弗里德那英雄让他平安无事！

男人们：

那么军队来做什么事？

军队对他有何益？

哈根：

你们要屠杀强敌，

将沃坦的血浇上祭石！

男人们：

哈根，你说的是什么事？

这是什么意思？

你要告诉我们什么事？

哈根：

你们要为弗洛将野猪杀死！

你们要为当纳将羚羊杀死！

为弗丽卡将绵羊杀死，
让她将良好的婚姻维系！

男人们：
待我们将野兽杀死，
我们还该做什么事？

哈根：
你们要将酒具举起，
让自己喜爱的女子，
注满甜酒和蜂蜜！

男人们：
我们将酒具举起，
然后该做什么事？

哈根：
你们可以一醉方休地狂饮！

以诸神的名义，

让他们将良好的婚姻维系！

男人们：

莱茵河露出了欢乐的笑意，

因为连哈根这快快不快之人都有乐趣！

哈根身上不再长刺，

竟然来召集人参加婚礼。

哈根：

（始终很严肃，他走到男人们中间。）

勇敢的男人们，不要再打趣！

去迎接贡特尔的妻子！

布伦希尔德同他一起来这里。

（他指着莱茵河，男人们一部分跑到高处，另一部分人跑向河岸，以便看到前来的人。）

（哈根走近一些男人。）

女主人格外美丽，

也非常忠实，

要是她受到非礼，

马上就会起报复之意！

（他慢慢走向一旁，待在背景中。随后莱茵河上的小船载着贡特尔和布伦希尔德靠了岸。）

男人们：

祝福！祝福！

欢迎！欢迎！

（一些男人跳到河水中，将小船拽上岸。大家在岸边挤成一团。）

贡特尔！欢迎你！

祝福你！祝福你！



第四场

贡特尔、齐格弗里德、布伦希尔德、哈根、贡特鲁妮、男人们、女人们。

贡特尔同布伦希尔德从船上下来，男人们列队热情欢迎，贡特尔庄重地挽着布伦希尔德。

男人们：

贡特尔，祝福你！

祝福你与你的妻子！

欢迎你！

贡特尔：

（向男人们介绍面色苍白、垂着眼睛的布伦希尔德。）

布伦希尔德是位端庄的女子，

我将她带到莱茵河这里。

我还从未见过这样高贵的女子。

吉比孔的人士，

承受了诸神的恩遇，

如今得到了最高的荣誉！

男人们：

祝福你！祝福你！

吉比孔人真有福气！

（贡特尔领着布伦希尔德走向大厅，而布伦希尔德从未抬起过眼睛，这时齐格弗里德与贡特鲁妮在女人们的陪同下走出大厅。）

贡特尔：

（在大厅前站住）

尊贵的英雄，我问候你，

可爱的姐妹，我问候你！

我很高兴看到他同你在一起，

看到他娶你做妻子。

我看到两对新人在这里，

格外引人注目。

（他将布伦希尔德拉近）

布伦希尔德与贡特尔，

齐格弗里德与贡特鲁妮！

（布伦希尔德惊讶地抬起眼睛，看到齐格弗里德，吃惊地盯着他。贡特尔放开布伦希尔德抖动的手，其他人都对布伦希尔德的举止感到意外。）

男人们：

她出了什么事？难道她着了迷？

（布伦希尔德开始抽搐起来。）

齐格弗里德：

（平静地向布伦希尔德迈近一步）

布伦希尔德的目光为何是这副样子？

布伦希尔德：

（无法自制）

齐格弗里德在这里……同贡特鲁妮在一起？……

齐格弗里德：

她是贡特尔的妹子，

我娶了她，就像贡特尔娶了你。

布伦希尔德：

（强烈地战栗着）

我同贡特尔……你在谎言谎语！

（她摇晃着要倒下，齐格弗里德在她近前，扶住了她。）

我感到昏天黑地……

（她无力地倒在齐格弗里德的双臂里。）

齐格弗里德——难道对我不熟悉？

齐格弗里德：

贡特尔，你的妻子昏了过去！

（贡特尔上前。）

醒来，妻子！

你的丈夫在这里。

布伦希尔德：

（看到齐格弗里德手指上戴的指环，感到极其恐惧。）

指环在这里，

戴在他的手里！

齐格弗里德——他是？——

男人们：

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事？

哈根：

（从背景中走进人群里。）

现在要注意，

看那女子要哭诉什么事！

布伦希尔德：

（竭力振作精神，克制自己的激动。）

我看到一枚指环戴在你手里。

它不是你的东西，

有人将它从我手里夺去，

（指着贡特尔）

就是这个男子！

你是如何从他手里得到的？

齐格弗里德：

（注意地看手上的指环）

指环不是得自他的手里。

布伦希尔德：

（对贡特尔）

你将指环从我手中拿去，

由此我才嫁给了你，

告诉他你的权力，

将那信物拿回去！

贡特尔：

（极其困惑）

指环？我没有将它给出去，

可是——你也知道指环的魔力？

布伦希尔德：

你将指环从我手中拿去，

随后你将它藏在哪儿？

（贡特尔哑口无言）

布伦希尔德：

（愤怒）

原来是你，

将指环从我手中夺去，

齐格弗里德，你这窃贼骗子！

（大家都充满期待地望着齐格弗里德，齐格弗里德望着指环不知所措。）

齐格弗里德：

指环我没有得自任何女子，

也没有夺自任何女子手里，

我还记得它得自一场战事，

以前我是在怪物之穴中经历的那战事，

当时我将巨龙杀死。

哈根：

（站到他们中间）

布伦希尔德，聪慧的女子，

你对指环很熟悉？

要是你将它交到贡特尔手里，

那么指环就是他的，
齐格弗里德得到它靠的是诡计，
那不忠实的人应当受到惩治！

布伦希尔德：

（极其痛苦地喊道。）

欺骗！欺骗！这是无耻的骗局！
背叛！背叛！我要向他雪耻！

贡特鲁妮：

骗局？什么骗局？

男人们：

骗局？什么骗局？

女人们：

骗局？什么骗局？

布伦希尔德：

神圣的诸神，统治天庭的人士，

难道这就是你们的意思？

难道我该承受无人承受过的羞耻？

承受无人承受过的痛楚心意？

难道你们要向我雪耻，

点燃起我的怒气？

难道你们要撕裂布伦希尔德的心，

让她将欺骗者杀死？

贡特尔：

布伦希尔德，我的妻子，你要自制！

布伦希尔德：

离开我，骗子！

你也落进了骗局！

你们大家可知，

我嫁的不是他，而是那个男子。

女人们：

齐格弗里德？他可是贡特鲁妮的男子！

男人们：

嫁给了贡特鲁妮的男子？

布伦希尔德：

他夺去了我的欢乐与爱意。

齐格弗里德：

请你尊重自己的荣誉。

你的中伤的话语，

难道要我将它除去？

你们听听我是否不忠实！

我曾向贡特尔起誓，

缔结了血亲，

诺通剑那珍贵的武器，
证明着忠实的言誓，
它的剑锋让我远离
这位悲哀的女子。

布伦希尔德：

你真狡诈，又在谎言谎语！
提到宝剑，毫无诚实之意！
我知道它剑锋锋利，
但我对剑鞘也熟悉，
诺通剑这位朋友很忠实，
当它的主人娶我时，
它安安静静挂在墙上插在剑鞘里。

男人们：

（激动起来）

什么？他不忠实？

他破坏了贡特尔的婚姻？

女人们：

他不忠实？

贡特尔：

（对齐格弗里德）

我蒙受了羞耻，

但愿你没有反悔自己的话语！

贡特鲁妮：

齐格弗里德，你是否不忠实？

你来证明她说得不真实！

男人们：

你有权力澄清自己！

将她的控诉驳回去！

你发誓！

齐格弗里德：

我起誓，

我要将控诉驳回去，

你们谁敢对抗我的武器？

哈根：

我的矛枪锋利，敢于对抗你的武器，

矛枪来维护誓言的荣誉。

（男人们将齐格弗里德与哈根围起来。哈根举起矛枪，齐格弗里德将右手的两根手指放在剑锋上。）

齐格弗里德：

神圣的武器！

你来维护我永恒的言誓！

对着矛枪，我发誓，

你注意我的言誓！

只要我该承受矛枪锋利，

你就会将我伤及，
只要我该死去，
你就会将我打击，
如果那女子的控诉纯属真实，
我便破坏了同兄弟的言誓！

布伦希尔德：

（愤怒地冲进人群，将齐格弗里德的手从矛枪上拿开，将自己的手放在枪锋上。）

神圣的武器！神圣的武器！

维系我的言誓！

对着锋利的矛枪，我发誓，

你注意我的言誓！

我赋予你魔力，

去将他杀死！

我预祝你锋利，

将他打击！

因为他破坏了言誓，
现在他做的是伪誓！

男人们：

（非常激动）

当纳，让雷暴响起，
来平息这令人愤怒的羞耻！

齐格弗里德：

贡特尔，管教你的女子，
她的谎话给你带来羞耻！

让那岩石上的野女子，

平静下去，

她无端地生起怒气，

编织出诡计，

激起了我们所有人的怒气！

男人们退回去，

女人们休要再言语！

我们不愿祸端起，

凭口舌可将分歧平息。

（走近贡特尔）

相信我，我比你更有怒气，

我对她失望之极。

我简直无法相信，

隐身盔不能将我全部遮蔽。

但女人的怨恨很快就会消失，

我为你将她娶，

你的妻子肯定会对你心存感激。

（他重新转向男人们）

男人们，将精神振奋起！

跟我进餐去！

（对女人们）

女人们，帮忙筹备婚礼！

让欢乐的笑声荡漾起！

今天在院子里，

你们会看到我欢乐无比。

谁充满爱意，

感染了我欢乐的情绪，

会同样欢娱！

（他放纵地用手臂搂着贡特鲁妮，把她拉进大厅。男人与女人们被他的样子所打动，跟随他进去。只有布伦希尔德、贡特尔、哈根留在原地。贡特尔满面羞惭，低着头。布伦希尔德站在中央，痛苦地望了一会儿齐格弗里德与贡特鲁妮，随后沉思着低下头。）

第五场

布伦希尔德、哈根、贡特尔。

布伦希尔德：

这里隐藏着什么样的诡计？

显露出了怎样的秘密？

针对这离奇的事情，我的智慧在哪里？

我如何能解开这一团迷？

痛苦！痛苦！可惜！可惜！

我向他和盘托出，

他控制了我这女子，

将我这战利品抓在手里，

尽管我倍感羞耻，

他仍高高兴兴地炫耀自己！

谁能给我武器，

让我冲破限制？

哈根：

（走近她）

相信我，被欺骗的女子！

谁背叛了你，我会替你雪耻。

布伦希尔德：

（无力地环顾四下）

向谁雪耻？

哈根：

向齐格弗里德，他背叛了你。

布伦希尔德：

齐格弗里德？……你？

（凄楚地笑。）

哪怕是谎言谎语，

他的目光也格外锐利，

它明亮地射向我这里，

即使你有勇气，

它也会令你泄气！

哈根：

可我的矛枪锋利，

他保护自己难道凭伪誓？

布伦希尔德：

言誓与伪誓，这种说法纯属多余！

如果你要将最强的人抵御，
就去找那更为强壮的人士，
让他用矛枪武装自己！

哈根：

我知道齐格弗里德长胜无敌，
知道战胜他不容易，
所以你要给我出主意，
如何将这英雄克制？

布伦希尔德：

最伤人的奖励就是忘恩负义！
要伤及他的身体，
我丝毫不懂这种技艺！
他不知我赋予了他魔力，
保护他不受任何打击。

哈根：

这么说他不怕任何武器？

布伦希尔德：

在作战时不怕打击，

可如若你在背后给他一击……

我知道一件事，

他永远不会将敌人回避，

不会在逃跑时将后背露给仇敌，

所以我没有在这点上给他施加魔力。

哈根：

我的矛枪就刺向他那里！

（他马上离开布伦希尔德，走向贡特尔。）

贡特尔，高贵的吉比孔人士，

这里有你强大的女子，

你为何还沉浸在痛苦里？

贡特尔：

（怒气冲天地跳起来）

真是羞耻！真是羞耻！

可怜我这最为痛苦的男子！

哈根：

你感到羞耻，

我如何才能不记挂这事？

布伦希尔德：

（对贡特尔）

你这假伴侣！懦弱的男子！

你在英雄的身后将自己藏起，

让他为你争取荣誉！

忠实的氏族真不争气，

竟生出这样懦弱的人士！

贡特尔：

（失去自制）

我是骗子——也陷入了骗局！

我是叛徒——也落入遭背叛的境地！

仿佛内脏被压碎，

仿佛内心被揉碎，

哈根，帮助我，拯救我的荣誉！

拯救你的母亲，

我也是她生的！

哈根：

没有谁的头脑能帮助你，

没有谁的双手能帮助你，

能帮助你只有——让齐格弗里德死去！

贡特尔：

（感到恐惧）

让齐格弗里德死去！

哈根：

这样才能洗去你的羞耻！

贡特尔：

（呆视着）

我们缔结了血亲！

哈根：

用血才能洗清背弃盟约的事！

贡特尔：

他将盟约背弃？

哈根：

他背弃了你！

贡特尔：

他将我背弃？

布伦希尔德：

他背弃了你，

你们都将我背弃！

如果我有权力，

千万人的血都不能偿清你们的过失！

但以一项万的是一个人的死，

齐格弗里德要死去，为你们，为他自己！

哈根：

（悄悄地对贡特尔说道）

他死去——对你有益！

你会掌握无限的权力，

你要将指环夺自他手里，

而只有死神才能将指环从他手里夺取。

贡特尔：

布伦希尔德的指环？

哈根：

尼伯龙根人的指环。

贡特尔：

（喘着粗气）

这便是齐格弗里德的结局。

哈根：

他的死对所有人都有益。

贡特尔：

可我把贡特鲁妮许配他了！

如果我们对丈夫做出惩治，

该如何面对那妻子？

布伦希尔德：

（疯狂地）

我的智慧对我有何益？

我的魔力能做什么事？

我落在无助的困境里，

贡特鲁妮有魔力，

她将我的丈夫夺去！

愿她感到恐惧！

哈根：

（对贡特尔）

如果他的死会令她伤心不已，

就瞒着她做事。

明天我们进行狩猎的赛事，

那英雄会率先飞驰，

就说一头野猪将他撞死。

贡特尔与布伦希尔德：

就这样让齐格弗里德死去！

让他偿清给我带来的羞耻！

他背叛了言誓，

要用血来偿清过失！

复仇的神祇！

守护誓言的人士！

沃坦，你来这里，

告诉那些神圣的神祇，

来倾听我们复仇的言誓！

哈根：

让那英雄死去！

我一定要将宝藏攫取。

因此要将指环从他手中夺去。

没落的贵族，我的父亲！

夜间的守护者，尼伯龙根人的主子！

重新告诉尼伯龙根人的军旅，

要追随你，指环的主子！

（贡特尔与布伦希尔德走向大厅时，婚庆的人们正走出来。孩子们挥舞着鲜花，欢笑奔跑。齐格弗里德被人们抬在一张盾牌上，贡特鲁妮被抬

在一把椅子上。在背景中的高处，仆人们从各条山路上带来了果品与牲畜做祭祀品，并用鲜花点缀这些祭祀品。齐格弗里德与男人们吹响了婚庆的号角。女人们要求齐格弗里德站到贡特鲁妮身边去。布伦希尔德呆呆地望着贡特鲁妮，而贡特鲁妮友好地向布伦希尔德微笑着。当布伦希尔德想后退时，哈根马上上前，将她推向贡特尔，贡特尔重新挽起齐格弗里德的手，随后贡特尔被男人们抬上盾牌。人群随即重新走向高地。）



第三幕

Scene III

序曲

莱茵河畔布满树木与岩石的山谷里，背景上的莱茵河绕过一座悬崖陡壁流淌着。

第一场

莱茵河三少女、齐格弗里德。

沃格琳德、韦尔贡德、弗洛希尔德从河水中探出头来，像围着圈子跳舞一般游来游去。

莱茵河三少女：

（稍稍停止游水）

投射出温和光线的，是太阳那女子，

那时黑夜便消失，

太阳以前明亮无比，

既威严又赐人以福祉，

父亲的黄金在她的照耀下闪闪熠熠！

莱茵河的黄金！ 明亮的黄金！

你以前闪闪熠熠，

仿佛是明星！

（她们重新开始围着圈子游水。）

太阳那女子给我们派来英雄人士，

他会归还我们黄金！

如果他归还我们黄金，

我们便再不会嫉妒太阳那明亮的眼睛。

莱茵河的黄金！ 明亮的黄金！

那时你会闪闪熠熠，

仿佛自由的明星！

（远处传来齐格弗里德的号角声。）

沃格琳德：

我听到他的号角的声音。

韦尔贡德：

英雄已临近这里。

弗洛希尔德：

我们来商量个主意！

（她们马上沉入水底。齐格弗里德全副武装地出现在峭壁上。）

齐格弗里德：

一个精灵将我引到这里，

致使我将方向迷失，

淘气的精灵，

你将野兽藏匿在哪座山里？

莱茵河三少女：

（从水中冒出来，围着圈子游水）

齐格弗里德！

弗洛希尔德：

你为何恶声恶语？

韦尔贡德：

你在生哪个精灵的气？

沃格琳德：

可是有精灵骗了你？

莱茵河三少女：

齐格弗里德，对我们说起！

齐格弗里德：

（含笑地望着她们）

难道是你们喜欢那长毛的东西，

在我面前将它藏匿？

要是它中你们的意，

我愿意把它留在你们这里。

（少女们开怀大笑）

沃格琳德：

齐格弗里德，如果我们将野兽交给你，
你会给我们什么东西？

齐格弗里德：

我尚未将任何动物猎取，
你们说说想要什么东西。

韦尔贡德：

就是那指环，它戴在你手里！

三少女：

给我们那东西！

齐格弗里德：

为这指环，我将一条巨龙杀死，

难道为了一只熊爪子，

我就将它换出去？

沃格琳德：

你如此小气？

韦尔贡德：

如此吝啬地做交易？

弗洛希尔德：

你应当将它白给我们这些女子。

齐格弗里德：

如果我给你们这宝贝东西，

我的妻子会生气。

弗洛希尔德：

她会不好地待你？

韦尔贡德：

她会打你？

沃格琳德：

我们的英雄已感觉到了她的手指！

（她们放肆地大笑。）

齐格弗里德：

你们尽管打趣，

我可要走得和和气气，

你们对指环有贪欲，

我不会将它交到你们这些精灵的手里！

（莱茵河少女们重新围成一圈）

弗洛希尔德：

多么英俊！

韦尔贡德：

多么强有力！

沃格琳德：

如此让人着迷！

三少女：

可惜，他这么小气！

（她们笑着潜入水下。）

齐格弗里德：

（走下崖壁）

我为何让人说我小气？

为何受人的非议？

如果她们重新从水中浮起，

就可将指环拿去。

你们这些水中的女子！

快出来，我把指环交到你们手里！

（他从手指上摘下指环，举在空中。莱茵河三少女重新浮出水面。她们既严肃又庄重。）

弗洛希尔德：

英雄，将它好好保护起，

直到你了解了那祸事。

沃格琳德与韦尔贡德：

祸事就藏在指环里。

三少女：

我们令你摆脱了咒语，

你会感到欣喜。

齐格弗里德：

（重新将指环戴上）

讲讲你们知道的事！

三少女：

齐格弗里德！齐格弗里德！

我们知道你面临祸事。

韦尔贡德：

你要留着指环，引来祸事？

三少女：

锻造指环的，是莱茵河的金子。

韦尔贡德：

那狡诈地锻造它之人，可耻地将它失去。

三少女：

他便对指环发出咒语，

说戴指环的人很快就会死去。

弗洛希尔德：

就像你将巨龙杀死。

韦尔贡德与弗洛希尔德：

你也会同样死去。

三少女：

我们告诉你，

今天就是你的祭日，

如果你不将指环交出去。

韦尔贡德与弗洛希尔德：

把它藏在莱茵河的水底。

三少女：

只有河水才能洗清那咒语！

齐格弗里德：

你们这些狡诈的女子！

我不相信你们的阿谀，
对你们的威胁更无畏惧！

三少女：

齐格弗里德！齐格弗里德！

我们告诉你的是真事。

快躲避那咒语！

在夜间安排命运的女神已然将那咒语
编织进命运的绳索里！

齐格弗里德：

我的宝剑曾将一柄矛枪击得破碎支离，

女神们将恶毒的咒语，

编织进永恒的绳索里，

诺通剑会将她们打击！

以前一个侏儒警告我的话是，

要当心咒语，

可他未教会我畏惧！

（他看着指环）

指环会为我赢得尘世，

我留着它将爱情来惦记。

我把它给你们，你们该赐予我幸运，

但你们威胁我的生命与躯体，

如果它的价值抵不上一根手指，

你们便不会向我将它索取！

我的生命与躯体，

我根本不在意！

（他拾起一块土块，把它举过头顶，说完最后一句话后，将土块扔到身后。）

三少女：

快来，姐妹！

那傻子已离去！

他如此自以为是，既盲目又无知。

（她们奋力游向岸边）

他发过誓，却不当回事儿！

（奋力地游水）

他知道有魔力，却不知道那魔力是怎么回事！

弗洛希尔德与沃格琳德：

他掌握了财富一大笔。

三少女：

他不知道指环已蒙受了咒语。

弗洛希尔德：

那指环.....

韦尔贡德：

.....会致他于死地。

三少女：

他想将指环留给自己。

齐格弗里德，祝你好运！

一位高傲的女子，

今天会得到那东西，

她会将我们的话听取。

我们找她去！我们找她去！

三少女：

啦啦，啦啦。

齐格弗里德：

无论是在岸上，还是在水里，

女人总给我出主意。

谁不相信她们的阿谀，

她们就用威胁来吓唬你。

谁敢于将她们的话抗拒，

她们便会恶言恶语。

（莱茵河的女子们已经消失）

要是我对贡特鲁妮不忠实，

也许会从三个女子里，

挑选一个给自己！

（他凝视着她们。

远处传来了狩猎的号角声。）



第二场

齐格弗里德、哈根、贡特尔、男人们。

哈根的声音：

（从远方传来）

呼！

齐格弗里德从沉思中清醒过来，用号角回应呼喊声。）

男人们：

（在场景外）

呼！呼！

齐格弗里德：

（回应）

呼！呼！呼！

哈根：

（从高处下来。贡特尔跟着他。他们看到了齐格弗里德。）

我们终于找到你，

你去了哪里？

齐格弗里德：

来这里，这里凉快又惬意！

（男人们都到了高处，然后跟着哈根和贡特尔下来。）

哈根：

我们在这里吃饭，稍事休息。

（人们将战利品堆积起来。）

打开水囊，放下战利品。

（水囊和酒具摆好了。）

齐格弗里德将野兽吓得东跑西离，

现在你们听听奇迹，

他狩猎到了什么东西。

齐格弗里德：

（大笑）

我这顿饭可成了难事，

我要向你们讨吃食。

哈根：

你没有狩猎到任何东西？

齐格弗里德：

我狩猎去森林里，

看到的只有水中的东西。

三只水鸟在那里，

要是我有好主意，

本该将她们捉起。

她们在莱茵河里，

说今天是我的忌日。

（他坐在贡特尔与哈根之间）

贡特尔：

（吓了一跳，阴郁地看着哈根。）

哈根：

这种狩猎可不是好事，

如果一无所获的人自己，
被潜伏的野兽杀死！

齐格弗里德：

我口渴至极！

哈根：

（给齐格弗里德注满酒递给他。）

齐格弗里德，我听人说起，

鸟兽的言语，

你很熟悉，

这可是真事？

齐格弗里德：

我很久没有听这种言语。

（他接过酒具，转向贡特尔，喝了一口之后将酒具递给贡特尔。）

贡特尔，喝！

这是你兄弟给你的！

贡特尔：

（思虑重重、心情抑郁地看着酒具，闷声闷气地说。）

只是你

（更加沉闷）

将自己的血液掺进去！

齐格弗里德：

（大笑）

你也将自己的血液掺进去！

（他从贡特尔的酒具中倒些酒到自己的酒具中，致使自己的酒具中满得溢了出来。）

现在它已掺和在一起，

可以用来提神醒意！

贡特尔：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你这英雄过于欢娱！

齐格弗里德：

（悄悄地对哈根说）

布伦希尔德令他疲惫至极？

哈根：

（轻声对齐格弗里德说）

但愿他对她熟悉，

就像你熟悉鸟儿的话语！

齐格弗里德：

自从我听到女人的话语，

我便将鸟儿的话全忘记。

哈根：

你以前就熟悉她们的话语？

齐格弗里德：

（转向贡特尔）

贡特尔，忧郁的男子，

如果你愿意，

我来给你讲故事，

讲讲我年轻的时期。

贡特尔：

我很乐意听故事。

（大家围拢到齐格弗里德身边，齐格弗里德直直地坐着。）

哈根：

英雄，快快讲起！

齐格弗里德：

米梅是一个愁闷侏儒的名字，

他抚养我，怀有恶毒的心意，

等待我这孩子英勇地成长起，

替他将森林中的巨龙杀死，

那巨龙一直在守护着黄金。

侏儒教我锻造，熔解铁器，

但师傅自己做不到的事，

徒弟做到了，凭的是勇气：

将一具破碎的武器，

重新铸造起。

我掌握着父亲的武器，

将诺通剑铸造得坚硬无比。

侏儒觉得我可迎接战事，

将我引到森林里，

我将法夫纳那巨龙杀死。

你们好好听我的故事：

我要给你们讲述奇迹。

由于巨龙的鲜血染上了我的手指，

我感到疼痛隐隐，

便将手指放在嘴里，

它刚将我的嘴沾湿，

还没有一会儿的事，

我已经能理喻。

鸟儿的言语。

鸟儿高唱在树枝：

“齐格弗里德已占据

尼伯龙根人的黄金！

他在怪物之穴里，

找到那黄金！

他将隐身盔获取，

有助于他做出非凡的业绩！

要是他懂得指环的魔力，

就会成为全世界的主子！”

哈根：

你带着隐身盔与指环离去？

男人们：

你后来又听到鸟儿的话语？

齐格弗里德：

我将指环与隐身盔拾起，

鸟儿又欢乐地讲出话语，

它高唱在树枝：

“指环与隐身盔已是齐格弗里德的东西。

对米梅那不忠实的人，他不要相信！

米梅只是要将宝物夺取，

此时他正在路上窥伺，

要将齐格弗里德杀死。

齐格弗里德不要将米梅相信！”

哈根：

它是否很好地提醒了你？

男人们：

你是否向米梅做出报复之事？

齐格弗里德：

他给我的饮料令人致死，

可他结结巴巴地露出了坏意思，

诺通剑杀死了那骗子！

哈根：

（刺耳地笑）

他自己锻造不出的武器，

倒杀死了他自己！

男人们：

鸟儿还告诉了你什么事？

哈根：

（重新倒满一酒具，并在里面倒了些药汁）

英雄，先用我的酒具畅饮，

我在里面加了药汁，

可以唤醒你的回忆，

（他将酒具递给齐格弗里德）

让你不至于忘却遥远的事！

齐格弗里德：

（充满思虑地看着酒具，随后慢慢地啜饮。）

我听到树枝上如怨如泣，

因为鸟儿还在那里：

“齐格弗里德将可恶的侏儒杀死！

我知道还有一位神圣的女子。

她沉睡在高高的岩石，

火焰将她的殿堂围绕起，

如果他从火海中穿过去，

唤醒那女子，

布伦希尔德就是他的！”

哈根：

你是否听从了鸟儿的主意？

齐格弗里德：

我动身得毫不迟疑，

（贡特尔愈发吃惊地听着）

一直走到火海中的岩石那里，

我穿过火焰之地，

发现一名女子，

（愈发恍惚）

沉睡在那里，

身上穿着甲衣。

我将那女子的头盔摘去，

用我的吻将她唤起，

布伦希尔德多么美丽，

她的双臂热情地将我拥抱起！

贡特尔：

（惊惧地跳起来）

我听到的是什么事！

（两只乌鸦从灌木丛中飞起，盘旋在齐格弗里德头上，随后向莱茵河飞去。）

哈根：

你也听得懂那乌鸦的言语？

（齐格弗里德急剧地站起望着乌鸦，背对着哈根。）

他们叫我做出复仇的事！

（他抓起矛枪，刺向齐格弗里德的后背。贡特尔去阻挡哈根，只是太晚了。齐格弗里德双手高高举起盾牌，要将哈根砸死，但他没有了力气，盾牌落下，齐格弗里德也倒在盾牌上。）

男人们：

（徒劳地想拉住哈根）

哈根，你做了什么事？

你做了什么事？

贡特尔：

哈根，你做了什么事？

哈根：

（指着倒在地上的人）

我报复了伪誓！

（他平静地转过身，独自离去。）

随着乌鸦到来，黄昏已经降临。贡特尔痛苦地俯身看着齐格弗里德，大家都对死者很同情。）

齐格弗里德：

（被两个男人扶着坐起，睁开了眼睛。）

布伦希尔德，神圣的未婚妻！

睁开眼睛，快醒起！

是谁将你封闭在沉睡里？

是谁令你昏昏沉沉？

唤醒你的人来到这里，

他唤醒了你，打破了对你的限制，

布伦希尔德对他充满笑意！

永远睁开这双眼睛！

永远吹拂着你的气息！

甜蜜过去之事，幸福的恐惧，

布伦希尔德向我发出祝语！

（他垂下头死去。周围的人们悲哀得一动不动。在贡特尔无声的指使下，男人们抬起齐格弗里德的尸体，庄重地排着队缓缓走过岩石处。贡特尔跟在尸身后面。）

间奏曲

哀乐

（月光穿透云层，越来越亮地映照着走上山顶的队伍。随后，莱茵河上兴起迷雾，逐渐笼罩了舞台，人群被遮住，在奏间奏曲时完全看不见。浓雾消散后，吉比孔人的大厅显露出来，同第一场的场景一样。）



第三场

吉比孔人的大厅。

贡特鲁妮、哈根、贡特尔、布伦希尔德

时值深夜。月光投射到莱茵河上。贡特鲁妮从自己的房间走进大厅。

贡特鲁妮：

他的号角在哪里？

（她侧耳倾听）

他还未回到家里。

噩梦纠缠我的睡意，

他的坐骑在狂喊乱嘶，

唤醒我的是布伦希尔德的笑意。这女子是什么
人士？

我看到她在岸边奔驰。

我对布伦希尔德很畏惧！

她可是在家里？

（她在门旁细听，轻声喊）

布伦希尔德！布伦希尔德！

你是否醒着？

（她畏畏缩缩地打开房门，向房里看去。）

房间是空的。

我看到有人在莱茵河畔奔驰，

那必是她无疑！

（她感到恐惧，倾听着远方。）

这可是他的号角的声音？

不，四下一片死寂！

但愿齐格弗里德很快就出现在这里！

（她想转回自己的房间，却听到哈根的声音，她停住脚步，害怕得一动

不动。)

哈根的声音：

(从外面传来)

呼！呼！

醒来！醒来！

将火炬点燃起！

我们带来了狩猎的战利品。

呼！呼！

哈根：

(走进大厅)

起来，贡特鲁妮！向齐格弗里德致意！

强悍的英雄回到家里！

贡特鲁妮：

(极其恐惧)

哈根，出了什么事？

我没有听到他号角的声音！

（男人们与女人们举着火把，加入抬着齐格弗里德尸身的行列，贡特尔就在行列里。）

哈根：

孱弱的英雄人士，

再也不能将号角吹起，

再也不能参加狩猎的事，

我也不能参加战事，

再也不能赢得可爱女子的欢心。

贡特鲁妮：

（愈发惊惧）

他们抬来什么东西？

（人群走进大厅，男人们将尸体放下。）

哈根：

齐格弗里德，你的夫君，

成了一头野猪的牺牲品。

（贡特鲁妮大叫一声，冲向尸体。大厅里一派肃穆与哀伤。）

贡特尔：

（安慰昏厥的人）

我的姐妹，贡特鲁妮，

睁开眼睛，不要对我不言不语！

贡特鲁妮：

（恢复知觉）

齐格弗里德被杀死！

（她激动地推搡贡特尔）

走开，你这不忠实的兄弟，

你谋杀了我的男子！

可叹可惜！

他们将齐格弗里德杀死！

贡特尔：

不要对我讲控诉的话语，

去对哈根说这种话语。

他就是那头野猪，该遭咒语，

将这高贵的人杀死。

哈根：

你是否对我心生怨气？

贡特尔：

恐惧与灾祸会永远伴随着你！

哈根：

（以可怕的执拗态度说）

是的，是我将他杀死。

是我哈根将他杀死。

他对我的矛枪发过誓，

而他发的是假誓。

如今我有神圣的权力，

得到战利品，

所以我要将指环获取。

贡特尔：

滚开，我的东西，

你永远无法获取。

哈根：

你们这些人要维护我的权力！

贡特尔：

你这魔鬼的孩子真无羞耻，

竟想染指贡特鲁妮得到的东西。

哈根：

（抽出宝剑）

魔鬼的孩子要得到魔鬼的东西！

（他冲向贡特尔，贡特尔自卫，他们打在一起，男人们介入冲突。贡特

尔被哈根击倒。)

指环在这里！

(他去抓齐格弗里德的手，这只手威胁地举了起来。大家都被吓得一动不动。布伦希尔德庄严地从舞台后面走到前台。)

布伦希尔德：

停止你们的悲戚，

休再滔滔不绝地言语。

你们都在背弃，

而他的女人只有复仇之意。

我听到孩子在向母亲哭泣，

因为得不到甘甜的乳汁。

但我听不到恰如其分的控诉言语，

配得上那英雄人士。

贡特鲁妮：

(从地上站起)

布伦希尔德，嫉妒的女子！

你给我们带来困苦的境地。

是你将男人们唆使，

真不该让你进这家里！

布伦希尔德：

闭嘴，你这可怜的女子！

你从来不是他的妻子，

只是作为情人向他求欢娱。

我才是他的原配妻子，

他向我发过永恒的言誓，

那是他见到你之前的事。

贡特鲁妮：

（绝望地发作起来）

哈根该遭咒语，

是你提出下迷药的主意，

令她的丈夫失去记忆！

可叹可惜！

我现在才知道这种哀伤的事，

布伦希尔德才是他的妻子，

他喝了药酒才将她忘记！

（她满面羞惭地离开齐格弗里德，痛苦地扑向贡特尔的尸体，一动不动地直至剧终。哈根倚着矛枪 和盾牌，倔强地站在对面，陷入阴郁的沉思。）

布伦希尔德：

（独自站在中央，开始时感到震惊，随后哀伤地面对齐格弗里德，最后庄重地转向男人与女人们。）

在莱茵河畔那里，

粗大的木材堆积起！

火焰熊熊燃起，

要将英雄的身体

逐渐吞噬。

他的坐骑来这里，

它曾同英雄寸步不离。

就连我自己，

也要分享英雄的荣誉！

愿布伦希尔德能够满意！

（男人们在莱茵河畔堆起柴堆，女人们在上面点缀上花卉与花圈。）

布伦希尔德：

（重新低头审视齐格弗里德的尸身，表情越来越柔和。）

像太阳一样，他在闪闪熠熠，

在背叛我的人中，他纯洁无比！

他忠实于朋友，尽管背叛了妻子，

同他唯一珍视的妻子，

他用武力相分离。

没有人发过比他更真实的言誓，

没有人恪守盟约更忠实，

没有人比他更有爱意，

可对所有的盟约、誓言与爱意，

没有人像他那样都背弃！

你们可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看着天上）

守护誓言的人士！

请你们看看我的痛苦凄迷，

看看你犯下的过失！

听听我的起诉，神圣的神祇！

他做出了英勇的业绩，

令你对他寄予期冀，

你蒙受了咒语，

便祝福解除咒语的人士，

那最纯洁的人不得不将我背弃，

我这女子已知道这件事！

现在我知道，怎样才对你有益，

我知道了所有的事，

明白了所有的事！

我听到你的乌鸦叫声凄厉，

遣送她们回家去，

带去可怕的消息。

你尽可放心，神祇！

（她示意男人们将齐格弗里德的尸身抬到柴堆上，
同时从齐格弗里德手上摘下指环，端详着它。）

我将自己的遗产收归自己。

可恶的指环，真该遭咒语！

我将它拿起，

归还水中的少女，

归还莱茵河的女子，

我感谢她们诚实的建议。

我会给你们所要的东西，

让你们将我的骨灰拿去！

火焰会将我吞噬，

涤除指环上的咒语！

水中的女子会将指环溶解去，

将明亮的黄金看护起，

它本是从你们手中夺去。

（她戴上指环，走向架起齐格弗里德尸身的柴堆，从一名男子手里接过火把，点燃柴堆，指着背景说。）

乌鸦，飞向那里！

告诉你们的主子，

你们在这里听到的事！

飞过布伦希尔德的岩石，

洛格还在那里，

将他引向沃尔哈拉去！

诸神的结局已然开始。

我要将火炬

扔到沃尔哈拉的城堡里。

（她将火把扔向柴堆，柴堆马上燃起。两只乌鸦从河畔的岩石上起飞，消失在背景中。

布伦希尔德叫两个男人牵来自己的马，她很快给马配上笼头，然后充满信任地俯身向马说）

祝福我，我的坐骑！

我的朋友，你可知，

我要骑你去哪里？

齐格弗里德，你的主子，

我神圣的英雄在火里。

你可愿追随朋友而去？

你可愿让欢乐的火焰舔噬？

我胸中感到火焰燃起，

一片火海燃烧在心里，

我要同他融合在一起，

凭爱情同他在一起！

呼呼！马匹！

祝福你的主子！

齐格弗里德看！

你的女人幸福地祝福你！

（她骑上马，一下子跳到柴堆上。火焰马上升高，烧满了大厅前的地方，看起来要烧毁大厅。男人与女人们惊骇地挤到前台。当舞台布满了火焰时，火光突然熄灭，只留下一团云雾，它飘到背景上去，在天际形成一朵乌云。同时，莱茵河浪涛拍岸，河水淹上焚场。莱茵河三少女随着浪涛出现在焚场上。哈根一直在越发恐惧地注视着布伦希尔德的举

动，惊惧地看到莱茵河少女们出现。他急忙扔掉矛枪、盾牌和头盔，疯狂地跳入河水中。）

哈根：

指环被收回去！

（沃格琳德与韦尔贡德用手臂抓着哈根，拖着他游向河水深处。弗洛希尔德出现在背景上，高兴地将得到的指环举向空中。天际上的那团乌云越发强烈地放射出光芒。在这团光芒的映射下，莱茵河河水逐渐退回到原先的河床上，三少女拿着指环，围着圈子尽情戏水。在大厅的废墟上，男人与女人们惊恐地看到，天际升起一片火光。当火光最为明亮时，可以看到沃尔哈拉城堡在火光中。就像第一幕中瓦尔特劳特所描述的那样，诸神与英雄都聚集在大殿中。大殿中火光冲天，诸神被火光淹没，随即幕落。）



如果你不知道都什么书？

关注公众号：【奥丁读书小站】

【奥丁读书小站】一个专业推荐各种书籍的公众号，推荐的这些书都绝对当得起你书架上的一席之地!总有些书是你一生中不想错过的！